

孤艇

原名 THE RAFT

孤艇 孤艇 孤艇

(古)

册

作者：美 Robert Trumbull
译者：卜

原名：THE RAFT

孤

艇

作者：美·Robert Trumbull
譯者：卜
風

原序

……轟炸機駕駛員漢勞特·迭克遜是勃拉巴(Braba)也會想像得到一個人物吧。

——時代、一九四二、三、二十三

勃拉船長一定會想像起迭克遜的吧。這著名的英國人從發生變亂的鮑堆 Bountey 帶着他的十七個人，完成了一次人們會永遠不倦地訴說的海上的傑作。但是他的從南太平洋的托富阿 Tofua 到荷屬東印度羣島的鐵馬爾 Timor 航行了三千六百十八哩，是用了一條二十三英尺長的船。而迭克遜、巴斯寶拉和阿爾迭琪在三十四天內走了一千哩，却是只用了一條總共八英尺長四英尺寬的裝上了氣的橡皮救生艇。勃拉船長有三十二磅豬肉，一百五十磅麵包，二十八加侖淡水，六夸爾甜酒，六瓶老酒，一個四分儀，一個指南針和一張帆。迭克遜和他的兩個同伴只有一把小刀，一把鉗子，一柄不久就銹壞了的自動手槍和一條繩。他們沒有食物，沒有淡水，沒有儀器，沒有任何控制他們的橡皮質的小船的工具。

迭克遜想出種種妙法，他居然能控制他的小船和測定他的航線。可是小船在太平洋上的巨浪中極易顛覆，弄得他和他的二個年青水手什末都沒有了——連一身抵禦赤道上的太陽的單薄衣服都沒有了。在他們失去衣服之前，他們還能够在天下雨時用他們的破片吸到飲水，絞到一隻袋裏去貯藏。他們從空中和海上攫取食物——可是份量極少，正如迭克遜所說，不够他們聊以充飢的。

那時他們無疑地是被認為死了的。但迭克遜駕駛那隻小艇，把它駛向他想去的地方，救活了他的同伴。

我在珍珠港第一次看到他們時，他們的褲子是和我在威基基灘頭 Waikiki Beach 或者午後在旅館

街 Hotel Street 去遊玩時會遇見的我們的海軍中的任何三個人一般的。我對於這個故事所認為可異的是：他們僅僅是被指派到駕了一架巡邏轟炸機，從母艦上起飛向遼遠的南太平洋上偵察的二個人而已。當他們跨上那架飛機時彼此是初次見面。他們可能是任何一個曹長級的軍官和二個普通的海軍士兵。但他們竟是這樣的人們。

迭克遜，三個中的發言人，在一個週末到我那在威基基的屋子來，我們用了一個晚上和白天的最好時光都談這故事。這本書就是談話的結果。

我努力把故事說得和迭克遜告訴我的一般。

勞勃脫·屈勒姆勃

於火奴魯魯

周序

任何國家的國民所表現的任何行爲，無不可以表現他們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在危難苦鬥的情景之中。

倘使魯濱遜漂流記可以表現撒克遜民族的剛毅勇武的精神，那麼這部小說，是很可以表現現代美國人的不屈不撓豪邁堅強的精神的。

這部書不是幻想的武俠小說，而是根據一件事實的寫實的戰爭小說。在形式上與魯濱遜漂流記，十八世紀英國的船長勃拉（Bligh）的孤舟危航頗爲類似，可是這部書所寫的事實，不是殖民地的探險家，或商業航海家的冒險故事，而是第二次大戰中的飛行軍士的遭難脫險的事實。魯濱遜的偉大是在於他脫險之後的建設精神；這本書裏的三位英雄的偉大是與勃拉的情形較爲類似；然而他的船和船上的設備都比不上勃拉的，而且連食物，飲水都沒有了，竟能在太平洋中航行了三十四天之久。這並不是奇蹟，而是他們在危難中所表現的堅忍卓絕，機敏勇武的合作精神的成果。

作者 Robert Trumbull 是一位優秀的戰地記者，這本書是根據三位英雄的口述而忠實地寫成的。

一九四二年初美國的報紙紛紛發載三位英雄脫險的消息，讀者無不爲之興奮和讚歎，據說他們上陸之後，雖已疲弱不堪，然而還竭力要威武地昂然闊步。迭克遜說道：「假使有日本人在這個島上，他們不會看見任何美國水兵是會匍匐乞憐的。我們要挺然直立，闊步前進，讓他們射死我們，我們還始終是美國的海軍軍士。」

他這番話，也許是日本的兵士也會說的軍國主義的表現，我們並不贊成他的唯我獨尊的軍國主義

，我們所欽佩的，是他們三人的不畏艱苦，機敏堅強的奮鬥精神。

這部書所寫的精神，頗有可以供我們借鏡的地方，和可以使我們反省警惕的地方。我們可以揚棄美國人的短處，而效法他們的長處。

現在包圍着我們的風波愈來愈兇，我們的孤舟愈來愈險，我們能不能夠同心協力，竭力設法，安然渡過呢？

這個譯本的價值如何，請讀者客觀地評定罷。

周學普序於杭州

一九四七·十·一

譯者附言

這本小冊子是我在基隆的荒涼的海邊和我故鄉臨平的一所古老的祠堂中譯成的，在當時手頭都沒有可以查考外國文的書籍——連一冊起碼的英漢字典也沒有，因此，再加上我的英文程度和常識的不夠，錯誤一定很多，要請親愛的讀者們指正！

在付印時承周學普兄爲我指正錯誤及作序，宋秉恆、章國霖兩兄設計封面，特此誌謝。

譯者

一九四七年於杭州

飛機觸到海面時發出一種像一隻巨掌攔着水面的聲響，馬上，掀起了支大水柱來遮蔽我前面的玻璃。把我的視線都擋住了。二個洶湧的巨浪把飛機立刻朝長而緩的波面上後退，我已經作了一個良軒的降落。

當我一想到了紀尼、陶南、救生艇和一些在這慌亂當中吸引我的注意的東西，而從我的座位上起來時，我就知道飛機正在微微地上下漂盪着；可是在任何一秒鐘之內，一個大浪也許會拖住它的一片翼膀，連我們也會被帶走的。從天空看來是異常平坦而堅實的海，現在却成爲一個極其貪婪的怪物，它在吞噬它的掠物之前搖撼它個不定。

我知道我們那三人的巡邏轟炸機不能在水上浮多久的。把一架陸上飛機降落在水面上，不要多大的技巧，但這笨重的裝甲的作戰用具，原來並不打算在水上漂浮的，因此我也不想和它在一起留多久的。

我趕忙跳到飛機的左翼上去接住我的轟炸手陶南、巴斯寶拉那邊的救生艇，他正好毫不停滯地把它遞給我，我的無線電報務員兼炮手紀尼、阿爾迭琪從他那後躍爬起來，不久以前還忙着他的聯絡。我已經準備着打開那個封閉住了的救生艇的氣塞。

整個飛機馬上都給淹沒了，我所知道第二件事是自己正掛在救生衣裏，雙腳踢着水了。

那飛機的沉沒像一個魔術家的把戲一般，現在飛機還在，一下子就去了。而且在我們那大而溼又黑下來的世界里，除了我們三個和那時還不成爲救生艇的一塊橡皮之外，什麼都沒有留存下來。

因此飛機把那二個孩子在受過訓練的忙碌中打從急救庫和急救配備中所集起來的一切東西也都帶

去了。我馬上發覺到：我們無論要作怎樣苦鬧來逃命，必須依靠那些藏在我們口袋里的「碎布片」，那是救生艇上的附屬工具，一個大錢也不值的微物，和利用我們各人背上的衣服了。這些東西始終支持得我們很好，直到它們被巨浪打從我們的掌握中攫去為止。這之後我們唯一的武器就只剩下我們的意志了，這樣，一直支撐到我們的意志也開始給那容易侵腐它的特種的侵蝕所攻入為止。

最後，我終於把救生艇裝上了氣，可是它底朝天膨脹起來，很幸運的它上面還有半英寸大的馬尼刺繩的扶手繞住它，當它裝足了氣，我們就抓住了扶手。我在前端，拚命把它扭轉身來讓兩個孩子抓住著，這樣我們可以像這簡單的小艇一樣讓各自的身子浮著。我拚了十五到二十分鐘的命，海鞭打着我的臉部，口里裝滿了鹽水，之後終於把救生艇翻轉來一次，我不能記起我是否確實爬上去過，我所唯一回憶到的：救生艇翻了轉來，我很想爬上去的。

扶手長在救生艇的邊上的，孩子從我的對面抓住了它爬上去，救生艇重量只有四十磅，他倆的重量使得它恰好翻了過來蓋在他倆的頭上，我的辛苦已經完蛋了。

這時候我們只好在水里掙扎着和咳嗽着好長一個時期，大家弄得疲乏不堪。這之後我們鎮靜了下來吊到扶手上去休息。

現在天色完全黑了，可是我們的眼睛倒正在習慣了，我們可以看得清楚一切，正如每一個人最初看來一片漆黑的地方過了幾分鐘後所能看得清楚的一樣。

記尼弟一個說話。

「想個辦法把它翻過來，」他說，還是有些氣喘。

那些慢吞吞的話，用密蘇里的懶洋洋的語調說出來，正像他在他父親的田莊上開着一架不聽話的刈草機，把我們引到實際的問題上。

「我們總該弄出一個辦法來。」我說。陶南附和上來。

「那麼，」他說，把海水吹離他的嘴唇，「你們看如何？我們把襯衫脫下來，用繩子縛在一起，把繩子的一頭弔在船的一邊，把它翻在船底下，我們再到船的那邊拖，看看我們能否把她像那樣翻轉來。」

他一說出來，我就知道那是不錯的辦法，我埋怨我想不到這法兒。

因此我們把罩衫照陶南的所建議的一樣縛了起來，到船的那一邊去拖齊，運氣真好——她朝了轉來，在水面上舒適地漂浮了。

「你們在這裏，把她按住，我從那邊爬上去，」我說。進了艇里，我把孩子們一個一個攔腰抱上艇來，這時我們的困難已經過去，我環視了一下，回想起這樣的活命活得很偉大，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起那樣的念頭。

我們在黑暗中擠做了一團取暖，我們的身上緊貼着既溼又冷的衣服，但我們並不沮喪，我相信救生艇的能力可以在海上漂浮，孩子們呢，相信第二天早上我們會得救的，他們抱怨失去了我們的香烟和火柴，這錢當然在我們那長期的浸在水里所弄掉的，我也喜歡有一根香烟；可是我最高興有一杯熱的咖啡。

我們盡可能在天明以前設法休息；但我們不久便知道我們不能睡覺，救生艇只有四英尺寬八英尺長，救生艇的邊膨脹得像輪胎，整個的小艇像一塊橢圓形的炸麵卷，里面的容積是八十英寸長四十英寸寬，我們立刻就發覺到要三個人來分佔這樣的地位，而要每一個人都舒適是不能的。

陶南整夜都睡在底里，他的精神和我們下面的海一樣地時起時落，有時候他愉快地說話，幾乎心里很高興。之後往往墮入一種失望的沉默中，我和紀尼打從這種沉默中感覺到他那憂鬱的思想，正如

我們感覺到夜晚的黑暗一樣。

紀尼婁在舷邊上，身子不時地轉動，他生長在鄉村社會里，對於狹小的天地感到不痛快，他時常站起來伸展一下，可是發覺到他的雙腳踏在下面海的像墊子似的橡皮地板上很難站穩。

我們像在度那漫漫的長夜，我們談話的話頭，總是一再要自己放心，說什末到了早上會有一條船或一架飛機找到我們的，我也希望如此，裝作信任這種說話的樣子。

白天不知不覺地來到，突然天曉了，這是赤道地帶的天明，馬上，海呈現出來了，一種鉛灰色的海；之後那小小的白色的火舌在波浪上跳起舞來，東方變成一片大火，這大火最後成爲一個升起來的快樂的球，這就是太陽。這之前在天空還是霧茫茫的時候，我們三個就開始加強自己的目力，找尋一艘救命的船隻或飛機。

孩子們用愉快的精力來討論每一種可能，他們相信在這一帶的每一方英里裏有好多船在找尋我們，他們一致以爲要是我們今天不被找到，明天一定會得到援救的。

但我却並不像這樣的自信，我在這種事業是一個老幹的了，我知道我們的海軍上將不能以他的全部人馬來冒險作援救三個人的無把握的行動，而且最主要的我們是在作戰，我們是在已知道的敵人的據點和艦隊的附近，也許來一個匆促的找尋之後，我們就被認爲失蹤的了。

這也許要叫孩子們很難受，但這是唯一的軍事邏輯，我的思想並不消極，但是理智，我沒有說出口來。

偶而我得到極大的安慰地想到孩子們的話是對的，我卻錯了。

我判斷當我們發現到飛機是在上午八點或八點半的時候，最初我當是頭鳥，可是我們縱目遠眺，它老是在一條路線上飛行，幾分鐘之後，我們就聽到輕微的馬達聲音。

我們高興得跳起腳來幾乎把小艇弄翻了。

「呃，鎮靜點子看看那邊，」我嚴峻地命令，「我們還有很多的機會給淹死的呢！」
我不再作第二次的警告。我們當心地坐了下來，眼睛望着飛機，一點不錯，她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飛來的。

我們看看我們的錶，它們都早已在七點半停止了，顯然那是飛機從我們身底下沉下去和我們沒入水裏的瞬間，我把我的錶面打開，把機件取了出來，它們都已腐蝕到不能修理了。

很明顯的我們是被搜尋着。飛機向東以一百四十哩的速率飛行，毫不改變她的航線。當她飛得接近一點時，我們開始揮動我們的手膀；可是她絲毫沒有看到我們的表示。

之後，紀尼和陶南開始叫喊，我很想要是我們能留下一張降落傘來，我現在把它張開來，讓它在水上隨浪濤澎湃就行了。我趕忙在小艇里找尋了一遍，可是除了我們的襯衫以外，沒有任何留下的東西可作信號的用途，紀尼和陶南已經把他們的脫了下來，瘋狂地在揮舞着，他們的嗓子由於叫喊得太久嘶啞起來了。

顯然因為我們的小艇是橘黃色的，在海上的朝陽的銀色光芒之中不容易被看見的。飛機愈來愈近，直飛到距我們一英里之內來了。

最後，明明白白的我們是沒被看到，現在飛機在飛離我們了，她的馬達聲響朝西減弱下去，像一首晚歌的最後音符一樣。

我倒在船頭上，紀尼和陶南用手支着船的兩邊，還是懶洋洋地揮動着他們的襯衫，往遠處注視着，活像他們的希望能把飛機追回來似的。

現在，飛機變成天空的一個小點了，四周唯一的聲響只是海浪打到小艇上所發出的了。之後連小

點也沒有了，我們在天空、海和太陽的無限的廣漠中感到異常可怕的孤獨。孩子們都倒了下來，他們的臉龐絲毫沒有表情。我追悔當時說過下面的話，我猜想是本能地自動的，而且直到後來陶南痛苦地回想到時才能記到這樣的話：

「孩子們，我們唯一的機會現在沒有了。」

我們在茫茫的大海上向南滑走，輪流擔任冗長而耐性的守望。在這當中我偶而回憶到在母艦上的最後一餐飯，在曹長們席上彼此邊吃邊開玩笑；可是我，漢勞特，F，迭克遜和美國海軍的航空總機械師同桌，老是默默地吃去的。那是我們的十一點的一餐，在三點鐘之內我就要架起一架小轟炸機作例行的巡邏。我站起來，轉身走向預備室去，架駛員們在那裏獲取風向、風速的情報和計劃他們的飛行，我到了門口停了下來，回頭再對餐桌上望望。

那天我們有塘蒿吃，大多數的人喜歡塘蒿的柔軟的菜心，我却樂意吃外邊的硬莖，我沒有任何別的特別的用意，走回餐桌去，再檢了二個塘蒿的硬莖來，慢慢地吃去。據我後來回想起來，我好像爲了一種嚴重的試驗的到來，爲了自己的身體，被強迫着急忙地去吃一點的。我有好幾次想到：我的再吃幾塊硬莖是奇怪而又幸運的事，因爲那是我吃了這最後的一餐，要過三十四天再有得吃的。要是那是預告的話，我願那個預告更早一點來到，好讓我例外地多吞下點水。

我經過病室的時候，被一個一等司藥的同伴叫住了。

「你要看看什麼嗎？」他問我。「是的，」我說。

他說道：「你有一個朋友在這裏，」就打開了病室的門。

我望進去，這人仰天躺在床上，他的膀子和小腿來回地往上揮舞着，口裏在自言自語。

這人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他在船上担任一件危險的工作，他跟我討論過好幾次他也許會受傷。事實上，在一兩天以前我們還在談到，他告訴我要是某一支金屬的線斷了的話他要遭遇的什末事情。天呀那特殊的一天早上真的發生了不幸——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他的腦殼給跌破得很兇。

他恰好在他站的地方，到底是否這一支線斷了我可永遠不明白，但是他的腦殼給總是撞破得很兇

那時我肚里有一個滑稽的想頭，我感覺有什麼意外要發生了。

醫生們都在那里，正在給他檢查，他胡言亂語着，你不能懂到他的話；他的聲音繼續不斷地發出來，時而提高，時而低到像耳語。

我對一等司藥的同伴說：

「你想他會不死嗎？」

司藥的同伴不說什麼，他只搖搖頭。

那滑稽的念頭又來了。我自己心想：我將要和他一樣，我能看到自己仰天躺在那裏，雙腿往空中搖擺。

之後我又想到，從他的呻吟中又可以知道這傢伙正在受苦；他的心理上錯亂得厲害，而他的潛意識中明白他的受苦的。

於是我想：我將要在我的心失去知覺之前忍受一切的痛苦，那是到了極點的痛苦。

我的妻子和我都相信唯心論的——我倆都是熱忱的唯心論者。我有了這些預告，而且隨時又有別的預告，我常常跑上漆成黑色的母艦的甲板去走走以作爲我的運動，最近我有時候看到那被母艦在長長的黑浪上所激起的白沫感到某一種的不安。每個夜晚我都作長久的散步，每個早上作柔輦的體操藉以保持我的身體的健康。我想紀尼·阿爾迭琪、和陶南。巴斯賓拉也是這樣的，我們三個的身體是最健康的，我想那是我們之所以受得了這嚴重的試驗的理由。

那天是正月十六——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六日。我上預備室去着手準備飛行。我等待了二小時沒有

起飛——我想我還得等十二點半鐘。我老是化時間在預備室里；它是駕駛員們通常逗留的場所，因為我們在那里獲取所有的軍事資料。從艦橋上來的每一件情報都到那里的——所有的風速與強度，敵人的可能的部署，艦橋上所知道的也許可以幫助一個駕駛員的一切最後消息。

我不能把船上的事情說得很多，我不能告訴你我們那時正在做些什麼，因為我們那時正在執行着作戰的任務，所以有這樣的謹慎的必要。但我是上預備室去的，本來我不必要那末早去的，只要在起飛之前一點鐘到那里就得了，我却一吃中飯就去了。我記得我也不跟任何人談着話。

關於風的情報正在開始傳達進來了，駕駛員們都十分注意着，這天的風變化無常，而好象沒有任何一定的風向。空氣學家第一次送下來關於已定的航線的一個風向的情報。約摸在十分鐘之內又來了另一個風向的情報。當我在那裏時到了最後的一小時幾乎有六個不同的變化，那是變化得太厲害了。所有的談話都是關於飛行的。在中隊里飛行員例行地彼此檢討自己的飛行問題。軍官里面有一個人還沒有離開預備室，他便檢討我的問題。我們就風和別的條件（關於這我不想詳細說了，大多數是關於數學上的，）來解決飛行上的一個問題，那是我們在空中飛行所需要的。

我們相互地解決了我們的問題——這個軍官和我——但當在最後半小時內其餘的人被風向的三個變化所難住了，我們最後全意了一個可能的風向。我的問題正好討論完了，起飛的命令就到達，因此就不能再在那里浪費時間，飛行員們一直奔上飛行甲板，去準備起飛。

我的轟炸機已經準備好停在那里。我們去找尋日本的潛艇的。我猜想我這樣說是對的，因為潛艇往往都在你去找的地方的。

那站在飛機旁邊的年青海軍兵士是做我的轟炸手的，炮手已經在飛機里了。我們的飛機有三個座位。我在前端，轟炸手陶南、巴斯寶拉在中間的座位上，炮手在後座。那是名叫紀尼、阿爾迭琪的人

充任的。事實上我在第二天早上以前一直沒有見過紀尼。當我浸入水里去時我無暇看他，後來天黑了，最後我們彼此經過還算正式的介紹才知道的。我每次應該有一個轟炸手和一個砲手的，這次是巴斯賓拉和阿爾迭琪。後來陶南說他在这以前跟我一起飛行過二次了，但我可記不得。阿爾迭琪呢，我以前見過他的。他比陶南多知道我一點。紀尼老是飛行的。

當我不在飛行或者預備室里時，我在艦上的工作是在教育組，我担任這工作有好幾年了，所化的時間也最多。我教導阿爾迭琪和其他的孩子們無線電和別的課目。我記得當我教他時都是跟他那一組的孩子們在一起教的，因此我只注意到整個的組；而永沒單獨對他個人特別注意的，我們三個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和等級。

當我飛離一艘母艦時常常有某一種興奮。總之，你要不感到這種興奮，你就不會做先天具備的飛行員。各種命令大聲地報告，當那些馬達開始咆哮時整個的船活了起來。一個飛行員要做各種的檢在工作，而沒有安坐着欣賞這場面的——這實在是一個場面——但我的內心感到一種吸引和某一種緊張，那是像足球比賽的觀眾看到了開球而發出來的狂呼一樣的緊張。也許更像一次汽車比賽，旗子落下來，嘈聲起來，之後，每件東西都開動了——大而發光的飛行甲板低落下去——你是起飛了！

我們大約在下午二點十五分起飛，去執行我們的任務。當我飛出去時我能够看到有一架飛機在我的左邊，另一架在我的右邊。我在上面說過了，我們在担任着巡邏飛行，找尋敵人的潛艇或海面的船隻。那天天氣明朗，只有幾塊散雲，「散雲」——那是我們的術語。它是意指四分之一的天空隨處有雲遮蔽。這些是被蔚藍色的天空所伴襯着的晶亮的積雲。太陽光在赤道地帶有一種特殊的玻璃樣的光線。在幾乎是紫色的海面投下一片閃光，一切都是很良好。

這次的飛行使我們飛到我們飛機航程的極限！不過這也是大概說的。我從飛機外腿的前端向右望出去，之後檢查一下高度。太陽也許還有四十五分鐘高。有兩陣很大的暴風雨，一陣向右，一陣向左，我打從它們之間一直穿過去。我能夠看到太陽壓在雲陣底下。它在水上發出三種金黃色的灼熱。我付度母艦在我們飛的那方向以外，而在那方向的左邊；但太陽光把水攪得使人像看入一片黃色的火焰中。

已經要到我尋母艦的時間了。我從機內用的電話中呼喊。

「巴斯寶拉，你能來一個『飛視』嗎？」

你做那個動作要用器械的。對於這我用不着說，因為是關於軍事上的

陶南回說：「是，能夠的。」

陶南是一個機械師。他會把這些東西拆開再重新裝好的。因此當他回說時，我就放心他定能來一個「飛視」的。

我叫他來一次風的估計，之後再叫來一次檢查。風的估計是異常令人頭痛的事——即使是最好的轟炸手也能弄錯的，而當時對於這樣的估計的條件又沒有一個好的，但是，當同樣的問答第二次又來到時我付度到也許是不錯的了。要是這樣的話，母艦應該是在右邊。我決定我應當認爲風的估計是對的，轉向右邊去來一個搜索，我並不十分作急。我還有某些安全的成分。但我知道一定出了什麼毛病，我們已經找不到母艦了。

兩個孩子到了這時，而且從我們的行動看來也知道我們已經找不到母艦了。但是却未開始作急，我們之間沒有說話。我們是單靠機內用的電話來交談，在飛行時談話是很受限制的。

直到現在爲止整個下午都是枯燥無味的。我們老找不到看來像是我們的一個敵人樣的目的物，因

此孩子都給那演習似的炮和那啞然不發聲的帶來轟炸敵人的炸彈弄得精疲力倦了。現在我爲減輕載重把炸彈實質丟了下去，之後，把飛機升高。下一件事是要用無線電探問後方母艦的位置。

我問了女母艦的位置，沒有一點回音。

我接連再問了幾次，還是一樣沉寂。

那時我就知道我們在無望地失蹤着了。

我亟下可靠的辦法也試用了，轉動飛機，利用剩餘的氣體飛行直到氣體減少到十加侖爲止。這使我們在空中僅能保持幾分鐘的飛行。

我往後邊下令準備降落水面。我沒有別的法子了。

這些母艦上的轟炸機當然都是陸上飛機，它們不是製造來作漂浮用的，但人們至少可以希望這種飛機有足夠時間停浮在水面上，好讓我們把橡皮救生艇裝足了氣，把緊急配備裝進救生艇去，然後爬上艇去划離飛機。橡皮艇是摺好了裝在一個包包裏的，是這一類飛機的標準配備。它裝氣時打碎一個通到一隻二氧化碳小桶的活塞。這小桶的作用，就像一個家庭用的汽水瓶一樣，當活塞一打開，桶裏壓縮了的氣體馬上跑進救生艇的裝氣部份去，膨脹起來，把救生艇吹大了像一個內管，中央的橢圓形的空隙蒙上一層薄的同樣的橡皮纖維，作爲艇底板。

「巴斯竇拉，」我從機內用的電話裏向後叫喊，「帶好口糧，淡水，救生艇和一切你所能拿到的有用的東西。這裏，拿這些——」我遞給他放在袋裏的自動手槍和子彈，我的航圖板，還有一把小鉗

「帶着降落傘，」我加說。

阿爾迭琪開始裝配急救包，信號用具和別的非緊急配備而是對於我們將會有用的東西。

「我將作一個水上降落，」我告訴他，「等他們回頭來找尋，阿爾迭琪，巴斯賓拉，預備好了沒有？」

「好了，」阿爾迭琪說。

「一切都裝好了，」從陶南口里發出來的回答。

他們的聲音都是鎮靜的。

之後，我向着風衝去，作一個強迫降落。海平靜而像石板一樣光滑。太陽剛好下山，黑暗正在從東方的天空擴大起來。

我們希望那飛機至少會在水面漂浮幾分鐘的；但她却幾乎立刻就沉了下去。

我所隱伏的一片翼膀，沒有得到一箇漩渦的警告，就從我身底沉了下去。那笨重的機鼻馬上把機身拖到灰石板色的海面以下去，留下一箇小小的漩渦作爲飛機的墓標。

巴斯寶拉和阿爾迭打從他倆的坐位上浮了起來，被橡皮救生衣像兩條吊帶從防子底下吊着一樣地懸掛在那裏。我呢，正在拚命地扭着那橡皮艇，它現在從我手中膨脹開來了。

阿爾陶琪攀住我的圖椒，那是陶南轉遞他的，還緊握着兩支手電。正當飛機以一塊沉入大海的石頭般的令人不可置信的結局沉下去時，他扭亮了一支手電。幾分鐘後，我聽到他在鹽水裏窒息着，看到那扭亮了的手電像一尾發光的魚一樣在水中往下迴旋着。那手電馬上流跑了，我們就在黑暗之中了。

阿爾迭琪在第一次慌亂掙扎以求在這恐怖的新處境中漂浮的時間內——我後來知道他和陶南都不諳游泳的——把圖椒和兩支手電丟掉了。降落傘已經不能再作救生的用途了。我拋棄了我的零點四五米厘口徑的自動手槍，因爲它的重量把我往下拖去，阿爾迭琪也解下他的槍。陶南、巴斯寶拉却留下他的，這雖然是很不願意的，但他也沒有辦法，因爲他的槍是用生牛皮繩子緊縛在他的大腿上的，在水裏這種生牛皮繩是無法解開的。當時我們大家都嚙着不少的海水。

最初，在我們三箇平安地爬上了救生艇，我們奇怪爲什麼這隻小艇能有這末大的力量吃得住波濤的猛擊。之後，我回憶到我的一箇朋友有一次在還同樣的小艇中，離開了巴拿馬，過了幾天的漂海生涯。此後，我再也不担心小艇的要沉沒了。

我對孩子們談到我們被拯救的可能性，希望借此來鼓舞他們，這種工作並不需要做到如我預期的那麼久長。我知道健康的青年人在他們二十頭上的時候天生成不會悲觀的。紀尼和陶南在海軍中鍛鍊出來的強健的身體，把在海裏掙扎的疲乏全都打發走了。他們所受到的訓練現在發生出力量來了，而且他們鎮靜地付度到他們的處境。

我們考慮到那些你所預期的一箇人在這樣的處境所要作的考慮。我們是當事人，因此我們明白一切。無論如何我們相信母艦會派人來搜索我們的，而且我們知道我們有被找到的可能。

陶南現在確是十分高興。

「老總——在整個航程中他都稱呼我「老總」的，——當我發現到你降落到在水面上時，我心想，伙紀，事情是還末的了！」

「呃，你想我不能把飛機降落在水面麼？」

要是那像一個沾沾自喜的談話的話，那末，我倒真有點高興了。雖然那是一個很粗魯的降落，到底也還降落得不差。陶南對於他的得救在懸笑着。

「伙紀呀，老總呀，我當時心想一定完蛋了！我想我們會給撞得粉碎的呀！我最希望我能知道自已給什末撞上了，老總，你到底怎末降落的呢？」

我解釋給傾聽，那是並不困難，也不危險的。

陶南吹着口哨，大笑起來，他覺得整個情形都很好。

我轉向阿爾迭琪，詢問他幾點關於無線電收發報機的問題。我不能了解我們爲什末叫不到母艦。我想我們應該要收到一個信號的。

「喂，那個有一根烟捲兒？」陶南探問着。

紀尼慷慨地把他手插進他那溼溼了的襪袋裏去，他摸了一下就不摸了，露出牙齒笑着。

「我希望一面點上了一根烟捲兒，同時又吃我的咖啡，要是我們有一點咖啡的話。」他說。

缺少烟捲兒和咖啡變成了我們談話中到最感興趣的題材之一。我們海軍人員，喜歡好而濃的，加上很多糖的咖啡，我們常常喜歡這樣的咖啡，勝於所有的其他食物。我心想我們的丢了烟捲兒和咖啡比丟掉任何別的東西更爲可惜。

同時我盡可能地檢查整個小艇，把每一塊纖維摸了一遍，我做這種動作時心理盼望着紀尼會把那丟了的手電拋在那小艇裏面。我檢查完了之後，倒覺得小艇的情形變得很好，樣式很適用的，使得我感到很愉快。後來我覺得那小艇還只有五歲的年齡，你現在能够在安娜波利斯的海軍陳列館看到她的。有一次我偶然把這事情寫信告訴了製造她的「哥特也阿」廠的人們。

那個夜晚，我們並沒有多談什麼，只是討論到我們艱困的處境，陶南的高興已經減弱些，他躺在船底裏，他的頭擱在紀尼的雙腳上，我的頭嵌在他的背後。

我已經把我們的配備清查了一下，對於它的不足勉強地不放在心上，指陳着到了早上我們一定會被援救的。

我們覺得可悲的是我們的必需用具——槳啦，邦浦啦，諸如此類的一切——都遺失掉了。要是我們發覺小艇有裂縫時邦浦將用於打氣的。當我發覺丟了邦浦時，我的思想，幾乎成爲祈禱文的了，要是我不被驚駭得不能在心頭組織這些祈禱文的話。

我們發覺到我們所有的一切只是：

一隻警笛；和

一面小鏡及一把小鉗，那是藏在船上的工具袋裏的；

另一把小鉗是我放在衣袋裏的，當我第一次拿出來用時就弄斷了；

一把普通的小刀，是紀尼的；

一罐膠補橡皮的膠水，那是我認爲有用的；

一小片修補小艇的材料；

一把零點四五米厘口徑的自動手槍，那是巴斯贊拉保留下來的；

三排子彈；

兩件橡皮救生衣；

還有我們身上的衣服。

兩個孩子把他們的鞋子都拋棄了，因爲我怕鞋子會損傷小艇的，而且我們也需要空間。他們是第二天把它們拋棄的，但過後我們就懊悔起來了。我留下我的一雙，我們當時心想最好留下一雙，要是我們漂到一個荒島，我們不希望大家都赤腳的。

陶南倒幸運地還有一件粗布的夾克，罩在襯衫上面。那是一件額外的衣服。因此，後來我們把他襯衫來作破布片時，他就穿了夾克，覺得異常稱手。

這第一個夜晚，當我們談到處境，我們都很樂觀，至少我們是裝作這樣的。

「我們要設置一個守望哨，」我說，「分上班，下班，和休息。」

第一個夜晚有四小時的守望，我們之間有一個人不斷地注視着有沒有什末回頭來，但我們誰都沒有打打瞌睡而已。雖然海面平靜，小的波濤也還常常有的，那看來像是你澡盆里的漩渦一樣有趣，它可有規律地沒命的向艇底下撞擊時每次發出一陣尖銳爆裂聲，我們給蕩漾得像一個瓶塞子。在這一次的冒險中我覺得最奇異的，是我們大家永沒有暈過船。

每一個小小的波浪打到橡皮艇底後就猛烈地橫打着輪在里面的人的肩頭與後腦殼。你可作如此的想像：你盤脚坐在小小的蒲團上，有一個力量最大的人以打棒球一樣槍勢向蒲團的底下猛擊，每三秒鐘擊二次，同時另一個人把一桶桶的冷鹽水倒在你的臉上。

因此，那是一個不能入眠的夜晚，我們一談話，就因為我們三個孤獨地在海上的人所處的艱苦境地的永恆的單調，而重複地談到當時的情勢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輪下好久的，雖然，我在上面說過，陶南後來好像習慣於這種新環境的了。

「喂，你們看，東方發白了呀！」

我們記不起是誰說出了這末句話，但我們發出一聲歡呼，馬上開始談諧地談到早餐上了。那時我們發覺到紀尼是多麼的喜歡乳酪，他永不叫我們忘記它的。從那時起，我們一談到食物，食物是我們以後不分日夜所談到的唯一主題，紀尼在每一樣上總要放乳酪的。有一次他和陶南談上二小時的話，都是關於火腿和乳酪夾肉麵包的式樣與種類。我抑住了飢火，也高興地加入了，我提供他們我的意見和所記得的樣式和種類。每次。紀尼一提到吃，他總要附加談到乳酪，他老是說，「我很樂意有一打油煎蛋當早飯，蛋的頂上都有美味的乳酪。」他能夠想到更多的加上乳酪吃的東西。

朝陽像老友似地來到，我們馬上覺得自己像三個爲了受到清晨的振奮而早起的學生，我們喋喋不休地閒談，偏又愚蠢地轉到了小艇，於是就向我們那大而開展着的世界里搜索着船或飛機的蹤跡。我們三個人能夠觀望到很多的地位，我們都忙碌着我們的雙眼。

四

之後飛機來了，又去了。我們重新又墮入憂鬱之中，給化在引起駕駛員的注意上的徒然的努力弄疲乏了。陶南和我面對面坐在小艇的兩邊，紀尼坐在後座上，他仍舊滿懷希望地注視着飛得很快的巡邏機——現在，即刻更加變小了。陶南眼瞪瞪地瞧着我。

我的心往下沉了一會，沉到最深的深淵底里去。現在可以揆用當時我所說的話來說明——「孩子們，我們唯一的希望也完蛋了！」——這是在距當時幾禮拜之後陶南把每一個字都重述給我聽的。當時我這短短的陳述幾乎把陶南的好夢都粉碎了，他並不明白我還有着手牌在手裏。

紀尼倒並不沮喪，「啊喲，她也許見了我們，回去叫人來援救，」他確信地提供這意見。他整天熱烈地期望着，他期望着隨時可以看到一架驅逐機或一架別的飛機。

我已經失言了一次，我謹慎地不犯第二次。因此我很贊同紀念的意見。而永不提到我心頭所想到的話。我整天愉快地躺在艇裏讓孩子們想到我們有很好的機會被撈救的。我私下估計我們的情勢，我着眼於以那隻既無槳又無帆的小艇航行到最近的友軍手中的島嶼去的情勢。我們的情勢很複雜，因為附近的島嶼頗有在日本人手中的可能，我當時並不幻想到：要是我們落入較遠一點的島嶼上的敵人手里，我們將遭遇怎樣的命運。

當時陶南的情緒雖然低落，但他那堅毅的波蘭人的天性中的熱烈的求生慾望，立刻支持了它自己，使他開始考慮到改善我們目前情勢的實際辦法。他再不注視天空了，却用眼睛搜索小艇的內部。他開始搜索着機艙。

「呀！」他發出滿意約呼喊。

他拿着一面不銹鋼的小鏡子，那小鏡子的放在漿袋里，顯然是作為一種反射日光信號用的，以後的幾天里陶南試驗那鏡子，對着太陽照射，這樣等到要用它的時機來到，他就知道怎樣運用它了。

陶南喜歡勞動着他的雙手。他過去在高等學校里念過機械的，這次戰爭之後，他離開海軍，想到機械工廠去工作。報紙上關於的我們這次的航行記載中，對於陶南，只是簡單地這末說：「埃賈南、丁、巴斯寶拉，廿四歲，二級飛行砲手，家住奧亥俄州楊格斯湯，安倫烏特路一百四十九號」這個新聞只着重了那冒險經歷，而不着重到人——其實，人的創造冒險經歷的重要性，正如冒險經歷的造就人的一樣。以後的漫長的白天與黑夜中，我從了解陶南的品性中，更知道了這些外國人的後裔，他們有那末多人在航行我們的船隻，駕駛我們的飛機，準備我們的砲。

陶南的雙親來自波蘭，他媽和爸都不十分諳英語。他爸是一個研究庭園佈置的園丁，現在照着楊格斯湯的一個著名的報紙發行人的一所別墅。陶南在餘暇和夏天幫忙他爸爸，一直到他「對於他家庭依賴得厭倦了」加入海軍為止。在他參加海軍之前，他在自衛團里的。紀尼、阿爾迭琪也是在自衛團里的。因此他們倆對於海軍過去都沒受過基礎的訓練。我呢自然有一個長時間的在海上的訓練，這個訓練在這里給予我極大的用處。可是我現在的職務是飛行哪！陶南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在一九三九年加入海軍的，那時他相信他的國家馬上就要作戰了。在這之前，他所接觸到的軍事方面的知識是關於陸軍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他在自衛團里所担任的工作是開陸軍運輸卡車。

陶南的天性中有着強烈的自由意識，它領導他在青春時代堅毅地繞過了二塊里程碑，一次是當他離開學校的時代。

「這課程我正念得很好，是麼？」陶南解釋道。「我不是希望得不到A級的分數，不過我想我應當得到B級的分數，或者甚至於C級的，那才公平，你看，自從我清楚學校的內幕之後我永不把要得

與最好的成績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我把那課程好好地念完了，當我得到了那張成績報告單，看到了那個大大的發光的F，正如剛才所說——

他永不把他所說的話放在心頭，他只是走出那個高等學校永遠不回進去了。

別的一次風波是關於宗教的，陶南在舊教的家庭中長大的，他唯一所知道的祈禱文是波蘭文的，在這次的航行中，我們常常祈禱，最初是爲了要做二次而且我們也樂於重做一次，後來是因為這樣可以給我們一件有規律的事情做，事實上，我們的「祈禱會」後來成爲我們晚上的高尚的聚集所。

陶南的對於宗教是很有趣的，「我說離了宗教，知道嗎？這晚上我跟一些人站在拐角上，這傳教士來了，我沒有十分注意到他，之後這傳教士去了，說我沒有向他行禮，使我心里難受。」因此陶南被厭惡之後就跟形式的宗教斷絕關係了。

阿爾迭琪却有清虔誠的信仰，他的兄弟是一個傳教士，提議舉行祈禱會的是他。

紀尼完全是一個鄉村小孩，他的家是住在密蘇里的斯開司頓，他比陶南年青，還只二十二歲，到了海軍中還只有十五個月。在自衛團里時，他有一個時期被派作伙夫替我們做「飯」，當我們到了的確饑餓了的時候，他和在有一個時期做過自衛團的「夾肉麵包手」的陶南，依照我們的吩咐，替我們做各種「新的」食物，在這次的航行終結之前，他正經地說到想轉到炊事部去，我想他將會轉的。

紀尼的早年生活中，炊事佔了最長的一段，他爸是在鐵路上做事的，一個段長，從紀尼回憶中，想起他爸和他最喜歡早上四點鐘出去打松鼠來吃早飯，好像在密蘇里有很多的松鼠的。

紀尼還有一件和這次航行有關的事就是五千美金的生命保險，那是爲了他媽而採取的，他懷疑她現在能否拿到，他家里是缺乏錢的，紀尼發覺到海軍和自衛團不一樣後，他就參加了海軍，冒險的精神佔據了他的心，他心想能够工作得更好一點，可以得到更多的訓練，他在高等學校只念了一年，想

從工作中遂償他的素願。紀尼說完這件事，搖搖頭怪笑着說，「要是媽現在能看到我！」

啊，她不會願意看到這個樣子的。今天早上是東南風，把我們吹向一羣我們以為是無人烟的島嶼，但我們心想日本也許放了一些人在那里，爲了還，我們倒不十分希望航到那里的。

我馬上關心到去研究如何控制小艇，設計出方法來朝向我知道是在友軍手中的較大的島嶼航行。這一帶的太平洋中的地理，我倒並不陌生。我每天在預備室裏研究地圖，現在我的記憶中能够構出一幅關於每一個島的位置圖來，因此一開始我就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我不打算讓這小艇無目的地單靠風向漂行着，我們沒有舵、槳或帆，但我決定盡可能用人力航行，而且我支持我自己的決定，認爲我能够航行的，我像魔鬼般駕駛那條船，我嫉惡讓任何人說我們「漂流的」。

控制小艇的進行是我第一件事情，因爲當我們一沒有食物和淡水，我們之間任何人都沒辦法，只好等待上帝賜給我們一陣大雨和帶給我們一些我們能够取得到的食物，我心里度量上帝將一定會幫助能够自助的人。所以我馬上着手利用我所能利用的在手頭的器材。

風改變了，換了一陣風速十二海里的不很大的風，我把第一天的時間，大都花在觀察我們的船是怎樣進行的，我從過去的經驗中，我自己的和幾個試航過這些小船的航路的伙伴們的，平底而又光滑的橡皮艇，可以順風航行無阻，這馬上給證明果然無訛，橡皮艇非但滿意地適應風的推力，而且她並沒有偏駛的傾向，她在崎嶇的海凹里一直往前橫駛去。

這樣，橡皮艇的整個長度吃住風的推動，把她膨脹起的邊邊作爲一種帆。

大概在我們落水十八小時後，西北風起來了，開始把我們吹向南去，我們仍在命運之神手中，只好跟風一起走的，現在有一些島嶼恰好在我們的航線上，但我們恐怕日本已佔有了她們，我們並渴望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去，因爲我們相信他們將不撓救戰俘的，即使是遭難的人也是一樣的。

五

我們缺少遮蔽頭的東西，太陽的光線像灼熱的螺螄鑽一樣，烤燙着我們的腦袋。白天熱得可怕，陶南有他的粗布袂克，因此我拿他的襯衫，把前面的兩塊布扯下來，做成一種頭巾樣的東西，來給我們頭頂遮擋赤道上的陽光。我們常常把這些破片浸到海里，這樣讓風刮到它們，會給我們頭部一些涼爽。

可是却沒有法子保護我們的臉部，從清晨以後一直到傍晚，滿天都是炎熱的藍色的火光，這種炎熱回復地來自太陽，逐漸地增強。有時候當海平靜着，橡皮艇變成熱得不能摸手的了。我們唯一的藉慰是撒些海水在她上面和我們的身上。

我們幾乎不斷地把我們的衣服浸溼。每一次全浸透後在十五鐘之內又全晒乾了，我們把衣服浸了三四次以後，它們就被鹽結得僵硬了像木板，還增加了我們的不舒適。之後我們只好把衣服脫下，放到海水里去洗去一些鹽分，這是一種最厭倦而做不完的苦役。

到了夜晚，特別當海面不平靜的夜晚，我們遇到了相反的問題。那時，我們的溼衣服既貼住了身體而又寒冷。我們之間的兩個不值班守望的人要擠做一團來保持身體上的熱度，我們盡可能節省我們的熱能。這些不舒適，我們在沒有食物，淡水或睡眠之下所忍受的，馬上弄躁了我們的性情，但幸虧我們都明白自己的艱困境地，而且我們知道發脾氣也不是正當的辦法，我們只好努力制住彼此之間的怒氣，這常常幾乎成爲一英雄的「偉大事蹟」了。

第一天我打掉了整整一排的子彈——相當我們所有的彈藥的一半——爲得要打死一頭鳥，我們心裏想射死一頭鳥不是件難事，因爲這些奇怪的動物，成百的，成羣結隊圍住了我們，飛得這末近來視

察我們的奇怪的橡皮艇，使得我們幾乎想到我們能够站起來攫住一隻。牠們實實在在飛下到距我們五六英尺的位置。

我把手槍舉起，直到一頭鳥恰好在我的頭頂，我才瞄準牠，發射了一槍。這些鳥兒一點不害怕，我們馬上承認牠們不怕懼我們，船動盪得像一個瓶塞子，每次像動搖我的目標。我射得最好的成績只是打下了幾頭鳥身上的羽毛，因此到了最後，我只好放棄這樣的射獵。

我們對於鳥和赤道地區的各色各樣的魚感到很大的興趣，橡皮艇的橘黃色對於魚是一種很大的吸引。牠們全都游近來，一再望住船，好像那船是一個奇怪的動物。

顯然鳥兒們都有同樣的意思，牠們鎮天緩慢地罩在我們頭頂，常常在上風頭的，好奇地投下銳利的目光，看住這奇形的漂浮的目標，那是侵入到牠們的風與水的特殊世界里來的。

有一種顏色雪白的傢伙，牠們好像全然不知道我們的，牠們往往是兩三成羣的，當頭的一隻咯咯地叫着，之後別的回答着。牠們有着短短的、圓圓的子彈一樣的身體，看來好像是一種美國鷗一樣的鷗鷗，牠們有三支尾巴毛，差不多有二英尺長，突出在牠們後面像旂旗一般，給予牠們的飛行一種有益的助力。

牠們常常上升到二三百英尺的高度，環視水而的掠物。當牠們發現了掠物，就作垂直俯衝，猛然直飛下來，頭部當先插入水里，像俯衝轟炸機向敵人投彈一樣，找尋牠們唯一的掠物。我偶而奇怪爲什末常牠們觸到水面時，這些小傢伙不給撞得發生爆炸聲來，但這似乎也並不使牠們吃驚的。

我們注視着這些鳥，信天翁和各種的燕鷗，鎮天在對於我們是這樣無助的不友好的海上，自由地大吃大喝，激起了我們的食慾，而使我們向自己發怒，這些無理性的動物可以在這里掠物，狼吞虎嚥而我們却絕無得到食物的希望。

阿爾透琪馬上表示他對於釣魚很感興趣，因此他環視艇內，找尋可以作釣線用的東西。在工具袋裏，有着約摸十五英尺長的三股棉繩，我把它分成三支小一點的繩，割了十英尺下來，陶南有一塊紅色的絲手巾，紀尼就縛了一小片手巾在線的末端作爲釣餌，因爲我們聽到過赤道地帶的魚要咬住任何光亮的東西的。

紀尼俯站在船邊，把這釣線丟進水里去，祇過了二分鐘頭之久，他就發覺到釣餌已經沒有了！完全被咬去了。我就把一根鐵絲縛在線上，當作釣線的前端，再放上另一片破布，把一支斷了的小鉗聯在布片上把它拖下水中去。

我把子彈夾上的一根彈簧來做成一個釣鉤而把鉗子弄斷了。當我夾住彈簧的鋼絲把它壓下去時，聯繫鉗的釘子原已銹住了鉗，現在折斷，可是，那一片斷了的鉗子倒做了一個很好的沈子。紀尼用了這樣裝置的釣具釣了好幾個鐘頭，再也沒有魚來上釣了。他推論着他過去在密西西必河附近家鄉釣魚的經驗，試用各種各樣的計劃。

陶南並不是什麼好閒談的人，但每次當話題有一點關係到他自己的事情時，就加入了說話，他常常回想起在家里幫忙那當佈置園的園丁的父親的事情，這種特殊的話題當它一再的提出時被我所歡迎。因爲我可以插進一些關於我的樟科植物牧場上的事，那個牧場是在聖大科附近的拉美薩地方，除了我們談到咖啡之外，那是最普通的話題。

我們三個都是經常喝咖啡的人，特別像艦隊中的人，我們起先已經失去了我們的紙烟，現在又不幸地失去了我們的咖啡，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將不斷地渴望它。我們最後終於抑止了些每天對於紙烟的渴望，但我可失去了我每天的六杯到八杯的咖啡！我只是說咖啡呀！當你精神不佳的時候，在這世界上沒有再比一杯和着糖與乳酪的好咖啡來得够勁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們對於自己的艱苦來個把玩笑，說到食物和紙烟，還有那不消說集中我們的冀望的咖啡，我們却偏偏好像打從這樣的折磨自己當中，得到安慰，我們特別說到食物，常常是整整幾備鐘頭，而且願望地說着的，可有一些時候也開它一個玩笑。

陶南是有幽默感的，不久就想出了一種可愛的方法來開始和結束全部談話，他會突然轉向紀尼（他依照無線電中的人物，叫他亨利）神密地露齒笑着指揮他。

「來，亨利！要放上鍋子了！」

「亨利，」我從不錯過參加這種玩意兒的，我用着美妙的建議要他做咖啡與倒咖啡，我們常常爲了這儀式隆重的大玩笑滑稽地過分裝出在餐廳里的口吻和動作，我們喜歡地相信這是派克路的「派頭」。

後來，我想，一定是不斷地這樣的練習做悠然的白癡，使我們在風雨打吹，饑餓與口渴之中老是做真正的瘋子。

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控制我們的小艇的進行方法。我想，無論如何，最重要的要知道我們的方位。要這樣，必須設計出方法來測定小艇的速率，愈精確愈好，我所有的唯一的航海儀，只是一個小小的飛行用的航海家的哩程儀，這用起來很便利的，此外我自然熟諳對於航海用的天體的智識。

我試驗了幾種方法來測量我們的速率，最初一個是把一塊破布片丟入水去，那時我們所有能够漂浮的東西只剩破布片了，再用「一千一」「一千二」法來計算，差不多要一秒鐘才數一個數字，當時我們還有不少的破布片，因此我就撕下幾根線來，把它們丟入水去，儘可能的丟在我們的前面，之後當它們流過船身的全長時，船長是一個已知數，就開始計算。

這樣我推定風速十二海里的風給我們將近二海里半的流程，六海里的風有一海里的流程。

可是我發現用線的方法並不十分滿意，工具袋里有一根二十英尺長的重繩，我割了大約六英尺長的一段下來，我從陶南的鑰環上取了一個金屬的平面識別章，縛在繩子的一端，當作沈子，把另一端結在船邊的中央，把繩子拋在水面漂流，識別章中央微凹，我們的船向前疾駛，它就浮動起來，我們走得更快，它也浮動得愈快，而愈浮近水面。不久，我成爲用這個方法來精確測量我們的速率的熟手了。

我盡量是我所估計的速率和方向，差誤在百分之十以內，那末到了我們要餓死，或者讓每天常有的危險所帶來的災難征服時，至少不會完全不知所措的。

當初我們決定要繼續不斷地守望，而我們真正像這樣做了幾個禮拜——直到變得我們身體太吃不消，疲乏了，再也不能坐下去爲止。

自然，我們沒有鐘錶，開始的時候，我們每個人自己判斷已經站足四點鐘，就算了。大約過了一個禮拜，我把它縮短為一小時。我們的心自然而然地暗淡下來，我們判斷能力愈來愈不可靠了，因此，守望的工作也慢慢不按照時間做了，有一天我一個人灼熱的太陽光下足足站了一整天，這之後我們嚴格地規定守望的規則，守望的工作也執行得很滿意了。

在整航程中，紀律還是保持好好的，我當然指揮着他們，我一有機會就提醒二個孩子，我是船長，有絕對的權力。

「我們已經到了同舟共濟，個人就是團體團體就是個人的時候，」我解釋道：「但是到了必須要我們之間的一個人爲了大家執行一個最後的決定時，船長的話就成爲法律的了。」

陶南和紀尼都是好水手，不等我說完就已同意了，我們對於那件事的執行毫無困難。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雖然我們的情緒被一再地腐蝕着，我因爲年長和經驗多一點，一到我不能克制自己的脾氣的最後關頭，比他們任何一個要多責備自己，有的時候，我實在覺得我出來很倒楣，當我那極大的憤怒一過去了，船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好讓我擲了，就大體說來，雖然是這樣，我們却計劃着在一起過得很好，而且甚至於也有玩着我們盡力發明的小玩意兒的愉快的時間。

孩子們最初十分担心着我們的船會馬上裂開一條縫沉了的，一沒有了打氣筒，那是跟飛機一起失去的，要是我們發現任何裂縫，就沒有任何方法保持小艇的氣不減少，我願意說有時候我對於這樣的處境也是多多少少悲觀的。

我經常警告着孩子們要當心，不要讓任何銳利的金屬，或者我們衣服上的扣子，磨損或者不經心地破壞橡皮艇的纖維組織。這是異常重要的，我們要盡最大的可能保護我們小艇的裝氣部分的各個邊。因此我們盡可能當心，我們知道，在小艇的良好狀態下設法保持現狀是比較容易，而當我們因爲

動作的不小心，把小艇弄穿了一個小孔再設法恢復原狀，倒是一件吃力的事。爲了這，我覺得我需更經常一再提出警告：當心襯衫和褲子的扣子的危險部份，不經心的操縱小艇，還有甚至於我們身子的急速和不當心的移動，這些都會造成纖維部份的無謂的損傷或減短她的壽命的。

我常常打從工具袋里掏出那小瓶橡皮膠水，在那看來似乎裂開的纖維與纖維之間，抹上一些，這種工作不僅可以減低這些地方的磨損，還可以告訴我們，由於我們在船里的動作，這些部份最容易受到損壞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們那漂亮而橡皮纖維質的小艇，並不呈現出任何嚴重的「用破」或任何損壞，我不久就十分信託她了。她像一艘老於航海的气船一樣乘下波浪之上。

她只可在一個長長的大浪直接闖進她內部時才裝滿海水到相當嚴重的程度，那時有六到十加侖的雨水打從浪頂的分裂處向我們頭上直倒上來，艇內的一切連我們在內，吃飽了水。

之後，我們要把水屙出船外出。

把水屙到最後，我們把身上的衣服脫下，去吸滿了水，再從艇邊往海里絞出水去，在重新穿上衣服之前，再把它們絞乾。

遇到風向接連幾小時不變，所有的浪濤也朝一個風向湧起，十分均勻而行動不變，每到第六或者第七個浪時，便是一個大的激浪，跟隨大浪後面，一切都歸回到靜止，之後開始構成另一個激浪，這激浪濤並不困擾我們，除非風速加高到二十海里左右，激浪也變得更大。

但是，正當每一次風轉向時，海上就來一個不同的劇變，大的浪濤還是依照先前的風向，可是上面的小浪，由於風的改變，現在依照新的風向行進，當這些相反的力量碰到時，掀起了一陣可怕的波濤，結果海上浮泛起許多隱蔽的泡沫。

我們不值班字望，輪在艇底想休息的時候，就給煩擾得兇得不堪，臉上給灑滿冷而重的鹽水，像一枝大木棒打上來似的。爲了這，又爲了那些不斷地撞擊着薄薄的橡皮艇底的小浪，要想得到接近睡眠的機會都不可能，除非一切的小浪都停止了，到了死一般的沉寂珊珊遲來的最後時間。而且這種時期是稀少的，往往會給予我們別的煩擾的事情。

第二天我們有了享受天曉的機會，當巨大的赤道上的太陽球兒打從灰色的水平線上窺視大海時，我們的暗淡的世界立刻變得美麗起來，我們的沮喪的精神總是給振作了起來。

陶南會早鳥般唱出，一是放上鍋子的時候了！——紀尼和我永不會錯過一秒，馬上用我們的雙眼，打從那突然擴張的眼界裏，搜索逐漸的金藍色的綫跡。到破曉的時候，我們伸張我們僵硬的肌肉，摺滯和的新生命灌到麻木、痛苦的部份中去。那常常是我們精神最愉快的時候，因爲每一個新的白天帶來新的希望，和釋去那憂鬱的夜間的長期的單調的新變化。

這種蠻愉快的情緒通常延緩到親愛的太陽突然轉變成一種灼熱的惡毒的銅球，這種的熱毫無憐憫地烤到我們溼衣服之內去，把我們烤得像用葉子包了的烤魚一樣。到了大約第二天的正午，我們更不採取最後的解救辦法，再也吃不消了，我們就剝下了衣服，一次一個人，雙手抓住船邊，滑到水里去，我們每一個人在水中大約就五分鐘。身子隨水面起起落落，這使我們異常好過，因此我們就決定在白天的灼熱中彼此把水潑到身上，弄個爛溼。我們十分機警地游泳着，到了要跳回到船上來時就立刻回上船，因爲四周有着許多鯊魚。我們對這討論過了之後，我最後決定不准再下水去游泳。

鯊魚常常逗留在船附近，牠們之中大多數是小的，而且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不能確定到底附近有沒有一尾大的。我過去聽到關於許多鯊魚在水裏襲擊人的正反兩面的爭論，但我覺得我們沒有一試的必要。後來，在許多實例上，我們更加給證服了，牠們是炸藥，不能玩弄的。

另一個夜晚也是在厭倦的單調中過去的，到了第三天早上發覺到我們大家亟望着早餐。

「當我看到那日出，」陶南說，朝向一個壯麗的天曉點着頭，「我所想到的只是一個油煎蛋。」我驚奇我們直到現在，並不爲這最後來到的希望所苦惱，當我們遭遇這場危險時，我們都非常的健康，我想那是我們在最初的幾天所以能够保持心頭的愉快的原因。

我們的心里都充滿着樂觀，可是我們的胃里却是悲觀，我們肚子很餓，精神尚好。這之後，再度開始了七、八天、上、下二天乃至以後的日子內所心愛的說話。

「當我回到了密蘇里，」紀尼說，「我要做在斯開頓所常見的最大的火腿乳酪夾心麵包吃。」

「火腿和乳酪，還要烤過，」陶南添了一句。

於是陶南和紀尼再度討論到各種各樣的火腿乳酪夾心麵包的優點，差不多談上了二小時。

我最後加入他們的談話，把話頭帶離了火腿乳酪夾心麵包，而轉入到另一種好的談話，因爲我餓得跟他們一樣了。

「有一天，你們都請到我那在拉梅薩地方的牧場上去，」我說，「第一天讓陶南動手做他所喜歡的，到了第二天讓紀尼做他所喜歡的，到了第三天，我自己來做我所心愛的東西吃。」

這是一種新奇的念頭，紀尼和陶南馬上抓住了它，我們三個像餓狗一般咀嚼着它，給自己的提議引誘得「心不在焉」了。

陶南詳細地描述着他的波蘭菜，來款待我們。他從整張菜單的最微細的一道說起，一直到最後一種爲止。

紀尼把我們帶到密蘇里的農莊上從早餐吃到中餐；輪到我的份兒時，我却不能表現出更精采了。這樣我們安排好了九天有次序的大吃大喝，每三天排在一個人的家裏，我們確確實實有意如此的。這是我們所訂的小小契約中的第一個，這些契約中大多數是和「吃」有關的。

這是我們談話的標準，通常插入一些拉長了和重複着的、關於我們的處境與得救的可能性的談論，我們之間的每一個人要經常地講到一點他自己的歷史，這樣會把每次的談話稍稍引離止途一點；但在大多數的時間內，我們談到食物。

正在那第三天，我發覺到我有着一枝鉛筆，我馬上想到它是一件奇妙的工具，我能够畫航圖了。我的雙眼往船上掃射了一下，我畫在船舷上麼？不，我畫在一件救生衣上！

我自己的救生衣在飛機沉沒之後不久就丟了的。救生衣漏氣了，我必須把它放進水里去才能應用，但我們還有一件，我就抓起一件來用了。

我幾乎明確地知道我們跌入水去的方向，而且好久以前在母艦上我已經記住了這一地區的太平洋上所有島嶼的位置。我本來只好應用推測航海法了，但我保留下來的那小小的假象才的航空用的航海計算儀，却給予我在這種工作上有個精確的哩程。

航海這件事在紀尼和陶南的心目中，簡直是一種荒誕無稽的神密工作，當我在救生衣的胸前畫了一條條縱橫線，和做成橢圓形的小點作為我們已經登陸過的地點，以及在過去幾天的漂流中我們的近似的位置時，他們全都很感興趣地注視着。

「這是我們現在的地點，那是我們要去的的地方，」我熱誠地說，他們點點頭，興奮而不懂得這種奧妙的科學。

每天下午當太陽落下之前一刻，我總是計算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我們順風漂行的方向與距離，

把它們畫在圖上，同時我總是在船舷上做上一個直的記號，表示我們又過了一天。我計算每一天的開始和終止在晚七點三十分，那是我們跌入海中的近似時間。

我們熱中着往西走，因此我常常會不知不覺地把我們真正的位置，稍稍估計得更西一點，結果，我們航圖上的位置比我們的真正位置，大約偏西了一百五十哩。

可是，我能够像這樣保持我們準確的航路，而且僅僅靠了畫這航圖，我們準確地畫出我們在還無變化的海上的航行，使我們堅定了自己的希望。

孩子們對於我們有着這樣一件有用而能鼓舞我們的工具覺得自傲。每天晚上當你能看到我們每天的進行被鉛筆線條畫在圖上時，就覺得自己的航行不是徒勞的了。這使我們在長長的第三個晚上有了新的談話資料。

「好了，我們知道我們直到現在所經過的地區，」陶南說，「但我們再往那里走呢？」
那全樣也困惑住了我。

我們已經向南偏東漂流了兩天，小艇不折不扣地接受風的推動，有時候像撕起帆一樣地向前疾駛，在海面上刻劃出一條粗硬的船痕來。要是我們走的風向準確的話，這樣倒很令人滿意，但美中不足的我們沒有控制風的方法。我們能够想像得到是被風吹着丟大圈子，而遠離那狹小的真正的航路，將直到我們這艘橡皮質的救生艇侵蝕壞了為止，當這現象發生了時，我們判斷我們將海上漂流到變成三具白色的骷髏為止。

我在口渴、疲乏和飢餓中，想打從那像太陽一般苦惱着我的可怕的結論中奮闢出一條光明的路來。這時一陣方向相反的風吹起了浪花，濺入我的眼里，船頭向上豎起，之後，船尾又豎起得高過船頭，我們的船底的橡皮不斷地震顫。

陶南想在船底里休息一下，一個兇猛的浪頭打到他的嘴里，使得他叫喊起來。阿爾送球臉色慘白，死命地抓住後座。

船在透明的碧浪叢中打滾，把我衝倒在陶南身上。另一個浪頭帶着令人驚駭的巨響朝左舷打來，白白的水把我們全都打溼了。當小艇旋入一個黑色的浪凹中去時，我簡直沒有工夫往下想。我們又跳了出來，之後，像一個巨人已經撫慰好了那瘋狂的騷擾，我們在一陣恆久的西南風之前，悄悄地疾駛着。

我把手挖進眼睛去，擦出刺目的海水。我帶着同樣的恐慌環顧四周，吃驚地發現到我們頭頂並沒有下陣雨的黑雲。我們正在撞擊着前進，像在滿是皺紋的晴朗海上，從這個浪頭跳到那個浪頭，但結果也只如此而已。

那是我們開始進入了這些緯度上的迅變萬狀的風中。強力的疾風，像風嘲弄着帆時對付帆一般對付我們那膨脹的小艇，發出像大砲的急速一樣的緩慢的巨響，那是可以預知的。

我們從一開始航行就熱望着朝西走，而現在這種新的風把我們吹向東北，恰好與我們的願望相反。要是我們繼續這樣下去，我心頭默認我們的前途是暗淡了。一陣反方向的猛烈的風，能够把這四十磅的船推到……

之後，我想到了，在風向相反的時候配上一種錨樣的東西來控制我們的進行，難道不行麼？

我馬上開始找尋可以實行我的念頭的東西。

「給我救生衣，」我命令紀尼。

半英寸粗的馬尼拉繩依然環繞着小艇，我把它解了下來，把一頭束住那洩了氣的救生衣，另一頭束住小艇的尖尖的前端上的氣輪上，繩子大約有二十二英尺長，我把救生衣丟下海去試試看它能否像

錨一樣工作。

救生衣沉下海去時，船上繫繩的地方給拉緊了。小艇於是被拉緊了，遲緩下來，懶洋洋地搖擺，把船頭朝向着風。

蟹好！

我們這根繩子很好，救生衣恰好够重，在風吹得不緊的時候沉下四英尺到六英尺，事實上風一吹緊就緊得很可怕——有一二次——把救生衣拉到水面上，使其失去錨的作用，這種情形是在風速大約三十海里或超過三十海里的疾風中發生的，但這樣的風也並不多。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這隻臨時時的錨簡直把漂流的速度減少到了零，我估計配備了這錨後我的漂流在風速十六海里的風中不會超過一海里的，它把船頭直對着風，減少了船吃風的面積，同時它又在拖着船，這二個力量所合併了的後果令人異常地滿意。

現在我們勇氣十足，對於我們的命運更能主宰了。無數的災難依然能夠發生到我們身上，食物和淡水依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不能取得，但至少我們已經克服一個嚴重的問題了，我覺得十分有把握地去解決其他的問題。

陶南一向是最沮喪的，發現到我現在能夠控制這小艇了，就立刻興高采烈起來，他開始和我們一樣對於我們的進行感到很大的興趣。

風在當天又轉向北吹，幾小時後又轉向東了。好像在這地域內風向變化無定的，我們的圖上表示出我們在最初幾天內正如我所擔心一樣在畫大圈。

我們開始注意着我們的舌頭與喉頭的乾燥，我們的唾線不產生一點溼潤，我們的嘴里有一種乾燥的感覺使得我們嚥下什末去異常困難，當飛機從我們身底下沉進海里去時我們第一次投身入海已經吃

下了大量的鹽水，我們最初曾經擔心着我們吞下那末多的鹽水，會使我們馬上遭受到不可忍的口渴，但我們發覺到事實却並不這樣，也許在這特殊事例上，我們的對於食鹽的不起不幸的反應，是由於我們的身體組織能夠馬上同化我們所吞下去的海里的礦物質的吧。

可是雖然我們對於口渴，並不受到多大苦痛，我們知道我們身體一定渴望着水，我們因此被苦惱起來了。

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的只是一片廣大無邊的海，在很遠而似乎很近的地方，我們到處可以看到波浪與正在波浪上方的烏黑雲陣之間的銀灰色的綫條。

我們能夠從無數的點上看出那我們認為是風暴線的東西，兩沿着風向變化線或「冷面」來的，有好幾次我們好像恰恰從二陣陣雨之間駛行，但太陽依然照住我們。

夜晚出人不自覺地來了，在這緯度上老是這樣的。

我們靜悄悄地注視着太陽沉下海底去，今晚上海面滿佈了金色小斑的波浪，一隻鳥兒像回家似地時常歇下來。我們感到寂寞。

太陽的最上層的小小的淡黃夾銀色部份懸掛在水上大約一秒之後，就沉落去了，馬上就是蒼茫的暮色，一個星在我們的後方燦爛。

「好吧，亨利，」陶南迅速地說，「還是放上鍋子的時候了！」

這一句話重複到了第五百次而不感到厭倦，實是這次航行中的零碎的奇事之一。

在第五天的灰色的早上，我們充份而確切地知道我的艦隊已經把我們丟開了。

陶南這樣說：「伙計們，他們不回來了。」

這時候，我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的雙眼習慣地觀察小艇的每一英寸的地方，紀尼在值班守望，

坐在船的前座上，毫不厭倦地注視着那在晨曦升起來時展開的大海。

他毫無表情地朝我們每個人看看，臉色蒼白，露出牙齒笑了一笑。

「那末，總不至於僅僅是我們一條船在海上。」

他那銳利的藍色眼睛又回復到它們的機警。

還使得陶南的精神又愉快起來。

「某些護航隊——啊，見鬼——」

我們把這沉思了一會兒。

馬上太陽又恢復它的工作，紀尼嘆息了一聲，用手摸摸他那長而柔軟的鼻子，陶南自動地把水罐拋給他的單衫上去的。我坐着，注意到我手腕上一個新的紅圈圍，那是鐵過鎮的地方，這塊地方永不變黑，一再的被曬起了泡，腿了皮，又被曬起了泡。

早上其餘的時間都在沉默中過去，我們每個人的腦海里都被自己的思潮所佔據了，而且這些思潮都一致地是悲觀的。

我一再的觀察我們的情形。幾小時內我又要劃第五次的鉛筆記號在船舷上了。整整的五天沒有食物和淡水，整整的五天，我們三個擠在一起，地位比浴盆的內部人不了多少。整整的五天，晚上沒有睡了，而白天又有殘酷的磨折，太陽的火燒似的光線整天的兇猛地咬進我們的衣服里去，蒸發出我們那留存下來的水分。整整的五天把我們那波難的皮膚，像拔去了毛的家禽一般，浴在刺人的鹽分里。整整的五天……以後還有多少日子？——沒有什麼使我生活的東西，除了現在從我們骨頭里熬出來的油。

我搖動我的頭，像一個角力的人發覺自己失敗了一般。是放上鍋子的時候了，大孩子。

「孩子們，」我說。

他們瞪了眼看我。紀尼心不在焉地撫着他那滑稽的鬍鬚，那是已經被鹽結硬了的。

「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一切，」我說，想把嗓子提得高而鎮定一點，「是保持着向西南走，我們將會被救起或者漂流到一個島，這是不容易的，也許比現在更壞，但要是一致而努力下去，我覺得我們將會得到好的結果。」

「讓我們來划划看，」紀尼說。

因此，我們用手在船的周圍划着，情形似乎好轉了一點。

早晨來到之前，我們三個垂頭喪氣的，沈默地坐著。之後，紀尼來了一個提議。

「這也許是一個好的意見，」他說，眼睛並不朝我們，「來做一次禱告。」

我們把這認真地討論了，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在同一的宗教環境中撫養大的。但我們都被徵離了這種環境。一直到現在我已經有好多年不在平常的禮拜堂里做拜禮了，但有些時候當時間允許我或者我不上岸去，我在船上的牧師引導下做星期禮拜。

我們一致認為做禱告並不妨礙什末事情。

因此，我們坐在那冒着蒸氣的小杯子里，那是我們的船所變成的，在惡毒的赤道上的太陽之下低下的頭上。我們每人都啞嘴着一些我們自己笨拙地選擇的話，祈禱我們的上帝祝福我們家里的親愛的人們，我們對他們比對自己更來得關心，我們還祈禱一陣小雨。

我們都很懷疑到是否有回音的可能。

「好吧，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力量了，」陶南說。

「算了吧，給它一個機會吧，」紀尼不耐煩回答。

我搜求我肚子里的格言。

「上帝幫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們，」我說。

「那末，雨呀，來吧！」紀尼請求着，「或者再下吧，再下吧。」

我們提高了嗓子雄壯地高唱，「不再下吧，」就我們所懂得的意思——其實並不難懂——我們像由於假大儒主義而把一個相反的不幸加了進去。

至少，我們全都再度大笑起來，這種大笑，我們已經長久沒有了。

無論我們如何巧妙地侮辱上帝，可沒有人否認祈禱使得我們感覺好了一些。紀尼的本性比我和陶南都來得虔誠，顯然覺得滿意。他的身上現在沒有絲毫的煩惱或自譴了。

我們彼此把一捧捧的鹽水投擲到我們那擦熱了的身體上去使得它們涼爽，這樣玩了一段時光，但馬上在顫抖的熱度中又感覺到沈默，而歡迎夜晚的來到。

那晚上下了雨。

輪到陶南在值班守望，紀尼躺在船底里，他那長長的雙腿交叉着。我在後座坐着，雙手捧住我的頭想休息一下，結果沒有成功。陶南伸展了四肢仰臥在前端的坐位上，突然把他身子一伸使得船有一點搖動，我往上看去是有一點小小的水分落在他的臉上，我恐怕不過是浪花罷了。

「呃！」陶南溫柔地說，他的聲音幾乎輕得像耳語。

又有幾點落在我那朝上的臉上，之後來得愈快了，直到我們恰好被大的水珠打到為止。的確確是雨了，我從來沒嗅到這樣芬芳的東西。

過了一霎，下着頃盆大雨——一種赤道上的陣雨。

「張開那漿袋，」我命令他們。我說着抓起救生衣來，把雙手捧着做成一個凹凹。

漿袋是由一塊塊的纖維摺疊起來，用橡膠膠住在船上。我們事前已經安排好了的，要是下雨的話，陶南把袋水平地拉着，讓它有一些微的摺疊，做成大約十二英寸長六英寸寬的水槽。我們這水槽可以張住二杯的水。紀尼的位置是在前座上，他把坐位做成一個同樣的落水器，我呢拿救生衣來接。要是沒有長褲的雨而我們馬上不能喝完的話，我們打算把水放在配備在小艇上的帆布水袋里，把我們的臨時水槽做成漏斗一樣，讓水流進帆布袋里去。

當我有一口從我用救生衣做成的杯子所收集起來的水，我就彎下身去用口吮吸了，我馬上把它吐了出來，是鹹的。

「你們要把東西先洗去鹽呀！」我在風中叫喊起來。我們船上的每條纖維上都有鹽份結住。我們用揸動瘋狂地洗滌着，吝惜着每一滴我們所不得不用來洗滌的鮮水。

風刮起一陣低低的吼聲，我們大約有五分鐘的一種昏暗的赤道上的洪水。小艇的二邊發生像打着綑緊的鼓一般的聲響。我們像貪婪的捉魚的鳥兒一般把頭放進水去，一口口地吮吸我們寶貴的水，看到收集起了一口就去喝一口。雨下了不久立刻就停止了。我們就舐食那在船底里的不大鹹的水。

我們的嘴里都重又感到通快和涼爽了。我直到現在從沒有嘗過比這更好的飲料。它給予我們的衣服和身體一種必需的洗濯，把五天中結住的一層白鹽霜都洗去了。

這小小的吸飲對於我們那失去了水份的身體組織還不够裨益，只是制止那晚上的口渴而已，而且最不幸的是並沒有任何多餘的水來裝進袋子里去，我們希望第二陣陣雨不久就會來到。

那夜晚的風又轉向北方和有一點點偏東，因此我們把錨拖上了。

整整的第六天我們都注視着和希望着第二陣雨，我們的口渴被第一次的飲水所溼潤了後現在渴得更加厲害了，我們飲了的水，一定是被我們那枯涸了的組織馬上吸收去了。當太陽的光線燃燒我們時在喉嚨里又有太熟悉了的火輪般的乾燥！而且現在愈加厲害。

至於飢餓！我們那已經收縮了的胃現在倒麻木無知。

那夜晚紀尼提議做第二次禱告，他指出我們第一次做得不好。這一次我們開始就唱聖歌「當耶穌在那邊號召着」，和「野林中的小小褐色禮拜堂」，但我們已忘却了原來的字句的次序，之後由於求雨的禱告做得這樣的到家，我們於是決定祈禱賜給我們的食物和附帶着再來一點滴雨。

求雨的禱告做了之後，我們全都感覺好了許多，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我們每一個都講了自己的生活史，我們彼此開始真正熟悉起來。

這晚上我也許睡了一下，但我現在可不知道。我有幾次打了瞌睡，但馬上好似被一種恐怖的感覺所擾醒，那是船戳穿了，沉了，這種夢魘發生了好幾次。另外幾次，我夢着太陽燒烤着我，蒸氣從我

身體上升起來。別的兩個孩子經歷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情形。他們不斷地對這抱怨着，尤其是到了後來，這也許是由於我們所遭受到的一切精神上的緊張所致，無論如何，這些夢魔增加了我們在夜晚的相當痛苦，它們異常頑強，我們簡直不能對付。

我們並不怎樣高興看到天明，這第七天的早晨，太陽已變成了我們的敵人。

今天有一羣赤道上的小魚，在艇的四周游着，吃着東西，玩着，牠們常常游近艇來，把牠們的兩側向上仰游，用牠們那小小的突出的眼睛注視着我們，給我們一種幽默的感覺。事實上牠們並不看住我們而在看住那光亮的橘子樣的小艇，幾乎一動不動地停止在接近水面的地方。

紀尼現在在用小刀捉魚，因為我們的釣線和紅色的絲巾的釣餌已經失敗了，他把一條小黑魚拚命地戳一下，但祇是輕輕地擦到牠的身旁，我們注意到這條特別的小魚跟我們在一起幾乎有三個禮拜，我們可以從它那被紀尼的小刀所戳了一下而在牠的黑鱗上留下來的白色的創痕上分辨出牠來。

我們所有的金屬物件現在都發銹得很厲害，尤其是我們的槍，那是用比小刀和無用的鉗子較好一級的鋼製成的。不斷地浴在鹽水中，把槍的一層用氧化法製成的藍色的表面開始銹了，槍筒的內部也在銹着。但在最初由於時常射鳥把一部份弄乾淨了，當那不可避免的腐蝕開始侵入到它時，陶南用盡各種力量使它保持良好。

每大當太陽已經晒過了船和船里的一切之後，陶南總是弄那槍，沒有油，却盡力擦乾淨它，我們從空的彈夾里弄到一點油脂，我們爲了想看看那彈夾有沒有可以利用的東西已經被拆成一片片的了。這種油脂的性質是太重了，而沒有任何實際的用途，但陶南都把它用在槍上，希望盡可能使它壽命延長，油脂對於使和鹽水隔離，彈槽和其他活動部份的靈活有了一些功效，但還不夠。

小刀和鉗子，我們也把它們盡力地擦拭得很乾淨。

九

紀尼、阿爾迭琪是我所見到的最有耐心的漁人，當他宣稱他要試試看，用小刀來戳一條魚時，我對這事並不十分熱心。我心想那將會佔有他整個的心，但也不過作爲一種娛樂，所以我也並不反對。他時常從艇邊，向靠外出去，把身體的姿勢保持平衡準備戳魚，任何時候當一條魚游近水面，大膽地太接近了艇邊，紀尼總是把小刀搖幌着戳下去，但這些小動物太伶俐了，都沒有給戳中。

陶南呢，這時候躺在艇底里打瞌睡。

我小心翼翼地注視紀尼的動作，要是戳到了艇無疑的會使我們異常不利。

有一條魚，像淡水中的鱸一樣——我們通常叫做「娼鱸」的——是特別奇怪的，牠老是游近艇邊，一邊側轉了游，用一隻眼注視着陌生的淡黃色東西，我們的艇。

之後，又游近了一點。

紀尼拚命戳下去。

他的小刀恰好戳在魚的中央，刀片幾乎完全穿了進去。

紀尼用一長陣的臂力，把魚拖進了艇里。

那魚從他的小刀上掉了下來，落在陶南的身上。把陶南的瞌睡匆匆地結束了。

他貓也似的快，在小魚的上面滾過去，雙手抱住胸前，像一個足球員倒在一個接得不很好的足球上面一樣，把身子壓到魚上面去。

陶南倒在魚上面直等到牠停止了掙扎爲止。

當地確認爲牠死了，拿着尾巴把牠提了起來。很小心的把牠好好地放在艇的中央拿着，這樣才不致

有被逃掉的可能。

「在這裏了！」他認真地說。

「來，弄掉牠的鱗，」紀尼說，伸出着他的手。

他把魚拿過來，小心地把牠放在前座上。

他用小刀刮去魚的鱗，當心而澈底地做着，刮好了，把小刀遞給我。

「你來分，老總。」

我把魚分成三等分。

「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生魚，」紀尼說，有一點要作嘔的樣子。

「不妨，夏威夷人吃生魚的，」我回答他。

「不用擔心，我會吃的，」他聲明着說。

我們每個人都咬了一塊魚下來，我們的嘴裏都沒有唾液，想像吃橡皮糖一樣咀嚼着生魚。

溼潤的魚的內臟比較能够吞下去一點。

「肝對於你們是有益的，」我說，把這器官三人分了。

我們盡可能的吃這條魚，但這是七天來我們第一餐的不可口的食物。以前我們大家都沒有嘗到過生魚，雖然我們已經長久的沒有吃過東西，我們對於牠還是很當心的。由於我們的嘴裏和喉頭的乾燥，使我們嚥下去異常困難。可是我們不希望馬上把牠吃完。

當我們盡心地吃飽了之後，留下了一塊很大的下來，我把牠用一塊從陶南的襯衫上撕下來的破布包了，放在艇頭裏。

「可以作下一餐吃的，」我說。

這是我們幸運的日子。那天下午天又下了雨。

我們第一次的接水的方法並不十分成功，我們沒有取得足夠我們所需要的水量。我們心頭思索著一個更好一點的法子。

我想到了用破布片把雨水吸住的方法，我叫孩子們把襪褲脫下，我把我自己的脫掉，把它們沿著內縫割了開來，把每一條襪褲做成一塊大約三十英寸長十四英寸寬的布片。

這些做得令人滿意，襪褲是山龍吸水的棉料製成的，似乎水一落下就馬上把它吸住，在開始的時候我們也用襯衫的破片。

我們能夠看到這第二次的風暴的來到，雨起來得很快，特別的是到了最後一百英尺的距離時，那時似乎馬上降落到我們的身上了。

這次我們準備好了的，孩子們用漿袋做一個水槽，我盡量地趕快把破片上的水絞出來，當我們一有了足夠的水，我們把漿袋做成一個小小的接了水再放到別的器具去的東西，這樣把水傾注入水瓶里去，這水瓶是像袋子似的盛水器，有一道拉鏈把它鎖住，它被放在艇里當作屙斗用的，但我們有了一個更好的用處。

風暴短短的，在這一帶的南太平洋上，風暴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五分鐘的，通常總是經過三五分鐘就完了，但它們大聲地重打着海面，水粗粗的一片片落下來，我們只能看到幾碼以外的東西。

我們的破布片老是含飽了鹽的，而且在它們被我們作為接水器能給我們任何益處之前我們必須把鹽洗去，時常鹽倒還沒有洗乾淨而風暴已經過去了的。

在陣雨之中還往往夾着風，似乎一陣帶着一陣來的，風異常的尖銳，鞭打起速率很快的表面的波

浪，這些通常在下層的大浪上面奔馳着，陣雨還常常帶來方向相反的風，或者和前一種交叉的風，這種情形往往激起在空中跳躍的躍駭的小浪，滴落到船里來，有時候二加侖的鹽水倒在我們的收集水的破布片上面，這是說我們得把它們重洗一次，在短短的陣雨中使得我們浪費寶貴的時間。

可是這一次我們都好好地飲過了水，這，加在我們的第一次食物上面，使我們感覺到好了許多。雨停止了以後，我們把衣服都脫了下來，把那打溼的衣服放在艇底里讓它們吸起那剩下的水，這些水不能用來喝，因為洗過鹽結住的纖維之後，比海水更來得鹽，我們把衣服拿到艇邊去絞乾再把它們穿上，感到爽快。

雨把大氣也跟我們一樣洗濯過了，時間是傍晚了，太陽的光線是柔柔的，有一陣良好的微風從東北微向北吹來，一切都比自一天以來的任何時間內感覺得好。

輪到紀尼值班守望，因此我把又在艇底里打着瞌睡的陶南趕起來，我自己躺下去想休息一下。

我閉上了眼大約仰臥半小時，突然發出一種可怕的爆炸。

我像一條閃電似從船底鑽出來。我的耳朵里正在響着，事實上我的右耳直到現在還是失去聽覺的。但那時我沒有空閒想到我那雷鳴般的耳鼓。

一 紀尼射到了一頭信天翁。

那鳥兒停在船尾上，大約在我的頭上面六英寸的地方。

紀尼坐在前座上，面孔朝着艇尾，這樣使他距離那鳥兒的摸有五英尺光景。

他的雙眼瞪住信天翁，慢慢地蹲下，拿起槍來。

他雙手握住那零點四呎米厘的槍，小小心心地瞄準後就發射。

子彈恰好打我面前射出去，槍口距離我的一隻耳朵不到一英寸。

這一下命中了信天翁先生的胸部的中央，把牠的身子射穿了。子彈沒有射中他的心上，但傷到了某部的內臟。

子彈的衝力把那大鳥推移了好幾英尺，跌到水里去了。

這些詳細的情形，我到後來才知道。當我從射擊的震撼之下跳起來時，紀尼和陶南在叫喊着：

「抓住他！抓住他！不要讓他跑掉！」

鳥兒的屍體，慢慢地漂離艇身，但在興奮中的陶南和紀尼，誰都沒有移動一下，去抓住他。

我向這情形投了一瞥，馬上從艇舷上跳下海去。

我對於自己的體力吃不吃得下游泳，能不能游回到艇上來，永沒有想到，我朝向那信天翁的浮起的身體後邊划去，只划了幾下，我的手指就觸到他的羽毛。

我在艇漂離了二十英尺之前回轉到艇上。

我們把鳥兒的毛拔去，可是我們發覺到拔不動毛，於是我們就用小刀刮去他的皮。

當我們吃了心、肝和別的器官包括內臟之後，沒有一個人感覺到很餓的了。我們把剩下的肉和魚肉一起放了艇頭里，打算着到了第二天早上當做早餐吃的。

我們自然而然的肥起了古老的水手的謔實。我知道自從古代起一直到現在所有航海的人們常把信天翁看得很可怕，而且相信他是神聖的東西。

我和一般的人一樣。也許常常有一點相信運氣的好與壞。當時我倒並不十分去想它，不過我對於阿爾迭琪射信天翁的玩意兒有點感到不快。

我的值班守望輪到在午夜，我起來接了過來。今夜很是黑暗。

我在後座上坐了一下，發覺到艇頭里有一縷白光，那是十分強的光，它照耀着整個的船和四周的

海。那好像從我們的破布堆里發出來的。

我俯下身來，把破布擦開，一直到我們所節省下的魚肉和信天翁的屍體為止，全都發着強烈的磷光，尤其是那頭烏，當我把他拿起來時，信天翁像一枝手電似的發着白熱的閃光，特別是在尾巴上，那簡直和白熱的電泡一般的了，那魚在靠緊信天翁的地方發出白光。

我把兩個孩子都叫了起來。

「你們想想，那是什麼？」我說。

我們眼睜睜地瞪住了那東西一會，不希望對於我們所確實知道的作一個決定。

「不錯。看來好像這些肉給弄壞了，」陶南慢吞吞地說。

紀尼一針見血地說了出來。

「伙紀，我不知道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說。「但我可不想再來吃牠了。」

「什末東西弄成那樣的？」陶南問。

我告訴他們是磷火，而且指陳說磷火是有毒的。

「再吃也許就危險的了，」我不自然地作了結論。

「王八蛋的信天翁把魚也攪上了毒，」陶南說。

魚肉在跟信天翁靠緊放的地方發出一些淡綠色的光。

「是的，最好都把牠們丟了，」紀尼說，眼往下看着。

我不再跟他們說下去，把魚和烏統統丟下海去。

後來我想到我應該留下來作釣餌的。事實上，我後來發覺到吃信天翁肉根本沒有危險的。我知道信天翁的肉總是有磷，因為牠大都是捕捉發光的魚來吃的。

那晚上其餘的時間都平靜地過去的，直到恰好天亮以前，當風把船吹向西方，我就配上了錨，在大約一點鐘之內風又變了，轉向正北吹來，於是我把錨取了進來，我們繼續向南行。

正當太陽起來時，紀尼拿出刀來，打算着戮別的魚。我們的胃給我們已經所吃過的幾口東西刺激起了食慾了，現在飢餓開始用灼熱的指爪抓着我們的胃壁。

我們在毀壞了所有貯存的食物之後，就苦想着再弄到一點。在那些小片的魚肉和鳥肉讓我們的胃工作以前，我們一直不知道真正的飢餓是怎樣的。今天我們知道了。

昨天吃的幾口東西顯然發動了我們的消化液的工作，我開始想到我不知在什末地方知道的，胃空了一個長時間後，胃酸會消化胃壁的，因此它一定是在消化着我們的胃臟了。這個思想一再地在我心出現，那是異常令人感到不安的。

由於年長而且又是船長的關係，我覺得有把任何足於沮喪孩子們的情緒的思想隱藏在自己肚子裏的責任，雖然要單獨忍受自己的不幸而不縱讓別人分担上得到通常的安慰是十分痛苦的事。

這是第八個早上。我們徒然浪費大好的時光而一無所獲，照我的估計，最近的島嶼在幾百哩之外，但我們正朝着她們航行，不知要有幾多令人厭倦而辛苦的行程，但要是風順的話，我們將到達那裏，否則的話，我們真不堪設想了。

就肉體的情形說，我們倒還並不怎末壞，多謝艦上的嚴格管理，我們保持着和這次的航程開始時一樣的精神。我們的臉都起了皺紋，鬍鬚蓬鬆，皮膚一片片地脫落了，雖然我們似乎沒有什末運動，我們的肌肉還是結實的。我的命令十分嚴格，凡是不必要的動作都不准做，爲了避免對於橡皮的纖維的磨損。我們害怕那些每天早上聚集在小艇周圍的鯊魚，所以不能游泳。

我們隨處可以看到水中的牠們的黑色的鱗，我們注視着牠們躺在那里等待着，一有機會立刻衝向在小艇四周的那些天真地優游着的比牠們小一點的魚兒，張開大口，把那不幸的魚兒吞了進去。

當這些食食的巨物來到時，較小一點的魚類常常都躲進艇底下去，但常常也有來不及逃掉，還是

驚人的慘劇，海的生活，充滿冷酷與殘忍，現在我們正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今天早上紀尼對於這小艇周圍發生的悲劇觀察了好久。之後他打起戮鯊魚的念頭來了。

在小艇的四周有一羣的鯊魚在捕捉獵物，不時的攫住那大膽地從躲避場所冒險出來的灰色的小伙伴們，有五六條鯊魚在我們周圍，都是四英尺來長，黃褐色的，看來像是沙鯊。

早晨慢慢地過去，鯊魚們跟小艇變得親熱和大胆起來了。

紀尼面朝向海，專心一致地靠在船舷上把他的小刀作着準備戮下去的姿勢握在手上。最後，一條鯊魚勇敢地游向他來。

小刀嗖一道閃光，發生一個撞擊似的聲響，紀尼臉色變成慘白。

「我！我想我戮到了船，」他說，他把手伸到戮過的水里。

馬上發出一個急劇的抽動，紀尼的膀子像一條線也似地拉了出來。

「等一下！……弄到他了，」他喊了起來。

他很幸運地戮中鯊魚的頭部。

我後來知道那是那把小刀唯一的能戮進去的部份。

紀尼很快但是很小心，把小刀當作鉤子用，把鯊魚拖進船裏來。

陶南這時又在船底里打瞌睡，鯊魚正好落在他的上面。

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捕獲一條活鯊魚的經驗，溼淋淋的，身上流着鮮血。當我正在半睡狀態的時候，牠重重地拍到我的肋部。這事把陶南嚇個半死。

驚叫的呼聲永不會從陶南的嘴里發出來的，這才的事情雖然嚇了他一下，但當他弄清楚了全盤的情形之後就鎮定了，他像角力的人一樣地撲過去，用盡全力壓在那掙扎的海魚身上。他集中了每一分

的力量攫住這頑強而溜滑的東西。

大約在十分鐘之內，鯊魚靜靜地躺下了。陶南小翼翼地把身子移離了牠，他看守着，要是鯊魚顫動得很兇，預備再攫住牠的。

「好，我們來割開牠，」喘息稍爲停了後他說。

鯊魚的皮粗得像沙紙一樣。我在細看了一下，發現了牠身上的一些小小的圓形的東西，那看來像鱗，其實不是，而是油布一樣的東西。

我打算割開牠了，但牠的鱗太粗了割不動，像用奶油刀去割乾牛皮一般。

「抓住牠的頭，紀尼，」我提議說，「陶南，你最好坐在牠尾巴上，試試這樣行不行。」

這樣我的雙手可以自由運用了，我兩手緊握着小刀用刀尖刺進魚皮去。

最後，經過相當的努力，我弄開了一個口子。之後，我把小刀戳了進去一直戳進到刀柄爲止。我雙手拚命地把刀向我身子方向拉出，像拉鋸子的柄一樣，這樣，我打算割開牠的肚子。

「那些小鱗放在什麼地方？」我說，「我把這王八蛋的東西剝皮。」

可是說說容易，做起來却難了。

我們打盡了種種主意和歷盡了長期的忍耐，發覺到用我們現有的「傢伙」沒辦法剝去牠的皮。

我放棄了剝皮的念頭，把牠的肝割了出來。我記得不知道在什末書上看到過，說鯊魚的肝貯藏着維他命，因此，我想我們最好在發生什末之前先吃牠的肝。

鯊魚的肝相當的大，我把牠分成三份，我們在鯊魚的身上作進一步的打算之前先嚐了一點下去，我們在上一天已經吃過足夠刺激胃口的魚肉，而這時候已經餓極了。

在我們吞了鯊魚肝以後，我再看看鯊魚的胃里有二條青魚在里面，一條完整的，一條在牠身體中

夾被咬得對斷了。

「阿爾迭琪捉到鯊魚的，他應該獲得完整的一條。」我提議着，陶甫同意着。

紀尼興高采烈地吃他的魚，陶甫和我吃着另一條，那是鯊魚已經給我們分得很均勻的了。

我的一生中直到現在為止從沒有嘗過這末好的魚，青魚一定被鯊魚的消化液消化了一下的了，因為我們吃起來好像賞過了的一樣。

這是一餐高貴的筵席，我們吃着那些看來全是可吃的鯊魚的別的器官，那是我們所能咀嚼了嚥下的一切東西。

之後我們開始吃魚皮以內的肉，那不是切下這些皮一般的肉來吃的，而是從固定的組織上用一片片撕下來的。

我們一次吃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肉，我們之間，沒有一個不讓自己吃飽他的肚子的。魚肉粗粗的有着一種特殊的氣味，像是阿馬尼亞的味道。吃起來不很痛快或者可口的。嘗起來像——只好說鯊魚，要是你想像到鯊魚的味道的話。那完全不像我所曾經吃過的任一種魚的。

當我們已經吃飽了肉，就把魚的頭和尾豎起來，把魚的身子的中央做成一口袋，在摺口袋裏收集大量的血。血液薄而含水，血腥氣很重，但我們還是當它寶貝一樣，一滴都不隨便糟塌的。

我不想把鯊魚當作一種經常的食料。

今天太陽很熱，我担心那些剩下的肉到了第二天會給弄得太壞而不能吃。但我們還是把它丟在船頭里，心想要是我們不能再吃第二餐，我們可以把它用作釣餌，要是我們能够製造出一種新的釣釣的話。

這是第一次我們大家才把肚子墊得飽飽，都感覺到痛快。

陶南滿意地拍拍他那給太陽曬黑了的肚子，食物已經重新鼓舞起他的樂觀來了。

「老總，我們要走多遠，才能遇到一個島？」他問。

「大約向南走五百哩。」我估計着說。

現在風向正南吹。我心想一切都順利，大的島嶼中的某一個，我今天估計，會在我們航線左近出現。我不能說出我們要去的那羣特殊的島名，因為我們要遵守作戰的祕密。但在南太平洋中有無數的羣島。我們有碰上在友軍手中的島嶼的各種可能。我希望到達那一些大一點的島嶼中的一個，我知道那些島上有椰子樹。其他的一些就沒有椰子樹。

我担心着在這里的周圍有敵人的潛艇，我心里徬徨不定，萬一在白天發現一隻潛艇怎末辦好。我決定要是我們看到一隻潛艇，不要希望她是屬於我們艦隊的，那末，我們就要把小艇的氣放走到小艇與水面平為止，使得我們盡可能不被注意到。

要是這一步驟是必要的話，我們就要計劃當潛艇走了後把小艇再吹足氣，我們只能用口來吹，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打氣筒了，我們担心着我們冒了這步的險會整個完蛋的。但我們總得要決定步驟的。要是我們發現的一艘是敵人的潛艇的話，我想好的運氣是會有的。我知道要是一艘敵人的潛艇發覺了我們，他們可能會把我們檢起來的。

在這一帶的海洋中的三個美國人等於一個獎品。我們將一定會被審問的，我不知道我們將遭受些什末，我決定不想下去了。

之後我推測到運氣會不壞的。當我們被審問過了之後，他們會隨便用什末老用的方法把我們對付了的。他們當然不會把我們放在潛艇上，拖我們到基地去，監禁起來的。

我決定我們與其遇到一艘潛艇，倒不如遇到一個島來得好。

那晚上我們又舉行了一次祈禱會，以後的每一個晚上都是如此的。每天黃昏，當太陽的光華離去了，留給我們的祇是感覺到在這馬上就會昏暗無色的世界上愈加孤獨了。我們專心一致地化差不多一小時在這規定的工作上，把我們的艱困交付給我們自己巨大的在這浩翰中的「某一個人」。這是一種安慰，其次，這種通常的祈禱能把我們之間的關係拉得緊緊的，好像我們彼此不再完全依靠我們自己，而是能够一齊祈求我們大家共同尊敬的「第四者」。

在我們的不合規定的祈禱之後——紀尼和我對於這種形式的宗教都不十分拿手，陶南呢，只能用波蘭文祈禱！我們自然地趨向「同工時期」去了，那是相似於那些參加「新教星期日學校」的人一樣的。我們唱些流行的歌曲，唱一二次。我不記得流行的歌曲，祇記得一些舊的。我不常常去跳舞的，只有在十二到十五歲的時候偶而跳跳。流行的歌曲我全都忘掉了，我所知道的歌曲都是這小船上的孩子們所未曾聽到過的。而他們所能唱的愈是最近的，我愈却不知道；可是我們打算在少數歌曲上能够合唱，那是會給我們幫助的。

後來我發覺到對於聖經的的智識太少了，有一晚上，在我們的祈禱會之後，我講一個小小的聖經故事，那恰好是關於麵包與魚的神蹟。

小艇上的孩子們對這都喜歡，我年輕時在那經常舉行星期學校的教堂氛圍中長大的。因此我對此有一段長長的記憶。當然，這種故事都是我臨時把它們編串起來，而並不依照它們原來的辭句的。我沒有到教堂去已經好多年了，因此一旦我回想起我做小孩子時候的故事來是多末美好呀！自一九二三年我第一次參加巡邏後回家以來，我一直沒有進過普通的教堂，在船上，我偶而參加的禮拜儀式中，

什末都有，只少了聖經故事。

我所受的宗教的訓練是：我現在能够回憶起新舊約中各種心愛的故事，但決不是逐字逐句的。紀尼能够記起許多的故事，可講不出來。他想到了一個故事，就要我來講它。

陶南呢，他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這些故事的。在他參加的教堂里，一切都是波蘭文或者拉丁文的，一切最通俗的聖經故事對我都都是陌生的。他每晚上都請求我多多的講給他聽。

其實，我不想把所有的在一個夜晚都講完，因此我每一晚上講一個，這樣一直講到航行終了。

我發覺到我的對於聖經的回憶，在最後的一個禮拜到十天之內是很有用處的，在那時我們大家正透露着一種憂慮，我們的處境的傾向，我的含糊的喻語中的一個往往會把我們打從失望中拯救出來，而產生相互對於聖經的討論，因之暫時忘記我們前途的不幸。有好幾次，我冀望着一個傳教師或一個爛熟聖經的人到來，我講聖經時所用的字句當真會嚇壞一個學習聖經的學生的。

夜的降臨給小船帶來了雷雨，這是有使人們終生都感覺到的一種力量。夜比較更涼爽而更陰毒，當月亮下去，雲兒遮住了星星，還是一種陸地的人們很少知道的黑暗，太陽落下使得談話靜止，祈禱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是在黃昏時分，可是這時小船上的孩子們變得沉鬱起來，我們痛苦地回憶到某些地方的人們正在爬進被窩去。

我們在這樣的回憶中沉默着，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幻想，我想這些思想都是接近一種式樣的。

紀尼担任守望，陶南再度躺倒在艇底里打算睡覺，我無聊地數着星宿，想使我的思想不涉及我個人，跑到遼遠的各種航海計算上去，計算我們的位置和可能的漂流。

我們像這樣靜了一些時間，那些小浪拍着小艇的單調的節奏一直伴同我們的思想。有幾次感覺到

些改變了，打算擾亂我的幻想，最後我被某種自動的感覺所推動了，擡頭往上看去，我發現到星星不見了。同時我注意到空氣有一點點的不同。

之後，我覺得有一種山小而大的聲音——溫柔得像檳榔樹葉的沙沙聲，但有一種較高的音調，而且比較一律些。在幾秒鐘之內，最初幾顆大點打在我的頭上和肩上，我馬上叫起陶雨來。

我們正在有着另一陣雨了。

我們的接雨的安排，過去曾經演習過了的，像一個訓練得好好的操練一樣。陣雨猛烈地打到我的身上，馬上就過去了。我們把每一英寸的柔軟的纖維都做成了瓶子，並且把我們吸水力量很高的襯衫破片里的水也都絞了出來，我們用了這個辦法，這次好好地喝下了水。

當這短短的陣雨過去了，我們再度脫去了衣服，把它們絞乾了。這陣雨對於我們像洗了一個澡，給我們的精神振奮了，我們愉快而悠閒地談上了差不多一小時的天，直到沉悶的夜晚重新壓制住我們；使我們靜下來為止。

輪到紀尼第二次守望的時候，風小了下來。

「我們好像並沒有移動，」他坐在前座上說。

「難說，」我正在冀望着一張床舖，瞌睡地附和他。

紀尼把指頭打溼了，豎起來測量風。

「一點風都沒，」他說。

他靠出船舷外去，把手伸到水里，看看有什麼漂流沒有。

他的手指剛剛一放進水里去，就發出一聲痛楚的叫喊來。他好像馬上觸到一樣燙痛的東西，就把手抽了上來。

一個灰色的動物打從他手邊跳開，游進船那邊的水里去，激起了一個浪花，把一個小水花撥進船裏來。

紀尼用另一個手捧住受傷的手腕，微弱地呻吟。

「我的天呀，什末事？」我問。

「大概是一條鯊魚咬了我，」他說。

陶南現在爬起來了。

「啊，在流血麼？」他極其擔心地問。

「是的，」紀尼說。

顯然的，紀尼非常害怕，我們確實也一樣地作急。

在黑暗當中，我們不能看到他流血流到怎樣程度。自然咯，紀尼當時所想到的受傷程度，一定比實際情形更要嚴重——可是焦急對他是最有害的。

幸而我倒還有一條手帕。我們用來把他的手包紮緊，血不久就停止了。

紀尼無疑的是被什末東西咬了的。我們也都以為是一條鯊魚。

我不耐煩地等待第一線的曙光，以便仔細地檢查他的指頭。當早晨終於來到的時候，我們發覺傷口流血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少，因為照傷口看來是嚴重的。

他的手被咬破得很厲害。牙齒的痕跡清清楚楚留在指頭上。那鯊魚——要是鯊魚的話——已經咬斷了他的食指，有兩處幾乎咬穿到指甲。指甲根被咬斷得將來非重新換過不可了。

我開始發覺到我們多末需要一隻藥箱，無論什末樣的都好。

阿爾迭琪嘗到了幾乎在一條鯊魚口里丟了手的苦頭，一時就氣餒下來，但我們都盡力鼓舞他，因此就不知不覺地就把時間打發過去。到了早晨我們都又異常飢餓了。

我們記起了那壞了的信天翁和腐爛了的魚，於是把吃剩下來留作早餐的鯊魚肉拖了出來，但我們在吃它之前一直擔心着不能吃了。可是那鯊魚肉嗅嗅倒並不太壞，因此大家咬了一點吃了。

鯊魚肉比上一次新從海裏捉起來時要好得多。太陽幾乎已經把它煮熟了，肉裏的水份有些被熱度蒸發掉了。而且同時常常被鹽水打溼又被太陽曬乾，每次似乎把那像阿瑪尼亞一樣的氣味去掉些。整個早上我們都吃那從鰭上扯下來的肉，再下面一點的，或者尾部的，肉的組織就硬得連想扯下來咀嚼都不可能；但到了中段和頭部，我們的運氣比較好了。我們都把它們嚥下肚去。凡是我們咬不動的部份都留作釣餌。我們用盡各種方法拿魚骨來做釣鉤；但都失敗了，正和以前利用槍上的附屬品一樣糟糕。我們每次都缺乏耐心，到了最後我們只好抱憾地放棄這種用一根線來釣的老法子了。

鯊魚肉對於紀尼和我像是一種瀉劑。我們在船上的全部時間內——到現在剛好九天——沒有一個人解過大便，雖然我的腎臟的功能還是正常的。今天由於在航行中的第一次美餐，紀尼和我都恢復了常態，這只是偶然的一次；我們不再有第二次。陶南却沒有我們那末幸運，他接連幾天都嚷着肚子不舒服，但沒有一次解出的。最後，過了一禮拜，他才解了一次，從此他感覺舒適好多了。

接連着九天的曬太陽還沒有把皮膚曬老了來抵禦這兇毒的光綫。我們的鬍子，長長而蓬鬆的，我想大概保護了一部份的臉孔，但我們的嘴唇和柔軟的鼻子，繼續在受難。它們被曬脫了皮，退了皮，重新又痛苦地被灼燒。環繞我腕部的一條，戴過好多年鏤的地方，感覺得像被一條燒紅的鐵在燙着。

這一條通常結痂硬痂，等着硬痂脫落了又重起水泡又結硬痂就這樣連續下去。我們的嘴唇痛苦最多，特別是陶南。一再地被刺痛的鹽水所洗滌，那是我們無法避免的，就不斷地刺激龜裂和起泡的肉。當海水潑到陶南的臉上時，他就無法熬住不用舌頭去舐嘴唇。這樣他會常常舐痛它們，使得又流血了。我自己的嘴唇也由於太陽和鹽水的關係都破裂了，但我當心着無論如何不去舐或刺激它們，它們也常常會好——自然後來又重復裂開了的。陶南的嘴唇在整個航程中永沒有好過一次，始終是出血的。我們愈朝南走，熱度也愈增高。二三月時候在南緯線上是仲夏和雨季，因此我們希望陣雨也不斷地加多，這樣我們可以積下一些水來以備晴天之用。

我們進入了第二週，風向有點變了。我們常常要拋出海錨去控制逆流，但通常每次都是短短的幾小時。一般的風都從西北偏北吹來。在這些日子裏，我們每天大約向南稍東走四十哩。

到了日落時畫圖的工作和晚膳一樣，成爲一種儀式，被大家在日子的死寂和炎熱的單調中等待着。任何細小的活動，任何新的事物一談到時都足於鬆弛一下日益增加的心理上的緊張。由於缺乏空閒來舒展我們的肢體所形成的苦痛之故，橡皮艇好像時常向內凸壓到我們。我想即使是連鎖住的囚犯，也不會三個人禁錮得這末靠緊和這末久長。簡直很少有時間不是至少兩個人的身體緊貼住的。惟有在大家全時坐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把彼此的身體離開了棲在鼓起的船邊上；但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三個人都像坐在一隻花盆的邊緣上，把大家的腳緊塞在花盆里。我們的脾氣開始趨向暴躁了。直到現在，我們彼此的關係都保持着一種當心的殷勤，可是客氣的回答愈來愈少了，大家想努力做到也是徒然。這是由於不能睡眠，即使是舒適地伸展一下都不可能所造成的結果。

因此我們的心里都貪求任何的轉變。孩子們用極大的興趣來注視我每天測量的航程。我用細小的假像牙航海計算儀在心裏計算，最後把我估計所得的這一天的航程、方向畫在用救生衣做成的圖上。

之後在我所能決定爲一天終止的時間在船舷上的逐日增添着的日曆上加上一條鉛筆痕。另外一天了，另外三十或四十哩。

孩子們跟我討論到我們的進行，問我許多問題，我把整個航程的經過解釋給他們聽，紀尼和陶南都聚精會神地聽。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懂得航海的，因此我在他們提出的問題上開始講授初步的教程。他們對於方向全都茫然。沒有一個能夠從太陽、月亮或星星的位置說出東、南、西、北的。

我解釋那種事情都在老清早，那時太陽從正東方升起，我們有良好的機會來計算，到了晚上太陽落下時，它正在將近正西的方向下去。

到了夜晚，我告訴他們星星是最準確的決定方向的來源。我主要的用北極星、十字座和各種自東向西移行的著名星座。

我一夜又一夜地跟孩子們一起工作，到了最後，他們的了解程度足於使我能够信任他們了，在他們守望時把握航線够準確了。這樣我常常躺下來再度安睡了！——我和夢神之間的夜戰常常是失敗的。我的努力並不能把孩子們造就成航海家，我也只因爲不必把全部的航行責任都要放在自己的身上而覺得高興的。

當時，紀尼的創口正在腫了起來，黑色的血在指甲下面緊壓着，這倒並不是腐爛，而是痊愈的現象。我把這歸功於鹽水。可是環繞指甲的部份痛得很厲害，因此我用小刀在他指甲尖上挖開一個小孔，使得壓力減輕。紀尼因遭遇鯊魚而得到的疤痕顯然要留在身上好幾個禮拜之久。我有一次偶然提到這事。「妙哉，這個疤痕總是一個滑稽的疤痕，」陶南大笑說，「我想可以這樣說，『啊，那是鯊魚咬過我的地方呀！』」——是，你會從那裏得到不少笑話，紀尼，」我說。

「要是不死的話，」他露出牙齒笑笑，斯調慢吞地說。

在第十、十一、十二、幾天，我們幾乎繼續不斷地遇到風暴。最後，我們裝滿了水瓶，那是足以使我們的喉嚨只溼潤一二天的水量，在這一點起碼的口糧安全地貯藏了起來之後，我們發覺到加惠給我們的雨變成要被咀咒的了。我們除了那小橡皮袋所能貯藏之外沒有別的什末可以積水的東西。除此以外落下的雨比浪費更不如，因有我們必須把水打從船里厚出來。而更壞的是風暴帶來的惡作劇的浪濤。這些海水造成的跳躍的小丘不斷地傾瀉進小艇里來。因此我們一直到現在所禱求的這樣的天氣變成了對於我們生命的威脅。

我們並沒有抽水工具。可是我們却想出了一個雖然並不滿意的辦法，我們把所有的衣服脫下，用來吸船里的水，再把溼淋淋的衣服拿到船舷外面去絞。我們相互輪流分担吸與絞的工作，藉以減去精神上的憤懣。

一次又一次的，每到一個高大的綠色長浪向我們捲來，弄得半船盡是乳白的泡沫，把被打倒的一邊壓低下去，直到小艇大概完全傾覆為止，我們的船就不能在海水里自由行動了。但當一座起伏不定的浪山從反對方向來到時，船常常反跳起來，使得船里的海水滾旋到我們的膝頭，好像被一隻打動的巨大湯匙激動了一下。

一想到這極度震撼之中站立不穩和被拋入連捲帶扭的海水中的危險，我們就恐怖得好像動脈里的血都停流了。

我們彼此並不交談，只是輪流駕住小艇和厚水。而且事實也是這樣；在猛烈的風暴中，我們彼此不能聽到的。

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才第一次有和海肉搏的感覺。我們沒有時間想到飢餓，肚子的饑痛現在成爲我們身體上的一部份了，我們只在沒有更直接的苦惱在心上時才注意到它。現在我們正在從事一場生死攸關的肉搏。

幾乎不斷的屛水，兼之爲了僅僅保持我們不被拋出那跳躍的艇外去，而要相當的出力，這在我們日漸衰弱的體力上是一種重荷。我担心風暴會把我們賴以生活下去的全部精力都消耗殆盡。

當最後的鞭打我們的雨經過了我們的小艇之後，我們獲得了巨大的安慰，大家精疲力倦地倒在座位，舉起了憔悴的臉孔朝向太陽。

到了第十二天，海上依然不平靜，就我們所能望到的，在起伏不定的水面上到處出現着白浪。早晨，我坐到船頭上守望時向發光的藍水上觀察着有什末引起我們興趣的東西，這時可悲地注意到我那被太陽燒灼過的臉孔在過去幾天的雲陣下已經復原了些，現在又漸漸感到熱了。

突然，正好在我們的前面我看到一樣奇怪的東西在水里搖盪着。我想再看它一次，但它隱進一個浪頭後面去了。不久它又出現了，是有點褐色的。

我們正向着這東西前進，我立了起來更親切地注視它。

當我們接近時，我看到像是一頭海豹的鼻子。

我心想那才怪了，一頭海豹在這裏幹什末鬼事情？

我對於海豹是熟悉的，曾經有好幾次在西岸外邊親眼看到過牠們。我覺得奇怪的我竟會在這末遠的緯度上遇到一頭。

我心里沉思：那也好，反正我們一面生活，一面學習。

我們愈接近時看來愈像一頭海豹，我想不出另外的什末相像的東西。

這圓而褐色的東西顯然不是一條魚；它雖然搖盪着，但似乎始終是在原來的水平的位置。我也許海豹害怕某些巨大的捕食魚類的海中動物，於是注視牠的敵害時，經常地到水面來吸空氣。

不久我們的小艇和它平行了。

這時我又疑惑起來了。

我想，要是這是一頭海豹，牠定會被小艇嚇一下的。爲什末牠不鑽下水去游走？突然我心里想到了一種東西。

我把身子急速地轉動，仔細地看去，身子半站起來之後，又坐下了，咀咒起來。我轉向紀尼。

「你看那邊是什末東西？」我指着問他。他的眼睛找到了它。

「是的，我看到了，」他慢慢地說。「是什末東西？」

「像不像海豹？」我問。

陶南現在參加進來猜了。

「海豹不是出在這一帶的，」他說明他的意見。

「要是不是海豹，那是什末？」紀尼問，他現在已經相信是一頭海豹了。

「那末，牠也許能夠從產地到這里來的。」陶南同意地說。

我已經得到和自己一樣上當的了，就把這玩意兒結束掉。

「算了吧，」我說，「聽到。要是船上寬敞，我願意讓你們踢我幾腳，我真是個大傻瓜。那不是

海豹呀！他媽的！是一個椰子！」

他們都給弄得張大了口發呆。

當我苦痛地回憶到像把一頭天賜的海豹丟在灰桶里，我就從沒感到過這末的飢餓。

「呸，真見鬼，老總，你才用不到這末難過，」陶南說，「有了一個會有其他的。」

「正是，老總，」紀尼說，「來處還多着哩。」

這之後，我們作着椰子的守望——把它當作瞭望工作的一部份。

陶南在三個雨天當中沒有機會擦過槍，現在已經銹得很厲害，槍不斷地被雨和海水打溼，鹽水特別使它銹得快，當晴天再度來到時，陶南馬上就擦，他刮去層層的鐵銹，拚命去擦銹壞的部份，但是自動的機能不能修復，槍不能再自動地裝上子彈了。

但他還能使槍開動。我們可以塞一顆子彈到槍筒里，把槍機硬推上去，發射一發。之後，我們只用手去取出彈殼，把另一顆子彈再塞進去——一種不正常和吃力的發射過程，而且還麻煩，要不然，我們能够看到自己馬上就會失去了這末可憐的武裝。

後來我射鯊魚的時候，槍就是這樣的情形。

第十四天的一清早，有許多小鯊魚在小艇四周玩着。都是三四英尺長的，偶而也有條把六七英尺的。牠們顯然是追逐着現在經常集結在我們的小艇四周吃艇底下的苔類的小魚。這一次約有一打的這些顏色美麗的熱帶動物游着，不時地搜尋食料，隱沒到艇下面去。

紀尼小心翼翼地拿住他的小刀，打算再戳到一條鯊魚。有時候，紀尼守得疲倦了，我就拿起他的小刀，有幾次我差不多戳到一條鯊魚了，至於小魚那更加容易。牠們吃那生在艇底下的食料時，經常游到可以戳到範圍內的。

有一條豹鯊，長約七英尺，游弋上來，把小的鯊魚都嚇跑了。他似乎對於小艇比其他的自然掠物更感興趣。他有幾次在艇周圍滑游，距離小艇約有一百英尺，脊鰭高高地露在水面上。牠向我們看了一會之後，就洩入水底約二英尺深，朝向小艇直游過來。要是我有手槍在手里，我能够在牠以三四海里的慢速度游回去時射中牠。

我不願意牠把這些我們可以到手的食物嚇跑——小鯊魚和小魚。我想最好把牠趕走。

「陶南，」我說，「拿槍給我。」

手槍裝上了子彈，我等待牠來。我估計到豹鯊繞了船游去，打算再在我們下面游着的。真的，牠打從船底下過去，到了約距二十英尺的水面就搖擺上來，在下風的方向打了幾下轉。又跟前次一樣，對準着艇洩入水里去。

我打開保險，預備好了，握住槍不動，怕牠進入射程時嚇走。這一次，牠並沒先行試探一下，而是從容地一直接近到船腳的地方來。當牠正好到達我瞄準着的槍底下時幾乎完全停止不動了。槍口距

離他的額部大約只有四英寸光景。牠立刻進入了我的瞄準點，我就扣上扳機。

我從想不到發射時會距離水面太近的。當我一扣上了扳機，水柱就直湧上來，把我的手震高一兩英尺。一股疾風幾乎把我的槍從手中刮走，但我却始終緊握住了它。槍口距離水面近到火藥爆發時把海水吹成一陣蠻好的陣雨，而且經過一兩秒之後，我才能看清楚鯊魚到底怎末了的。

當眼前的一切消散時，鯊魚約在水面下十英尺地方，身子往下旋轉着，像一把開瓶塞的鑽子。他儘快地往下潛着，這些鯊魚都有驚人的力量。牠那強健的身體在每一轉動時都產生運動量的，我顯然擊中了牠的要害；我以後永不再看到牠過。我希望牠已經把牠殺死了，但我後來知道鯊魚的腦在靠近鼻子的地方，距我瞄的差得還遠。我可能射斷了牠的脊柱。

有一整批的鯊魚圍住在一塊小小的地方，我猜想牠們已經把那受傷的伙伴了結掉了，再在找尋其他的獵物，正如每個早上和晚上魚兒吃食料時牠們的企圖一樣。

我們大家都感到失望，因為殺死了我們的獵物，而不能弄到手來充飢。大約從這時候起，我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身體的衰敗。現在我們大家很快地減輕體重。我們都要成了長長的電線型的人——我們出發的時候我最重，約有一八〇磅。可是雖然我們的先天和後天都很好，這幾天來的憂患却顯然使我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但我們還並不灰心。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覺得運氣較為轉好，而有被一隻護航艦救起的可能了；我們知道大多數的護航艦一定要經過這些海面的。自從戰爭一發生，我們的船隻必須繞道而不走經常的商業航線，因為日本人佔領了馬紹爾羣島和在這一帶的其他島嶼。在那特殊的時期內，敵人恰好把通東方的咽喉阻住了。

我們同時也知道在迅速地接近最南的一羣島嶼，我們遇見陸地的機會隨之而增加。不過我知道在

目前渡過的一帶特殊的海中幾乎什末島嶼都沒有。我們都清楚要被一尊護航艦所救起是全碰運氣；可靠的機會，還是繼續南航，堅持着求生的希望，直到無論何時何地遇到一個島嶼爲止。

阿爾迭琪的以前的捕魚的成功現在打動了他的心。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伏在船邊上，戳着每一種游近他手頭的東西。他試了許多次，雖然都沒成功，但他的耐心還未失去。

到了第十四天他的努力獲得了酬報。一條小小的完全像第一次戳到的魚太游近了船，紀尼的長長的褐色的手臂像一條蛇的舌頭般伸出去，他勝利地拖回來，手里的刀上戳着那魚。

自從吃過鯊魚以後的四五天，我們感到異常的飢餓，可是現在這種感覺却逐漸消失——我想是一種危險的現象。感謝一次次的風暴，我們這一向來飲水都經常有的，因此吃這魚能吃得有味道——而且還可以說能吃得下去。

這以後，阿爾迭琪在這一天的其他時間，加倍地努力，想再戳起魚來，可是終究沒有成功。到了黑暗來臨時他恨恨地丟開他的小刀。

那晚上天又下雨。雨所帶來的舒適與不舒適變成家常便飯了。我們現在不常常談天，而只在環境需要的時候自動地做各人的事。今晚上的陣雨，下得相當的大。我們喝够了之後，用那麻煩的絞和吸的方法把船里的水屛空，陣雨過去了，我們絞乾衣服再把它們穿在身上，大家很少說話。我們都弄累了。

陣雨過去之後幾分鐘，我躺在船底下想再休息。雖然在黑暗中，我也閉上了雙眼。突然我覺得有東西在船尾抓的聲音，恰好正在我的頭以上的地方。

我張開眼睛看看是什末弄出這聲響來的。

是一頭鳥，安靜地棲在那里。

紀尼和陶南都沒發覺這位不速之客。我小心翼翼地伸手去，儘靠近船邊而不讓發出一點和船上的纖維磨擦的微小聲音。

這樣我風快地攫去，捉住他的小腿。

他立刻鼓動着翅膀，尖聲叫着，形成了一陣騷動，這些引得孩子們來幫忙我。紀尼和陶南興奮得大聲叫喊，可是他們的動作都和我一般地小心而不慌亂，我呢，集中全身的智慧和氣力在攫住那鳥。

不久紀尼和陶南把它抓得穩妥了。紀尼拿起小刀，抓住嘴巴和臉部，敏捷地一刀把頭就割下了。那是一頭小鳥。

「是不是一頭另外的信天翁？」陶南問道。我們大家在黑暗摸着羽毛。

「不，太小太小，」紀尼說。

「算了，我怕在月亮以前太黑不能對付牠的，」我說。

「最好讓我來把牠藏在船頭里，」紀尼提供意見。

他在愉快和猜說的交雜中把鳥藏了起來。那晚上，我們不耐煩地等待着天明，大家比過去幾天談得要多。

我們在東方發白之前的灰色光綫中察看一下那鳥，是一頭海鷗類的小鳥。

我們拔去牠的羽毛，安排着吃。隔天吃的小魚已恢復了我們那休止了的食慾。我們貪食得很。

海鷗的肉柔韌，我吃起來像烤小雞，到了現在，我們自然都已經不會像開始吃生肉時一般要作嘔了。

「啊，我們一定接近陸地了，老總。」

陶南突然嚷了起來。他的胃里有了食物和足够的水，已經成爲我們這幾個之中最有生氣的了。他現在對於我們的前途發生一種健康的興趣。

「接近了陸地？你說的是什末意思，陶南？」我問。

「看那碎木頭，」他說，揮着手指向那起伏均勻，像一個睡漢的胸部一般的平穩的海浪。

一塊塊的碎木頭漂流在灼熱的藍色的波面，浸溼了的木條發着閃光。

我從我那精確地做着計算上來判斷，我們距離陸地還遠，但那漂來的木頭的出現至少是一個喜兆。

「那木頭漂得好遠的——它能一直漂到西岸，」我說。今天我倒悲觀起來了。

「那末，我們以前可從沒有見過哪，」紀尼不同意說。

「那倒正是，」我同意他。我慢慢地讓孩子們心里想到他們在把我移轉到他們自己的觀點上去。這樣會有助於他們的士氣的。

突然，我有了更大的興趣。

「說不定那些木頭之中有的有用處，」我說。「留心看着我們有用的木頭！」

我心想我的思想一定在炎熱，飢餓和禁錮的生活中變得遲鈍了的，要不，當陶南告訴我漂流的木頭時，我應該已經想到這點。而事實上，因爲我沒有先看到漂木，有點懊惱。

陶南和紀尼兩人談得滔滔不絕，向撈不到的地方漂的東西，指這指那猜測它是什末地方流來的。

我呆坐在赤道上的太陽下面，不幸地被烤着。我們向南航去，氣候一天熱一天。殘忍的熱力加上閃耀着的水面的助虐，在削減着我們的體力，這種簡直無法躲避的熱勢，這種我們無論轉向那裏都刺痛我們的眼球的燃燒着的光線。此外鹽份在鬍子裏作癢着。

輪到我守望的時候我活動起來了，把雙手伸進海水里去浸溼了洗了個臉。站起來坐在前壘上，我舒展一下久已屈曲在我們那狹小的地位里的四肢。

「把你們的頭放在底里，可以得到一點遮陰，」我告訴孩子們。

從這樣想得到幾英寸的遮陰簡直等於到一條溪里去吃水，溪岸太高，你俯伏下去吸水時不能把你的身子不跌下去，我們決定這是得不償失的。

最後，我們從靠近小艇漂流的物體里撈到一塊看來像是有用的東西。是一片椰子蒂，那顯然是被一個南洋的島上的土人砍下來當作槳用的。他定是用彎刀把它從母體上一刀砍下來，一下把它削乾淨的。約有三英尺來長，做成一把很合式的獨木舟的槳。

這樣的一件工具在未來的風平浪靜的海上也許很受我們歡迎的，但這槳在水里浸得太久了。質地朽了，對於我們還是無補於事的。我們試用時刻幾槳就斷了。但我們還把它保存起來，以備將來有什末用處。後來我們的小艇傾翻時終於把它遺失了。

「用那東西的是什末地方？」紀尼沉思道。

椰子蒂的槳至少帶給了我們一點希望的念頭。而從這廢棄的工具上，看到人類生活的痕迹倒是一種安慰。

我們在這一帶海上向東南航進時，看到新的鳥類和魚類，這使我們相信至少和一些暗礁接近了。在有暗礁的淺水中，是孵化魚的好地帶。暗礁常常是哺養魚和海鳥的最佳場所。當這些魚和鳥像我們

現在所遇見的一般大量地出現時頗多是指示暗礁的。而實際上所有在南太平洋中的暗礁都是凸起來成爲小島的，因此幾乎隨時有發現陸地的希望。

「大概我們真的就要遇到一個島——也許是一個荒島。」陶南想到說。

「一個荒島總也沒有島來得好，」紀尼回答他。

我們討論到各種的可能性，於是決定了一個計劃。

我們大家決定，要是我們到達了一個小島就停在那里，靠巢棲的鳥類的鳥蛋來充飢，鳥蛋定是多的。此外還有貝類和島上出產的別種食物。等到我們的精力復原之後，再把小艇裝得滿滿的，一遇到順風就向西南推進。

自然咯，從一開始起我們的最後目標就是南方的較大的羣島中的一座有人烟的島。爲了要達到這目的，我們經常地努力做到節省使用那有限得很的工具和衣着，和儘可能保持那脆弱的小艇的良好狀態。因此我不斷地檢查破洞，一發現到，就經濟地塗上橡膠。

魚兒愈來愈多，於是我們熟悉着海棲生活。不久有幾種大魚出現了，捕食那些給追逐得向小艇逃避的小魚。大魚經常跳出水面去，瘋狂地吞食小魚，小魚呢，也作着沒命的掙跳來逃命。

這種場面常常引起我們許多的興奮和推測。我們常常希望那盲目地跳脫捕掠者的小魚之中有一條會跌進船里來。但結果沒有一條是這樣的，而且我們也不能再用小刀戳到一條了。

我們倒並不過分專注於自己的苦難而不去忽略周圍的豐富的海上生涯。在太陽落下後的風平浪靜的黃昏時候，我們縱目所及，有時整個海上被小魚鼎沸着，牠們彼此顛覆着，幾乎密得像網里的沙丁魚，平靜無風的海水，正當太陽落下的一刹那，碧綠、光滑像瓶子的玻璃一般，這時遇到一條大魚打從底下直衝上來，跳擲到空中，馬上就起了一陣瘋狂的騷動，把海水攪成乳白色了。但當大魚的身子

向上衝，一躍出水面，小魚羣里就安靜下來，直到看到另一條大魚到來為止。

有一種大魚常常三四個一羣的，形狀像石首魚，每條約有七十五到一百磅重。牠們跳出水面高約四英尺到六英尺，通常以四十五度的角度跳出來。小魚們對於牠們雖然害怕，但不如害怕一條形狀像魚雷的來得厲害。這兇悍的動物，有四英尺光景長，六十磅光景重。有一條美麗的藍色條紋迫到肚皮底下，專是增加牠的兇相。牠有一根強有力的衝刺，幾乎能使牠垂直地跳出水面，有時他跳到我估計有三十英尺的高度。當這些魚中之一跳着時，小魚們害怕到了極點，沒命地逃走時，把海面攪得稀爛，這時鯊魚就成羣地追尋受傷了的小魚。牠們似乎找到了許多，至於那強有力的跳魚幾乎每一次都捕到或者傷到一條魚的。

我們看到一羣大的海豚，牠們上來在船左近玩了幾分鐘就離去，我們從此不再看到牠們了。

遇到一羣羣的鯨魚游到水面上時，鳥兒就有了競技的場所。鳥兒有好幾種，最多的是海鷗們和一隻尾巴上有三根長毛的鳥。這種漂亮的小傢伙是一位俯衝的能手。他時常飛得相當高，對準了掠物直衝下來。他似乎過着相當獨立的生活，只跟他的配偶在一起，而其他的各種鳥兒就喜歡成羣結伴的。所有這些鳥兒，除了信天翁之外，都顯然畏懼大魚的。牠們從沒有停留在水面超過一秒左右的！事實上，牠們停留在波面的時間，只要足夠攫取了一條鯨魚而再起飛就行了。

經過一長陣大雨之後，鳥兒總是顯得疲乏了。牠們必須拚命地飛在空中直等到羽毛乾了，重新釋去為止。到了這種時候，牠們有許多企圖降落到我們船上來休息，但一見到人老是嚇得飛走了。當牠們艱苦地飛去時，吱吱地叫個不休，聽來怪可憐的。

在空中至高無上的——像水里的鯊魚一般什末都不怕的——飛去飛來，一次又一次不斷地繞圈子

和俯衝的祇有偉大的信天翁了。他是天空獨一無二的統治者。

我和所有航海的人一樣，直到現在還是非常注意我們這一行上的迷信的。有好多次，當我注視到這威嚴赫然的鳥兒時，我就回憶到古代航海人的咀咒和那憤嫉的咒語。「我用我的弩來射信天翁。」我依然等待第二頭的神鳥來臨，但所有接近我們的船的信天翁都是跟我們不通靈性的傢伙。

這航空之王有巨大的翅膀。他生來像一架高飛的滑翔機，他飛行時可以利後者爭勝。在一陣高風之中他幾乎極少常常動他的翅膀，只是利用支持他的大氣的上昇的浮力。他那優美的動作和簡直敏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行動，使得像我這樣的一個飛行員看到了產生無限的快感。我有時候希望看他打旋着掉下來，可是他對於平穩重心的敏感性極大，他能够祇要把一隻翅膀稍稍倒一下，滑行一小段路，在幾英尺之內立刻又恢復了速率，這樣就可以避免似乎定要衝到水面的跌落了。

我注視信天翁時，他的飛行魔術愈深入我的腦海，我就愈領略到古代航海人一定有所見而把他當作神聖的意思。

一天，我們遇到卜休谷的「第二頭信天翁」，那是被我期望着一半的。

我們度過了第十四天的夜間，進入第三週時，海面沒有一點風了。那是南太平洋上萬物都靜寂下來專營呼吸的季節之一。大氣變得窒息了，那運緩和的貿易風不能減釋的熱度突然重壓住你。空氣溼潤了後，汗水就不需要從你皮膚上發散出來。

沒有絲毫的微風，海變得平坦而有黏性。甚至鳥兒也不再活潑了；只有魚不受到這種在空氣中呼吸的動物所過不慣的窒息得要麻痺的影響。

橡皮艇遇到沒有風就移動不得了，像那著名的畫里的船在畫里的洋上——我記起了這一句。

大多數的海鳥在夜間就離開了我們，只有一隻巨翅的灰色老信天翁依然跟隨着我們的船。他繞着船打圈子飛行，似乎在距離約一百碼的地方，觀察我們了好久。最後，他好像決定了什末，筆陡地傾斜了身子，朝向船直衝下來。他停在船近旁的水上，像一位頭髮灰白的老首領似的從容地注視他四周。他一點不怕我們，開始漠不關心地把頭伸進水里去，偶而向我們投擲那出其不意的睥視。

最後，他移近到離船十英尺到十二英尺之內。之後，伸出了他的長頸，把頭儘深地投入水去。他讓頭浸在水里幾秒鐘；顯然是在吃什末，但我可不能看見。我注意到他那斑色的尾根上長着白色的羽毛。幾分鐘之後，他飛了起來，一直向西飛去。我把他剛才的一番表演從頭至尾都看完了的，等到一切完了後心里要輕快得多。我希望我們馬上會有順風。

那是第一次我看到灰色的大信天翁，以後還看到的。第二天，他又回來了，此後幾乎每天都來。有時他和一頭黑色的伴伴來的。也許是我的神經太過敏，一看到灰色的信天翁就要感到不愉快。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我相信他的的確確是一頭報凶兆的鳥。

由於最近的下雨，我們的手槍鏽得不能修理了。以前我能夠用手塞一顆子彈進去，用力把槍闔上，像這樣一次打一發，但是發鏽和腐蝕終於獲致了勝利。這幾天之中，因為老天爺繼續不斷地下雨，我們不能擦它，槍鏽成一塊堅硬的金屬了。陶南用盡了氣力，才能把我們以為可用作臨時的魚叉、或者遇到在一個荒無人烟的島上登陸時可作自衛器械用的零件拆下。之後，他拚了老命把槍筒拉到和槍身的距離最長的位置。我們專槍筒和槍身放在這樣的位置上生鏽，使成爲一把合用的鐵錘，我們想把它這錘放在手邊，一旦幸而在一個島上找到貝類、椰子或者別的可以吃的東西時就可以拿起來打開它們的殼。

我們的鉗子和小刀，我們最有用的工具，給腐蝕得倒並不像用較好的鋼製成的槍一般地厲害。

那夜晚我們談到我們的情形，看來對於順風的希望，一分鐘不如一分鐘的了。太陽落下去帶來一點舒適，但並不是涼爽——而是比較不熱一點。

第十五天在靜止的海上天破曉的。早晨漸漸地過去，我看不到有風來的現象。於是開始希望我們能有什末划的工具。由於一天的沒有食物，我們的氣力逐步地減弱，我覺得我們有前進的必要了。此外，划船會給我們一點事情做做。一小時又一時的，我們用自己的發赤着的眼睛向緩緩地流的海注視，難得說話，也難得有微笑，活動活動也許是我們那痛苦的精神的補藥。

我向我們的工具袋里找尋可以當作臨時的槳用的東西。不久就有了這個發明。我的雙眼最後注視到我那雙還保存着的鞋子上面。我研究了它們一番；唯一的希望就在這裏。

「紀尼，」我說，「給我小刀。」

過了一會，他慢慢地旋過頭來，一點興趣都沒。

「給我小刀，」我重複說。

他把小刀遞給我回頭轉去對着靜靜的海沉思。

我的鞋子是生膠底、低後跟的。我用小刀割着一隻鞋子的鞋面：把圍繞後跟的皮統子完全割掉，再把腳指頭那里的皮圍割得留到半英寸左右，這樣使它盛得住水，可以產生一種助力，使它不因爲受到水的壓力而向後彎曲。

當鞋面部份割得趁心如意了，我在鞋背的一邊上鑽了一個孔，我把一根鞋帶打從這孔裏穿進去，把帶子的兩頭拉齊，打成一個死結。我再在帶子的兩頭打上一個死結。這樣做成了一個可以套在划槳的人的手腕上的永久的圍圈，要是划槳的人萬一不小心而把槳掉落，也不致失去槳的了。

我把第一隻鞋子弄好了後，就爬到前座去，坐下，把這槳來試划。

「願它成功！」我低語道。

我的計劃實行了。

我能够把鞋挖進水去，用力推向後去，就產生一種可以看到的向前的推動。它簡直和一把小小的獨木舟上的槳一般得用，不過槳柄是我的膀子罷了。

我馬上又用別的一隻鞋子做成另外的一把「槳」，這樣我就創造了我們的動力。

「孩子們，我們活起來了，」我帶着成功得意地叫道。「我們在一步步地前進了。」

當孩子們看到我的想頭一旦實行了，他們那沒精打彩的神氣，就一掃而光。這種我們已經成功了的對於小艇的控制像把一件武器交給了一個行將投降了的人一般。

「讓我們前進吧，」紀尼說，他現在變成熱心的了。

我相信是紀尼和我兩個人開始用這種槳划的。他坐在左舷，我坐在右舷，在十五分鐘之內，我們已經留下了一條船痕在我們後面。

「紀尼，你現在休息，」我說。「輪到你了，陶南。」

紀尼爬到船尾去休息。我爬到他的位置上，陶南坐在我原來在右舷的位置，大家盡力划去，約摸過了十五分多一點鐘，我爬到後面去休息，陶南換到左舷來，紀尼接上到右舷划。

我們就這樣輪流更換，那天划了整整一天，到夜里二點鐘為止。一刻都不停止——幾乎有十八小時。

正如我所希望的，動作鼓舞起了我們的精神。我們愉快地閒談，甚至於唱一兩句船夫曲。我們彼此交換划槳的心得——你或者可以說是以手划水的心得。有時候坐在後面休息的人像船長一般的在數着他們划，愉快地喊着。

每個人在他半小時一次的工作完了後的十五分鐘的休息使得我們恢復疲勞；每十五分鐘從這一邊交換到另一邊去划使得我們左右兩手一樣地勞動。像那樣工作比沒有食物來支持體力更要疲勞，惟自從貯盛量日益減少的小橡皮袋里經濟地喝一口溫水，令人有心曠神怡的快感。

大約在半夜後二點鐘光景，從東方吹來一陣微風，把我朝向那我們日以繼夜地划着的方向吹去。現在我們疲倦不堪了，都爲了這突然起來的風正好把我們送到要去的方向而狂喜。

我們謝天謝地地把槳抽起放進船裏，在其餘時間內，把我們儘可能地休息過去。這場動作加速了我們的心房的震動和血液的循環，我們對於到達那我們知道遠在西方的大島中之一的機會異常樂觀。

我在閉上眼睛打瞌睡之前，看看星計算一下航程。我們已經划了一百哩了。但下一天，我們把這些前進的距離完全丟了。

風向變化無定，吹得我們團團轉，把我們的小艇朝一個方向送着滑走幾小時，之後，小艇恰好轉到相反的航線，走了相等的一段距離。像這樣浪費時光最使人惱怒的，因為我們不朝向我們要走的方
向行走而虛度的一小時，簡直在減短一小時的我們的生命。

最後，一陣經久不變的微風從西北方向吹來，這更壞了，因為它把我們向東吹回去約有一百哩，等於我們會經辛苦地用手向西划的距離。同時這方向相反的風把我們朝南吹了約摸五十來哩。當另一次
的靜寂無風的時間來到時，我們漸漸地消失着勇氣。我們在風從東方吹來，把我再度吹向西去之前，
拿起我們的「鞋槳」，向西划回去，足足划了八小時之久。

現在，我發覺到：由於急於往西走的緣故，我不知不覺地把我們的位置在航圖上計算錯了。依照
圖上看來，這時候，我們差不多正好經過我以為定是一個有人烟的大島，而實際上，我後來知道我們
正在這島以東一百哩的光景，航圖的錯誤是一個小小的挫折。我努力安慰自己：在種種不同的環境之
下，像這樣的錯誤是意料得到的。而尤其我除了一個小小的哩程儀之外什末航海儀器都沒有。可是一
發覺到我自己不能準確地說出我們的位置，就引起煩惱了。我沒有把我的沮喪情緒讓孩子們看出來，
倒反益加保持我的自信。

「狄克遜，」我對自己說。「要是你灰心——我沒有再往下想，而是決心把它忘掉，轉向我們
眼前的事物上去了。」

橡皮艇的情形依然良好。我們的管制設備保持着良好——除此以外還有什末呢——只有吸水破片漸
漸地磨擦壞了。兩個孩子失去他們的襪子，他們的雙腳給太陽烤痛了。我的一雙滿佈小孔，幾乎給太

陽和鹽水弄爛了，但還給我的脚一些保護。

我們三個之中，紀尼、阿爾迭琪給太陽曬得最厲害，一部份由於他自己的個性太強，或者不當心，他不聽取我妻他把破布片放在頭上的勸告。我經常勸告着兩個孩子要把頭盡量包起來抵禦太陽。但紀尼甘願讓它曬，結果他時常遺殃，不斷地叫苦，他的鼻子和臉上特別曬得厲害，一次一次地脫皮，他恰好沒等到曬老就脫皮了。從他那火紅的臉孔和稀疏的幼鬚的流蘇看來，活像我曾經在動物園中嘲笑過的蜘蛛猿，我同情他的苦痛，但他是我所看到的最滑稽的人類。

陶南的較為黑點的皮膚曬得好的，因此他不像紀尼一樣受苦。但他的嘴唇一再給他麻煩。最後，我使得他改掉了從雙唇上舐出血來的習慣，我說服他：他這樣的祇簡直是把自己的精力舐掉了的。我自己的皮膚是三個人中間最黑的了，但曬得次數一多，總有一個特別熱的日子會把我那已具有保護功能的皮膚像剝烤魚身上的鱗一般地曬脫。我們唯一的藉慰，是相互撥水。撥水能使身體清涼下去，不過鹽到了我們那紅色的嫩肉上要引起幾小時的痛苦的。

現在我第一次發覺體力的衰弱。那第一次的長久而吃苦的划船使得我們大家整整疲倦了三天。我們第二次再拿起槳來划實是八小時的時候，恰好正在開始恢復體力。從此以後，我們就不再像以前那末強健了。這以後我們很快地失去體重。不久我們的骨頭就突了出來像發紅光的球形把手一樣了。太陽開始在我們心里上也起了作用。我最初發現到這點是在於我自己的缺乏忍耐。我變成因了一些微小的事情而對於孩子們感到頭痛，這些微小的事情在我心里正常的時候從不會介意的。

我變得特別對紀尼惱怒。我常常問他一個問題，或者要他做某件事情，他呢，並不回答我，像沒聽到似的，一味往前呆視。到底是他墜入沉思之中或者在打瞌睡都說不上來。這時我會馬上發怒，尖聲地向他叫喊。這樣過了一二分鐘，我才讓那上氣不接下氣的呼吸恢復轉來。通常一種微小的聲響，

幾波浪輕輕地拍着小艇或者一隻海鳥的孤嘯，會使我們的神志回復的。最初我爲了自己的無理怒喊而向紀尼道歉，但我一看到他不在聽我，我就漸漸地轉入一種陰沉的沉默中去了。

最後，紀尼突然從出神的狀態之下回復過來，變得喋喋不休的了，但他的說話往往沒有中心的。他開始講一段奇聞，這一段還沒完了又轉到另一個題目上去了。當我在自己神識清楚的時間內思想起紀尼的情形來，我以爲他的行動的最奇異的方面是由於有時他是我們之間的神識最健全的人。他那心不在焉的着迷是間歇性的而且事前沒有預徵。現在我回想過去，我覺得我自己對於飢餓、口渴、禁錮（在狹小的空間）與熱的反應所產生的無理的行動是不少於他的。我只在短暫的時間內，關懷、擔心着孩子們；一點預徵也沒有，我的心中突然會冒出無明之火來，在這些時候，我不能懂得爲什麼他們不在我命令他們的當兒，就馬上服從我。之後，我會無理地咀咒，像一個人在他的脚指踢到了石頭之後咒罵石頭一般。

陶南的反應跟我差不多。記得在第三個禮拜以前他沮喪得可怕；之後，他能够抑制住了。

陶南有性情溫文的遺傳，每遇艱苦在他身上活動時，像在他大家身上一般，他也就表示出缺乏忍耐。有時候，遇到我們大家的心境都好，我開玩地向他道賀，他在怒火上昇的當兒能够表演出那末文雅的罵人的字彙。陶南對於這常常露出牙齒，忸怩地笑笑。一般地說，他有一種溫柔、害羞的天性。那是從行動和語言上的粗暴縮減而成的。

「是的，我做小孩子時從不喜歡打架的，」有一次陶南解釋道。「但有一次，個人逼得我實在沒辦法了。現在猜想我才跟他打得死去活來。」

我回憶起來跟這些小孩子在一起是好的。他們年青，對於海沒有經驗，而我自己已在海上已有二十二年了。他們僅僅是兩個普通的美國孩子，都沒有任何特殊的權益。一個從田莊上來的，另一個是外

國移民的兒子。他們參加了隊伍來作戰，都沒有任何特殊的作戰配備。有一天，他們發覺到自己飛在天空，跟一個頑固的海軍老曹長在獵取潛艇。現在他們在這里，三個禮拜來在一艘小小的橡皮平底船裏，使他們變得在每個無雨的日子像在火焰上的山岬上的鳥兒。在那些時間內，我們放進肚子去的食物和水，要在同樣久的時間內，支持那些被我們吃了的可憐的動物，也幾乎極不可能。但這里除了我以外，他們也都在飄逐着那隨着我們要挨過的每個日子而日益增逼我們的死亡。到那時為止，任誰都沒提過容易的逃生之路。要是有人想到了，他一定沒有說出來。

「在家鄉密蘇里，」紀尼說，「桃花正在盛開。」

「我不知道依萊尼生活得怎樣，」陶南沉思道。

依萊尼是陶南故鄉楊格司湯的女友，他們計劃等戰爭結束，陶南脫離海軍之後結婚。

我在未說之前，簡單地考慮一下兩個題目：密蘇里的桃樹和陶南的女友。我決定願意聽聽其他什末而不要桃子。我們到現在已經吃了一個禮拜的桃子，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密蘇里的桃子。

「聽來她像是一個美麗而富有學識的女子，陶南，」我說。

「是的！她現在在一個醫生那里工作，她渴望着參加戰事工作！紅十字會，或者類似的工作。」因此我們就談了一下依萊尼，她真是一個優良的女子。後來陶南把她寫的詩給我看過。

紀尼在守望，他不大插進來談話，因為我迴避了他心愛的題目。我在船底坐着，陶南躺着。那時候差不多正是赤道上的太陽好像要貫徹一種積極的毒意，把我們的精神曬乾，唯有拚命地談話來儘可能地躲避。

陶南突然坐了起來。

「我覺得有一隻椰子，」他說。

紀尼和我茫然地注視着他。「我覺得有一隻椰子」——這話沒有意思。難道陶南在幻想什末東西？「你們聽不聽到我的話？我覺得有一隻椰子在船底下撞擊到我。」

那就不同了！

我一跳起來，看看船的四周。當真的，有一隻椰子在手撈不到的水里搖動着。

「拿住它！」紀尼說。

水浸透的殼盤光滑，因此我不預備去攫住它。我經過船舷跳下海去，拿到了椰子，把它捧進船去。孩子們把椰子當心地放下，再拉我回進船去。

「我覺得有什末東西撞到我的背上，你們看，」陶南得意地說，「我一想就想到是隻椰子呀！」纖維很厚的外殼已開始腐爛了！——椰子顯然在水里長久了。但內殼仍舊完整無損，內殼像一艘平底船似地運動，同時防止大部份的鹽水進入那安藏在內部的果仁里去。

外殼因為浸透了，容易把它剝去。我用鉗子把它一片一次地撕去。之後，我拿了一片填手槍上的金屬，從椰子的眼里鑽了一個孔進去。我先嘗一下里面的漿，試試能否吃得。漿有一點鹽味，但味道並不十分壞。

我把椰子遞給大家，我們每個人都有得喝一次，直到把漿喝完為止。溫暖而微鹹的漿，被長久沒有吃喝過的我們喝到了大有清心之感。

我們喝完了漿把果仁敲開，大家分食，仁肉做成一頓額外的在我們那低標準下的美餐。

我們遇到一隻椰子實在是特別的幸運，因為我們的身體組織上缺乏油類。在赤道上的太陽之下二十一天，把我們的身體內的水份蒸發完了，我們的皮膚乾得羊皮紙一般了。我覺得我好像被剝過了皮似的。

我打開那一小卷的修補的材料，看看有沒有可以遮太陽的東西，發現到一把小剪刀。

小剪刀約有四英寸來長，鈍頭——做一毛錢買賣的店里的貨色，預備着剪補片的。它被纖維裹着，保護着不被那銹壞我們的槍的鹽水侵入。但總不是一把好的剪刀。

「有時也許用得到，但我可不知道有什麼用處，」我對陶南提起。

他沒精打彩地朝它一瞥。舉起手來把披到眼睛里的長頭髮一掠開，這是一種自動的手勢。就馬上打動了他一個念頭。

「剪頭髮怎末樣？」他提供意見。

「是的，」紀尼說，「剪了頭髮，也許會涼爽一點。」

我懷疑地朝向他們那打結的頭髮看看，用手指爬爬自己的頭髮。我不以為這種便宜剪刀能有多大的用處。我們沒有梳子，我們的頭髮不斷地蓋住我們的眼睛。這是有時比更大的事情來得使人討厭的微小的煩惱之一。

「要我替你試試麼？」我問陶南。

「要的，來吧，」他說。

陶南的頭髮和剃鬚子用的刷子一般的硬。我剪掉他前額的頭髮，剪得短短的。我剪完時他變成一個可笑的東西了。他並沒有多少的鬚子，只有稀疏的一點鬍鬚和下巴尖端的幾根短鬚，使他活像一個滑稽的蒙古人的模樣。紀尼的鬚子可以稱做散鬚型的。我把他的頭髮也剪了，之後，陶南剪去我的。剪刀對於這種工作並不十分勝任，但這種未完成的工作至少總把眼睛里的頭髮肅清了。

我們專心一致地守望着椰子。但我們沒看到一個。我們看到了一批小褐果，有二英寸長，差不多一英寸半的直徑，看起來像隻小椰子。

「放一把槳到右舷去，紀尼，」我說。「我們划過去，把那些東西拿一個起來。」
紀尼和我手里拿着鞋子，把船划到我們能够靠出舷外去撈起一個小果的地方去。我把一個敲開，但里面沒有什末可以吃的東西。老實說，它們不是真正的果實，而僅是一簇纖維包在一個硬果外面。我想它們是長在夏威夷人叫做海拉樹的和露兜樹一般的樹上的小圓果。

「這無論如何是表示我們接近陸地了，」我說。我們之間沒有一個不抓住最小的機會來促進我們樂觀的。我們確實相信我們一定要遇到一個島了，一刻不停地向遠方的水平線上守望着那將是陸地的藍影子，有幾次我們給低低的雲層騙了，後來我探究出來：我們在這附近所能到達的島都是美麗的沙洲型的。至於在遠處看來像雲一般的是山嶽型的，那是在我們不能到達的遼遠的北方的。

我記得在第二十二天我們發現了木頭。日子在開始變得毫無變化的了。現在是灼熱的日子，這天和那天完全一樣，難得有細小的特發的事件插入我們那單調的日程中的。

我們看到木頭時它是在一百碼外的水里漂動的一個大而黑暗的目標。我們大家都呆伏在船里，不多說話，也難得思想。天氣太熱了。到了下午很遲的時候，太陽才低下去，這以前，我們不做一點不急需的事情。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沒有說過一句話。一個人難得說不大常說過的話。

陶南偵察那木頭，指點它。
「看，」他說。

我懶洋洋地注意到他的嗓子在變粗了。

我化了相當的氣力用膀子把身體撐起，窺望陶南指的地方。紀尼跪在那里，把胸部伏在船舷上，

雙手遮在眼睛上，也在看齋。

陶南拾起一隻鞋子，我拿起另一隻，我們把船搖盪過去。經過長久而吃力的划之後，划到了漂流着的木頭那里，是一株樹的整個爛段頭。我在看清楚沒有銳利的斷枝，或者會損傷小艇的節疤之前，不讓船靠近過去。

「不好，」紀尼說。

「等一下！」我說。「看來像有一些貝類或者什末在上面。」

我們三個仔細檢查一下爛樹，發現到有許多小的貝類黏住在腐爛着的空隙里。都很小，像蛤一般的。牠們太小了弄不開，因此把牠們挖出來，像莓子一般地丟攆嘴里去運肉帶殼一起咀嚼。

我發現到有一對小蟹，把牠們全都吃了下去。我還發現到二隻小牡蠣——也許有八分之一英兩的肉。

這些小東西都沒有食物的價值，雖然我想我們從小蛤的殼上獲得了鈣素。這些小蛤柔輒而容易咀嚼成液粉的。

我們的精神給發現木頭鼓舞起了些。我們化了一段長時間把木頭翻了一遍，找尋我們所能找到的東西，對自己所發現的東西喧嚷着，比較着。當最後我們放了木頭讓它漂去時，過去幾天的精神的緊張解除了，我們在那晚上的祈禱會上又唱歌了。

我們依然有最大的自信心以為我們的能力足於支持到我們達到一個島的，而且我們對於被自己部隊里的船救起的希望，一直沒有放棄。事情到這階段為止還沒有真正到糟糕的田地。

現在食物是我們談話中的主題。清早、傍晚和夜間，紀尼和陶南能把他們吃過各種的菜和他們喜歡吃的菜談上幾小時。我對於這個特殊的題材，漸漸地感到厭倦，很少參加他們。我在大部份的時間

內對談話並不熱心，而喜歡坐坐，看看波浪。我開始覺得好像我永遠在天和海的荒原上漂流，在永不變化的藍色球體上漂流。我不知道怎樣才有行走在寬闊的甲板上的感覺。我試憶一下，好像進入一個兒童時代聽過的故事的記憶，或者一半從一個夢里收集來的事情中。我想到在開拉伏的妻子，船上的伙伴們，那些我飛過的飛機。我再想到後世，和那像要死的事情。

我想到海，但我不當它是一個仇人。我不能把這末巨大的一個東西人格化。海是萬能的；無所不有，它像——像上帝一樣偉大。

現在我們還有水，因為我們一天只啜飲一口過來的，在日中，當太陽發出這樣令人難信的熱度，以致我們覺得好像被鎖住在火焰天蓬之下時，嘗一口水使得神智就無比的清新。

我們有了一些時候的從西方吹來的強風。之後到第二十五天上，我們再度又遇到了可怕的突然轉變的風，這一次是從正西轉到西南的。

當天開始有雲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在我們左邊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一團滾滾而來的幾乎是墨黑的物體，出現在一片霧濛濛的灰色中。我第一次才聽到雷。海愈變愈黑暗，愈來愈不安靜。黑雲吐出一流淡淡的電火，長而細又帶叉狀的。像一條蛇舌頭般射出來，舐着海。被燃燒了的空氣發出爆裂聲，尖銳的雷鳴驚得我們跳起來。雷聲似乎震撼到每一個波浪，把我們圍住在逐次的減弱的跳動中，最後才怏怏然逝去。

強有力的大浪愈來愈快，而危險地升高起來。慢慢地吹大起來的風似乎吹向風暴的中心去，像打雞蛋的杵一般打到水上，飛快地逐着水，把小浪交互地引向那高聳在我們頭頂的巨浪去。小艇像吊在橡皮細繩上的小孩玩的球似地跳動着。巨浪把我們愈推愈高，當它們從我們下面過去時，把我們跌得胸中作嘔。在浪凹的深處動盪，馬上又以駭人的速度升高。在整個這樣的時間內，橫浪打擊着船舷，

把我們推得像醉漢似的踉蹌地倒到一邊去。

雨像巨掌打到臉上似地打來。堅實的雨點猛烈地滴下。我們擠在一邊，讓背部朝向風和雨，雙手拿住救命衣蒙在頭上。我們發覺到大家坐在一起，讓重量落在一邊不好，但已經太遲了。輕的一邊豎起在空中，一道浪頭砰地很響的一聲打到底下的一邊！一瞬間我們都在水里了。小艇從空中飛起來罩在我們頭上。

我看到一條白光——我們的收集水的破片！我讓孩子們自己顧自己，我呢，拚命攔住破片，當小艇跌回來打到我肩頭時，我把二塊全抓到了。小艇顛覆在水上。

孩子們原先沒有把救生衣穿在身上，但因為在空中反覆週翔的小艇落下時恰好在我們頭頂，因此在浪頭打到我們，蒙住我們，要把我們拖走的當兒，正好有機會抓到救生上衣，把它攔住。

我記起了當時担心着遇到鯊魚。你往往自動地想到這種事情的。它們偶而從你心上跑過，但在事情完了，危險已過之前你不能察覺到的。

現在要把船弄正相當容易。我們借風的助力。小艇輕得我們只要把一邊豎起朝住風，風從下邊吹來，馬上就吹正過來，正如先前我們在船裏時風吹翻它一般的。

我們急急乎要回到船上去，因此我不記得多用去了若干氣力。但當我們回到了船里，在幾分鐘之內任什麼都不能做只是坐在那里喘氣，這顯然是我們在上船時所化了的氣力，比我們覺得的更要多。

現在我們完全明白了我們的危急，就吃驚非小。我們全浸溼了，給風暴搖撼過來，現在還被雨點擊打着，神經起了反應，全身戰慄不止。

我們蹲在小艇的角落里，握住小艇不讓大浪捲去，把我們的頭在風暴的盛怒之前低下。但我們倒還從容地注意到把自己的重量分散，好讓小艇隨風浪平駛。我們就這樣安然地在疾風中浮泛，而把自

已的生命在跟逼近着的死神的搏鬥中保留下來。

當陣雨停止時，我們抬起溼淋淋的頭來，驚異地看到雲陣已經裂開了哩！把來長，太陽早已從雲陣裏照射出來了。風也馬上停息，剛才浪濤激起的海，不再瘋狂得可怕了。在赤道上自然界的劇變是驚人而有戲劇性的。她像一個寵壞了的任性的婦人。她的性情改變得很急劇，而且很極端的。

我們把我們的衣服剝下來，用襯衫來吸和絞，把船裏的水弄乾。陶南沒有襯衫，所以就用他的褲子。紀尼因為他的手被鯊魚咬了後還沒有痊好，不能絞得太厲害。

衣服絞得差不多乾了和洗濯乾淨了，我們又有清新之感。

「最好檢查一下損失，」我說。我相當掛慮着翻船時也許丟了什末。

我已經檢下二塊收集水的破片，幸運的是海錨恰恰束住在繩子上沒有失去。另外的一件我用來畫圖的上衣放在船底里，但沒有倒出來——它楔進船頭裏去了，大多數的工具安全地放在船頭里的工作袋里，它們之所以放在那里正因為防到意外。一罐修補的橡膠也在工作袋里。有拉鏈的淡水器具扣在船上；也沒失去的危險。我馬上嘗一口，看看有沒有給海水的滲透所弄壞，幸運的倒沒有壞，雖然比原來增加了一點鹹味。

唯一失落的東西是我包頭的碎片，陶南的殘餘的襯衫和我們用手槍做成的鐵錘。

太陽強烈地射出來，當我們遇到另一陣再弄得我們溼透的短短的風暴時，太陽剛好把我們曬乾。陶南厭惡起來了。

老總，「他說，脫着他的褲子下來，再把水吸乾和絞乾。」使我煩惱的就是像這樣的一些小事。

十九

暴風雨之後，接下去就是風平浪靜，我們發覺到往往是這樣的。我們大家都休息，沒誰守望。我的每根骨頭，每塊肌肉都酸痛。我覺得好像被鞭打過似的。

海，我們已經領教過了她的脾氣，現在朦朦朧朧地像一頭疲倦了休息着的野獸。我們對她有點明白了，她早晚總會醒過來把我們再吞下去的。最後一次的遭遇使得我們的體力大大地減弱了。我們害怕下一次我們之間至少有一個也許不能回到船上的。

我們輪了一些時候在慢慢地恢復了元氣。但我想當一個船長的人有一件事情必須要注意的，因此我把身子拖到前座去研究一下我們的位置。

最後陶南起來了，紀尼跟了他起來。

「我來檢查一下工具，你們看如何？」陶南打開着袋子說。他用指甲刮去小刀上的鏽斑時，紀尼找尋魚兒，但今天他們並不十分冒險。

灰色的老信天翁又回到我們身邊來了。一切回復到了常態。

「孩子，我們現在一動都不動的啦，」我說。在靜止和悶熱的空氣中小艇像一隻百合花盆一般。紀尼自從伸手到水里被鯊魚咬過後意志變得堅強些了，「讓我們划一下子，」他說。手的受傷和其他的一切折騰對於這孩子都有代價的。

「向西去啊！」陶南說。

我們向西划了八點鐘。之後，等到黃昏來臨時我們和以前一樣又得到了東風。我們的晚上的祈禱會常常引起紀尼的種種希望。

「不知道將來誰先看到陸地？」他提到說。

陶南翻了一個身，面朝天，把膝蓋豎高，接到下巴。

「誰先看到，應當享受一次宴會，」他說。

「告訴你們，」我提供意見。「誰先看到一個島，或一隻船，或者什末拯救我們的東西，或者我們用來救我們的工具，其他兩個人應當請他一頓客。」

「任他要什末都行，」紀尼口頭上立下約來。

「他可以選擇地點，」陶南添說道。

「旅館，夜總會，什末都行，」我贊同說。

「夜總會——伙紀！」陶南說，「要是我獲得了，我不要在火奴魯魯聚集，我要到佛立斯科去。」

「要是我獲得了，要你們好好地破費一下，」紀尼表示說。

一個生動的討論開始了。我比二個孩子要「跑得」多——他們總比較年輕——但我們之間沒有一個是夜間遊蕩的人。我們談了一陣各人在報紙上的閒談欄里所看到的著名夜總會，每個人都有他心愛的酒家。結果我們都贊同獲得的人有暢所欲言的權利，但以天為極限。

最後談興減弱，我們打算睡了。

第二十六天疲憊地破曉的。那最後的八小時的划船使得我們的身子疲弱了。我現在知道至少我在以後不再和以前一樣強健了。今天我驚懼地注意到我的腳和小腿在變得麻木了。

冗長的白天，冗長的黑夜。

我們的心愈來愈陰沉了。談話僅是嘴巴動動而已，而且我們難得談話。當我在船舷上的日曆上劃

記號，把日子往後一天天地數回去數到二十七時，我們大家被一種短暫的心理的激勵所振奮。

「喂，孩子，」我們打算叫得快樂一點——不過我猜想並不僅是騙騙自己而已。「今天我們的紀念日！我們已經在水里將一個多月了。（以二份月計算，所以一個月是二十七天——譯者註）第二十八天在一分鐘以前開始的！」

陶南的雙唇移動，但他的眼睛和臉孔毫無表情。

「好啊，」他聲音低得沒有調子。

我朝向紀尼看看，他的雙唇啓開。他心想他在微笑。

下一天早上鯊魚來了——大鯊魚。我並十分喜歡鯊魚。我擔心着這七英尺長的巨物之中有一條會衝向小艇，因而可能造成任何的不幸。牠們的背鰭露出水面繞游近來時，我密切地而有些擔心地注視牠們。

紀尼要拿起小刀打算戳第一條游近手頭的鯊魚，但我把它打消了。真要幸運才會戳中這些巨大而堅韌的身體的什末要害之處。我心想小刀不很大——它大約像童子軍刀一類的。往鯊魚的韌皮似的鱗上狠命一戳甚至於會折斷刀鋒，或者把刀震回來打到阿爾迭琪的手的。我覺得小刀有了任何的損傷乃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它現在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我們非妥當地使用它不可。

「應該弄一餐吃吃，」紀尼喃喃地怨語着。他把小刀丟下，不再說什末。紀尼現在唯一所願意談的就是食物。

一條大鯊魚疾游到小艇近旁來。我痛苦地伸直我的小腿，靠在艇邊上注視着牠。牠看來像是游近來跟我們惡作劇的，我壓根兒就不歡喜。別的鯊魚也許爲了獵尋比我們更容易的掠物，已經游遠一段路，但這一條身上有斑點、像一頭豹似的顯然仍舊在看機會，停留在艇四周。

最後牠游遠了幾碼，曲折地轉到水面。牠的笨重的尾巴用力一伸把牠像一個魚雷似地直射回來。牠扭旋着身子停在差不多一英尺遠的地方，牠露露兇惡的牙齒似乎在瞪住我看。

我把身子撲出舷外去，用我那強健的右拳在牠的鼻子上沒命地打去。哎呀，那是一條令人驚駭的豹鯊，牠急急地旋轉了幾下，立刻像一頭恐慌的猴子一般逃去了。我猜牠不再回來了。

陶南把這場戲全部看在眼里，爬過來把我的右手舉高，「雖然受傷了還是好佬！」他不平地說。我的手在刺痛，我的指關節作痛。我輕輕地摸摸。我沒有弄破我的手，只是弄痛了它。我的指關節痛了好幾分鐘，鯊魚的鼻子只不過吃到像被一塊木頭重重地打了一下。那真像——我用拳頭狠狠地打到電桿上。可是我總把桿走了。之後，我們安靜下來了一些時候。海浪洶湧，我擔心船會傾覆。

我們到現在已經一個禮拜沒有吃過。我們最後的食物是在第二十一天上弄到的椰子，我們剩下來的一點精力，在日益迅速地衰弱。我們開始甜密地回憶到我們捉到鳥和魚的運氣，那些並不再來了。紀尼的眼睛是我們船上最敏銳的。在第二十八天下午，他守望時又喊出椰子的信號。陶南和我馬上拿出槳來，朝向褐色的大椰子打動着的藍色的波濤起伏的地方划去。我把我那「鞋槳」轉向小艇別。把我們的獵物拿進船來。椰子的外殼上的纖維和我們以前發現到的一般地被水浸軟了。我們用鉗子和貪婪的手把外殼剝掉。我們喝椰子漿，把美味的白肉儘快地撕鬆了吞食。用小刀把它平均分成三份。我們不肯糟掉一絲半毫，把里面挖得干干淨淨。

當這一餐吃完了後，我們批評着椰子的品質、組織、和味道，詳細地談它。我們估計它的年齡，討論到從出產的島上到這裏的距離。我們推究到島的本身，她的可能的位置，和有否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我們以為一定接近陸地了，我們打了一次小賭：什末時候我們發現到另一隻椰子，誰先看到它。但那只椰子是我們最後的食物了。

陶南希望在一个風平浪靜的日子死去，但天氣愈變愈壞。風向隨時變化而且總是吹得很大。天空陰暗的時光佔大部份。風暴很多而且令人不快。我們後來知道這是颶風的開始。記得這是南太平洋上損害最大的一次颶風。也許我們不知道這是什末預兆倒是幸運的。

當雲陣黑攏來，風吹起來時，海就發怒，狠狠地打到我們，甚至於用了帆布的錨也難能控制小艇。我們不斷地打溼而且常常有顛覆的危險。最糟的是我們簡直沒有什末氣力剩下來和海搏鬥了。衰弱突然打擊到我們，使得我們全身發痛。這時我們最需要士氣，但它却降落到最低。

雨時常下而且無情地下的。現在的風暴很冷——冷得悲慘。我們大家擠做一團取暖。我們大家似乎身上都瘦得沒有肉了，躺在船底上取暖時身子住緊貼身子，我們的凸出的骨頭，撞到很痛。我唯一能伸展身子的方法是躺在船中央，讓兩個孩子一個躺在一邊。紀尼的膝蓋和手肘挖進我的背部去。我們只能像這樣躺一段短時間，一到我們的血液循環要阻住的時候就不行了。那時我們不得不起來伸展伸展。使得我們那飢餓了流得暖慢的血液再移動起來。

我們時常故意留幾英寸水在船底里，因為水比空氣要暖。我們坐起來時，疾風吹來的針尖似的浪花，像要刺穿我們柔軟的皮膚。在我的乾燥的嘴里，發臭味的牙齒冷得打戰到作痛為止。

我們之間大家並不十分想到談天和談了話把話繼續談下去。我們直到最後才變成不這樣的事情愈來愈嚴重。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末日隨時隨地在接近着。我們在最近必須獲救；否則就要死亡。

陶南和我似乎比紀尼能夠過得稍稍好一點。他常常懇求我們跟他說話，這樣他唯一所願意談的是食物。我經常努力做到溫柔而跟兩個孩子相投合，因為我知道我們經常生活在緊張之中的，我覺得我

做首領的責任應當盡力來保持我們之間的良好情感與和諧，藉以避免我們大家異常明白表示的對於處境的思慮的發展。顯然我們的勇氣開始消沉到這般田地。

當我們在日中喝一小口淡水時，我們把它想像作咖啡。這微小的一飲竟會鼓舞我們的精神。我們常常在心頭想像到與這俱來的一餐佳食。有時會去紀尼的家里，吃一頓有他的密蘇里胡桃木烟熏過的火腿的盛餐。另外一次我們拜訪陶南的家里，我們吃各種的波蘭食物。他心愛的菜之一叫做「氈包餛子」的，是包心菜葉捲一種紅冠灰腳的家禽肉做成的。這菜聽起來很悅耳的。我們都在心里大吃一頓。我們再去我那在拉馬薩的開拉伏的牧場，飽餐一頓 Avocados 和橘子。我自己雖然不喜歡這種自己磨折自己的談話，可並不打消它，因為至少它的佔據在我們的心上比任何其他的思想來得快樂。

在第二十八天和吃了最後的椰子之後我們覺到我們在飢餓着。我相信我們所吃少量食物對於維持體力毫無裨益。那很少幾口的不入味的東西刺激起飢餓和引起胃液消化空的胃，使得我們更加難受。我們必然地討論到吃人肉。

有一天兩個孩子中之一提到說：「假使我們之間有一個餓死了——我們之間當然有一個先死的——我們怎末處置他的尸體？」

陶南異常害怕在一個風浪滔天的日子被葬到海去。凡是海軍下海的時候都知道他也許不會再看到陸地的。我們之中有好多人看到過一個同志的尸體被丟到波濤中去的。我們覺得同樣的命運也許在任何一天會等待我們的。陶南說過在一個風平浪靜的美麗日子去遇見約翰·台菲（海神——譯者註）他倒並不以為意——要是太陽照射着，海上平靜的話，他感到極其快樂地去與波神為伍。陶南是我們里面最瘦的，我想他感得自己會先死去，同時他也許異常害怕被吃掉。我想那或者是他提議大家一起跳海死去的理由之一。當他後來回憶到這事時，他以爲他的真正用意不是如此——我新重再相信他。

但無論如何，我們預先討論到這問題：要是我們之間有一個死了其他的人應當吃不吃他的尸體？兩個孩子中一個主張吃一部份也許比較相宜。我們把這問題詳細地談下去。最後我們一致贊同後死的人應當吃先死的人的心、肝和其他類似的器官。

現在，我不相信我們之間任何一個人真正會有這末野蠻的動機。我相信我不會的，我想其他的人也不會如此。不過它提供了我們一個好的談話資料而已，同時我們把它澈透地討論出一個結果來。

現在，太陽出來時我在大部份的時間內都閉上雙眼，由於無數天的注視着閃光的水傷害了我的雙眼，到了現在，我只能朝遠處看幾秒鐘，之後物體就開始模糊起來。到後來雙目痛得很厲害，最後我弄得即使看到夜間月亮反射到水面的光線也會作痛了。我在第四個禮拜內就覺得我的雙腳與小腿漸漸地失去知覺。開始是在腳上，每天向上移一點，這種部份的麻痺一直到達臀部為止。實際上在所有的時間內我們都是坐或是躺着在船底里，所以都要把膝蓋豎高的。最後我覺得我害上風溼麻痺症。每遇我要想按照在那狹小的地位所必須採用的吃苦姿勢躺下去時，就感到痛苦得不得了。

洶湧的波濤在橡皮艇下面的撞擊幾乎逼使我瘋狂了。我每夜總這樣想：我從沒有像今天夜里這末疲倦過，所以這一次我能够睡熟了。可是每夜那柄在我下面的單調而猛擊的錘子，和配合上老是出乎意外地打下來的水的浸淫，逼得我不得不坐起來，等待比較順適一點的狀況，但狀況永不轉變到順適到一點。時間漸漸地過去，疲倦像一隻握緊的手攥住了我。我不得不繼續想下去。

疲乏和各種各樣的痛楚放馳了我的自制之力。當我對孩子之中的一個說話而他不同對僅是朝前直瞪時，我有時忘記了他和我一般地疲乏了而瘋人似地發脾氣了。這些脾氣老是發不長的，我沒有發長下去的氣力了。孩子們從不會粗暴地回答我，他們沒有精力，或者不以爲意，或者壓根兒就不知道。

到了第二十九天上灰色的老信天翁回來了，開始帶來了不少的厄運給我們。最初我高高興興地看到素向熟諳的他。我驚奇着當風暴達到頂點時他在那裏。他在船上面高翔，不時地急衝下來觀察一個湧起來碰到他的波浪。

海面崎嶇而險惡。風整夜朝反方向吹，我放出錨去拖住和穩定我們的船。恰好太陽落下的當兒我第一次想到錨。它是我們唯一的控制船的工具，而在每次的災難之後我檢查時都是好好的。今天早上，我發覺和船行方向相反的大風已經把上衣吹到水面上，縮攏在那裏了。我打算把它放開了再拋出去，就拉進船來。一沒有了錨的拖住，連小風就會把我們吹離我們的方向，我覺得我們幸而這樣地多走了一哩等於多活了一段時間。

當我收進錨來時，看到一條在船頭邊的水面下的小魚，牠和我們以前捉到的是同一類的食物！

我小心地注視牠。牠在船底下游。我把錨拉到了船裏，他又出來了。牠正好暫時停止在我的前面。要是我有小刀在手裏，一定能够戳牠的。我旋轉身去找小刀。我同時要看着魚，因此就在工具袋裏亂摸了幾秒鐘。牠靜靜地躺在水上面。我移到船邊去，但由於身體衰弱我移動得不够迅速。牠的尾巴一動就把牠送離了我所及得到的範圍。我等待牠再來，牠老是停止在那裏，令人可望不可及地隨了滾滾的浪濤起伏着。最後牠轉身游近了一二英寸，我就刺下去，但除了濺到臉上的水以外只是徒勞一場。我伏在船舷上休息了一陣。我需要恢復轉一點氣力來繫錨。

我等待在那裏時，一條有斑點的大豹鯊，約有七英尺來長，把牠的鼻子伸出水來，距離我臉孔不

到六英寸。我大吃一驚，把身子縮了回來。要是我有胆量的話，我能够抓住牠的鰓。我猶豫了幾秒鐘，打算抓住牠，但我不能做到。事實上我是有一點怕牠。我知道這的，當牠扭動身子離開我的視界，潛入灰綠色的波浪下去時我有一點厭惡牠。我埋怨自己的胆小，我也許不能夠握住這巨物，但在我精疲力倦之前也許會拖牠進船來，這之後牠就沒辦法了，我們能抓住牠直等到他窒息死為止。那可有不少的肉，我厭倦地回想到。我猜牠大約有一百磅重。

風愈吹愈大，浪愈來愈快。巨浪像一條條的大綠蛇似地伸展開來，頂頭裂成白色，之後在一聲怒嘯中分散。

它們打從重量很小的橡皮艇下面滾滾而過，把我們掀高到我們看到那令人作嘔的深淵為止。之後我們旋轉下去，有時失去了控制，有時在瘋狂的白沫中急旋。水打進到我們船裏，一次有幾加侖，大家拚命地用雙手辱出船外去。我們像騁馳在巨浪上的人一般地注視浪溝，當一個個的捲浪把船玩具似的顛簸時我們把身子從這邊滾到那邊。浪頂打到時我們學會了怎樣靈活地轉身來保持小艇的平衡。

但海是狡猾的。它能够等待時機，野獸似地跳起來。風是它的幫兇。

捲浪在我們下面稍偏一邊伸展開來時，小艇就慢慢地升高。風似乎停下來透一口氣。我們看到浪頭捲高起來的頂端。一道鑲白邊的藍牆，我們隔了它向天空望去是半透明的，全往我們頭上散倒下來。它的重量壓得我們耳朵作響，充滿了兩個鼻孔，我們咳嗽着，被蒙住了，倒在船舷上。風像等待機會一般，突然刮起一陣猛烈的，吹起了小艇，把它顛覆。

我們再度跌入海裏，這時的海比我們任誰所見過的更可怕。我猜想我們都有同樣的思想：抓住小艇。我們又算幸運。大家抱緊小艇，用全身的力量抱住它。瘋狂的水抱住我的小腿，我看看兩個孩子，陶南死命地緊抓着。他的眼睛閉上，在唸波蘭文的禱告。紀尼使勁張開嘴巴，顯出他牙齒在打戰。

「抓緊！」我尖銳地狂叫。我並不想到在怒吼着的風浪中他們是否聽到我叫，不聽到也不打緊。我低下頭避開打到臉上的浪頭，繞行到另一邊去。海重打着我，要把我打沉下去。我伸長了頭頸，像鬥乏了的人似地挨受令人暈眩的重擊。我把一隻手伸到艇底下去舉起來。我感覺到我的心像要停止跳動了。我知道在這種漩渦當中必須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否則我會淹死。

我又利用了一次風，風從下面吹來，吹滿了小艇的內部，把艇底抵住在傾斜的海的牆上，從右邊舉了它起來。我們又撲上艇去。我七爬八爬爬了進去，拉住了陶南的雙腕，我讓自己蹲低到坐的姿勢，用足腳勁，把他拖了進來。再和他兩個人分開在兩邊把紀尼救了起來。我們都低下頭躺在那裏喘氣。過了一陣之後，也許是幾小時。我檢查物件，除了收集淡水的破片都在之外，其他的破片全都去了。還有——我失去了錨。這是一個異常可怕的打擊。現在我們除划以外不能控制小艇了，而且上次划得身體衰弱到如此程度，我知道非到最後關頭我們決不肯再划了。我急中生智。到工具袋裏去找尋適合做海錨的東西，但唯一可用的是一塊修補的材料，那是和小艇相同的質料，約有十二英寸長六英寸寬。我把它吊在線上，但馬上發覺到這種宜的辦法不行，第一，它沉得不够深；第二，太小。我把鉗子掛到線上去試試，還把幾片槍上殘餘下的鋼片也加上去，掛成紙鳶的尾巴一樣。掛得重了的線拉得緊緊的，但它使我們的船在海凹裏或前後地偏駛，因此每遇吃到捲浪，船裏就打進了許多的水。

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我決定使用它。我整天把它拋出去，但我們必須不斷地戽水。太陽落下的時候我看得出我們沒有氣力再幹下去。水馬上開始滿得比我們屏還快，我個就要沉沒了。我由不得自己的心，只好走最後的一着。一陣強大的西南風把我們吹向跟我們的願望恰恰相反的地方，我於是收進錨來，讓船漂去。我心想：不是漂去，就是沉沒。

我們悶悶不樂地注視夜幕的降落，我毫不相干地注視到信天翁在吃食料。

我們在颶風醞釀中過了悽慘的一夜。沒有了錨，我們的生命就落入風的魔掌中，而且風吹得很猛烈。有許多次當山一般的巨浪打得我們失去了平衡，我們藉了移動自己的身子，來控制船的重心，恰好免於再度傾覆。高大的捲浪不斷地打進船里來，每次都潑了半船的水。我們用身上脫下的衣服吸了水再絞乾的方法，把水厚出船外去，雖然我們想到自己會赤裸地凍僵在鞭打着的冷雨之中。

風勢朝向早晨漸漸減弱下來，但海面還是起伏不停。破曉時我能夠看見周圍幾英尺的水面，我驚奇我們還在那些被風打着的巨浪中漂浮。天完全亮時我看到我們被困在一個狹小的世界裏。我們給圍困在一道激動的綠水的小圓圈的中心，上面是灰霧的天空。我們朝四面八方看去都看不遠。隨便看到那裏，海都在瘋狂地動，無數的白頭的浪峯出現着，滾旋着，迸出着泡沫。

我們在水停止打進船來時，大家把背脊弓起了朝向風雨坐在船裏。我們還是向東北漂流，加速地遠離了我們要到達的地方。我們從此極少說話，我們飢餓而沮喪。

將近八九點鐘，我們拿起我畫圖的上衣蒙在三個人的頭上，稍稍抵擋一下寒冷的雨。

「孩子，要當心拿住，」我說。「要是我們丟掉了這東西，就不知位置了。」

帆布的圖替我們擋住一點雨，但我們的衣服既溼又冷，而且貼住我們的皮膚。我真願意再看到太陽，但我懷疑我能否再看到。

「你的信天翁來了，」陶南說。

我抬起頭來，看到灰色的老信天翁在我們頭頂飛着，他的翅膀張得很開，顯然忘記了風雨。我注視了他一會，到眼睛作痛為止。我低下頭，休息着，我的鬍子觸到喉嚨下面一塊給太陽晒焦了的三

形角的皮肉上有些發癢。

有什末東西重重地打到我頭上。我靜坐不動，覺得有一個重量落在我的腦袋上。它輕輕地移動，經過了一段緊張的時間，我就知道是什末回事。

是信天翁棲在頭上，牠在整理打溼了的羽毛。

我很靜地坐在那裏打算如何動作。孩子們還沒看到牠。我考慮到我自己抓或者讓他們中的一個人來抓。

航圖蒙在頭上就不大好下手。我去抓信天翁時我的手很有被帆布纏住的可能。

我把情形仔細地研究過後，就決定碰碰運氣看。

我悄悄地把手伸出去，儘精確地估計我的目標，因為我不能夠看到我的獵物，很快地攪過去。我抓過去的時候信天翁一定伏着，因為我的手觸到了牠的胸脯。這一下把牠推回到水裏去了。

牠掙扎了一剎那，就憤怒地放鬆了身子，用牠那強大的翅膀一拍就升高在水面上。牠高高地飛走了，又偵察我們似地打回轉來。

「他媽的，你差一點抓住了牠，」陶南說。

我感到異常不快，對於這在大家迫切地需要食物時天送來的獲得食物的機會的失敗，痛苦不堪。我後悔沒有讓孩子中的一個來捉這鳥。他們能夠看到牠而我却不能。

「完蛋，我怕牠已經走了，」我傷心地說。

「開心一點吧，老總，這下試得並不壞的呀！」陶南說。

「不知道我們能否設法坐得寬敞些？」紀尼問。

「隨便動一下都好，」陶南說。「我坐得頗有點僵硬了。」

我自己渾身酸痛。我們改變一下位置。兩個把背脊靠住前座，還有一個縮在大家的膝蓋中間。

「在電話棚裏比這裏還強些，」陶南說。「那是乾燥的。」

紀尼和我對於陶南的詼諧發出會心的微笑。之後我們靜靜地坐了一陣，雨打在我們那蒙在頭上的圖上，一條條寒冷的溪流從我們的頭頸上流下來。

陶南又說話了。

「那王八蛋的信天翁又要來親近我們了，」他說，「朝右邊看，老總。」

我悄悄地轉過頭去，我們的朋友正好橫對着我坐在水裏。他在吃食。

「上帝呀，再來一個機會！」我輕輕地說，不是祈禱而是感謝的口吻。

巨鳥漂進到距船三英尺以內，把頭伸入水裏去，他讓嘴、眼浸在水裏十秒之久，他似乎在招我去捉他。

我心想：要是他老把頭放下去那末久，我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放下去，好讓我有充分的準備。

我靜靜地坐到他把頭伸上來透氣。他環視周圍的水裏，身子仍然不動。他似乎找尋他所要的東西，又把嘴放回水裏去。

我把肌肉一綁緊得動點勁後，就馬上從艇邊倒跳下水去，張開雙手去捉鳥。

但我沒有跳得成功。我的雙腳不是把我的身子送往前去至只把船向後推了，其次我知道我的手腳伸直了，臉朝下平臥下去的。我的臉、胸和腹部等整個身子的一半猛撞到水面，給撞得很痛。

我在驚慌和失望之中不能思想了，只是本能把我的雙腳往下伸，張開膀子來保持漂浮。我那長長的身子被起伏的浪頭掀了起來，小艇已經離開我有好幾英尺遠了。當我游向小艇時禁不住找尋一下信天翁。他呢第二次逃開了我，逃得自己覺得丟人，而且比丟人更甚。鳥兒撲動翅膀飛走——同時也在

回想剛才這回事——我發誓說要是鳥們能够笑，灰色的信天翁是在嘲笑我。

陶南捉住了我的一條膀子，我很快地回到了艇裏。

「圖在那裏？」我立刻就問。

「老總，它跟你一起跳過船邊到海裏去的。」

我轉過身去，但立刻就放棄了打算跳下海去撈回圖的念頭。在那樣的海裏，它已經漂走了。

我們現在除了我們的鐵線，一塊收集水的破片（破爛不堪的），一把鉗子和一把小刀之外，沒有一件對我們有什末用處的物品了。我們除了背上的稀薄的一點衣著之外，沒有任何抵禦氣候的東西。我決定把那隻無用的漿袋撕下來做遮頭的東西。我就這樣做了。這樣地獲得的一塊布差不多是方形的，有二十英寸長，十二英寸寬。把它遮上，聊勝於無。

整個上午雨繼續不斷地下。午後不久我們碰到一個大風暴，一陣陣的狂風和恐怖的海，我們又再度顛覆了。

我不知道我們怎樣跟波浪搏鬥，爬回到船上去的。我們回到了船上，發覺到所有的工具之類全部沒有了——小刀、鉗子、我們新弄到的遮頭布，沒有做成的海錨和最後的一塊破片。現在我們沒有一塊可以做遮蔽的東西，沒有尋水的東西和沒有捕捉食物的東西了。

我們的勇氣幾乎完全消失。這是一個恐怖的不幸日子。

感謝陶南、巴斯寶拉的勇敢的靈魂，他最後開口來。「罷了！伙計們，」他牽強地說，「現在好像什末都遭遇到了。我們大家握一握手，來重新開始幹起，你們說怎末樣？」

紀尼和我馬上同意。我們蹲伏在搖擺着的橡皮盆子里，風把冰冷的雨吹到身上，像水龍噴出來的一般，我們交互握手。互相告訴着：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到了第三十二天的黃昏時光我們得到了一陣轉吹向北的風。夜預示着兇兆的降臨。天空黑暗而怕人；海從灰色轉變到黑色。我們不安地搖撼前進時，我們的航路被長長的鋸齒形的電光閃條所照亮。每一閃之後緊跟着大炮似的隆隆的雷聲，空氣沉滯，給時發時歇的微風緩緩地吹動，波浪失去了它們的瘋狂，但依然在慢慢地擴張開來的有力涵湧中掀得很高。

天空在奇怪的微光中變成一種預示不幸的可怕的景象。我警告着孩子們對於它要注意。幾層的雲陣飄盪在天空，每一層都朝不同的方向推動。我們任誰對於這都沒經驗，想像不出它是什末預兆。

「無論他預示什末，」陶雨代表我們大家說話，「它總不致完全預示到凶的方面。」我在海軍里二十二年來從沒有看到過像這樣的天空或海的，我一點都不喜歡這種現象。

「能够休息的時候，最好多休息，」我勸告孩子們。「我們隨時必須屛水了。」

我們躺在艇底里，濺到我們身上的水花冰冷的，我們緊擠在一起保持身體的暖和。

整個夜間都常常下雨。每次我們都起來掬水，一再絞乾我們的衣服。

今夜我們要努力鼓舞彼此的精神，比平常話談得多，我想我們大家都察覺到我們的精神一次次地低落，現在已經降落到危險的低點。因此比賽着誰最能够把我們的從沮喪中鼓舞起來，我們是不得不如此做的，所以開不起玩笑來。

我們對於掬水倒並不十分厭惡。我們的臀部和肩頭由於驗時楔入船底之故，都異常麻木和酸痛，因此實在歡迎有機會站起來活動活動我們那僵硬的肌肉。我們的肉瘦到靜脈都綁住在骨頭了。我們站

起的時候，血液是流動了，但是我們的身子都要被風和浪花打到。我們容易寒戰，因此過了一陣又不能不躺下去取暖。我們就這樣地度過夜間。感到長夜漫漫何時達旦。

到了早上，我們看到天空幾乎全是陰雲。我們沒有等待得到太陽出來曬暖我們。除了我們的黃色小艇似外一切都是灰色的。小艇的鮮明的顏色在這無生氣的黯淡的海上顯得愈加不調和。

現在風已經再度轉向東北吹了。把我們輕快地往前送着，這真是使我們喜出望外，可惜我們不能確切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即使知道了也無濟於事的。我們的唯一的航圖是在我們的腦子裏了。

上午十一點光景，我們遇到一次陣雨，大而冷得像冰水一般。雨停止時小艇積水沒過腳踝。

我們在最後一次的顛覆中，把僅存的一塊破片失去了。因此只好把全部的衣服脫下來揩了船底里的水絞到船外去，一次又一次地揩到船底乾了為止。我們做完了這種討厭的小工作，太陽出來了，這是那一天裏的第一次。我們在發抖的狀態下感到太陽光綫蠻好的。

「讓我們在穿上衣服之前來一次日光浴。」我提議。孩子們毫不猶豫地贊同了，我們就躺在船邊上休息，因為我們疲倦得和給凍得一樣了。我們把衣服攤在座位上曬着。

過了一下，陶南發神經似的大叫起來。「我們最好穿上衣服，你們看如何？」我不高興接受他的話，衣服還溼的。

「啊，風浪相當大了，你們知道嗎？」陶南堅持下去說，「船很容易再打翻的。」

風已經起來了，浪頭快要到汹涌滔天了。小艇像一張椅子皮似跳動着。

我猶豫了幾秒鐘，恰好正要同意陶南的話的刹那，一個大的捲浪抓住了我們。

我們被舉得高高的，小艇傾斜到我們必須抓住小艇的邊緣和座位才不會跌出來。正當我們開始向一個長而陡的浪谷滑下去的時候，一個折斷的浪頂把小艇的一邊往上額外地一掀，風吃住在圓形的氣

室以下的部份。產生了一陣手脚的瘋狂亂爬，沒命地抓住，和一片雜亂的叫喊聲。

「衣服！衣服！」我懸空倒出去時拚命地叫喊。刁滑的風攫住了我的話，一個巨浪吞沒了我。我的頭又露出在水面上，我的一隻手還抓住着船。紀尼似乎一直沒放開手，拚命地吊在那里。陶南差不多整個身子跌在我們上面。我抓住了他的一條膀子。

浪頭把我們向四面八方拖去，像用手拖着小腿一般。小艇傾覆了。

我們死不放手，大家集攏一起，隨着一個無聲的信號把小艇用力舉起，同時拚命地抓住頭倒了的船舷。一個捲浪轟然地打過來，幾乎把小艇從我們的緊握中奪去。

我們趁第二個浪未來之前，趕忙把它再掀轉過來，這時小艇轉過來朝天了。我掙扎對面去拉住孩子們爬進去。我們休息了幾分鐘，喘息着，每人把一條膀子抱住座位怕再傾覆，血液在我的顫顫部亂搗着。我不能毫無痛楚地呼吸。我的胸部和軀幹都作痛，我以前已經說過了，我從臀部以下得了永久的半癱瘓症。我靠了意志的越絕的努力抬起頭來，把身子滾轉過來讓臉朝上對住座位。孩子們躺着不動，扭轉了的頭垂下，一點生氣都沒，和死人只差了他們那沉重的間斷的喘氣。

我注意到我們的重量沒有完全落在一邊。落在一邊是最危險的。小艇平穩地馳着，雖然它在不斷地跳動中搖擺彎曲，但船底緊貼着水的。因此我就放心地把頭垂到胸前去休息了。

我不知道我們在這樣躺了多久。我知道我們都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當我自己開始恢復思想時，對於自己這樣容易忘懷一切，不禁大吃一驚。我發覺到好像被一個我從睡夢中朦朧地記得的聲響所驚醒過來，這時候孩子們坐起在那里，精神回復過來了，但沒打算說話。我伸了一下懶腰，馬上也被我們那危急的情勢，像重重的一擊似地打擊到了。我們的全部衣服都沒有了——一絲一縷都沒剩下，但很可笑的却留下了一隻用一根繩子穿著掛在我頭頸上的警笛。

現在終於到了這一天，我們在小艇上的第三十三天，我們的處境是絕望的了。自從我們連我那後的不適用的臨時海錨也失去了後，我們就沒有任何控制我們的進行的工具了。從現在起風把我們送往那里我們就往那里去，那也可以說我們要一直漂浮到橡皮小艇最後腐蝕掉，爆裂為止。我們丟掉了所有的破片，因此除了下雨時遇到積在艇底里的水之外，沒有任何積吃水的方法了。我們除了用手之外沒有任何屛水的東西了。我們只剩下一隻鞋子做成的槳，二隻嵌進到船頭里去的皮夾和我的警笛，我想不出我們能够便這些東西有任何用處。

所有的打擊之中最厲害的是失去了我們全部的衣服，和那塊曾經用來遮頭的橡皮布。從現在起我們完全沒有抵禦赤道上的太陽的東西，況且現在正是仲夏。我們對於太陽將在我們身上起的什末作用已經知道得太清楚了。

我們心想我們是在島嶼的附近了，但是沒有圖，沒有航海的儀器，我們就不能確實知道我們的位置。我們所能確實知道的：我們也許距離陸地還有一千哩。現在除非我們實實在在看到了一個島，永不會知道自己的位置的。

在整個航程當中，惟有這次我真正消失了勇氣。事實上，我正要預備放棄這些苦鬥了。我知道我們航行要很快地結束了。我們必須在一兩天內遇到一個島，否則就必須死亡。

陶南分擔了我的憂鬱。他把壞的一方面全盤考慮過了；用不着太陽來折磨，死亡就要來到的。但他改變了這種想頭。

「我們已經支持到了這末久，」他辯論道。「我們必須再繼續下去！」

我們三個憂鬱地在船里坐來坐去不定，勇氣毫無，考慮到各種的可能。

失去了我們的衣服，我們唯一的遮蔽身體的東西，似乎要我們在一場賭博發展到這個階段，在我們爲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奮鬥和劈劃了那末久之後，來遭受巨大的殘酷打擊。

想到我們已經渡過了的一切——那是堅定我們的信念的。我們都認爲現在無論這次的或任何其他能夠抓住我們的不幸，都沒有充分理由使我們放棄一直進行下來的奮鬥。我們又大家握了一圈手，發誓要繼續下去。

這是另一個有着一次次的寒冷的陣雨的夜晚。我們一起縮在船底里，談了許多的話來鼓舞精神，把任何湧上心頭來的不吉利的念頭都脫服了。

每次陣雨過了後，我們把大部份的水用手屏出去，再輪下來保持溫暖。差不多化了我們的全部勇氣才支持了我們的愉快。我們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航行就快要結束了。

早晨了，我們看到白天的光亮很愉快。雖然我們知道太陽照到頭上時要被曬得很兇，我們還是渴望着暖和我們的身體。我勉強着自己不去想到再等一會太陽將在我們的身上起的什末作用。我甯願等到那種煩惱必須到來的時候就讓它自己到來。

太陽直到上午八點半的時候才打從雲後面出來。它出來了，我把身子伸展在前座上取暖和休息。陶南輪在底里，阿爾迭琪就起來守望。

這時候我就想到海軍里一定以爲我們已經死了的。我後來知道確實如此。我本來甯願就此自殺算了，但今天早上我替水手的宿命論留了一線餘地，我想起了我過去的生活。我十七歲離開了家，在一年之內幹着各種各樣的事情，走遍了全國，之後就加入海軍。我的長兄在現在他們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內就在海軍里了。

我羨慕我的長兄。我是在一個標準的西部的農家中被撫養大的。穿上制服到遠方去的冒險打動了我的心。我去從了幾次軍，但最初說我太年輕，後來說我太瘦不能合格。等到我長大起來體重增加了，終於在十九歲上進去了。那時我沒有打算把海軍當作終身事業，我不過想吃一點「苦」，得到一點經驗而已。

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了。我覺得海軍很好，假如我要死，樂於像海軍戰士一般在海上服役中死去。我掬了一點蔚藍色的海水在手掌里，把它喝下。接近航行終點的時候我能够喝得下一點海水了；我的身體組織之中似乎缺乏了鹽份，我把這歸咎於太陽的。

我在失去我們的衣服之前已經脫過了兩次的皮。現在我正長起一層新的來，柔軟的下層的皮依然暴露日光中。我毫無遮蔽地躺在那里，開始渾身刺痛起來。我的腰際和橫隔膜的地方，以前從沒有被太陽曬焦過，在半小時內變成了深紅色。在白天尚未終了之前，這一部份看來好像被一塊燒紅的鐵烙過似的。我身上的其他地方過去曾經被我們那破爛的衣服遮蔽過的，給曬得幾乎同樣的厲害。

孩子們和我同樣的情形。我們本來只在臉孔上、手上和膀子上受到曬傷的痛苦，現在全身都是了，每一英寸都受到。雲已經推開，海反射出閃光來，因此我們無論朝向那里都是一樣的灼熱。我不斷地改移坐位，儘可能地藉以遮蔽我的身體，和不讓同一部份曬得太長久，可是收效極少。實際上太陽把我全身都照到的，所有的時間都是如此。我感到像在火上一般的。我們的身子將永遠帶着那種給燒過的疤痕。

「啊呀！」紀尼說，「看那鯊魚！」

我用手遮住作痛的雙眼，看到一枝黑色的大脊鰭在距離船沒有幾碼的地方撥開着海水。是一條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大的鯊魚。

牠游得距離水面很近，當我看清楚那蜿蜒、強大的身子時。我吹出低得無聲的口哨。我估計牠總有十五英尺長，重量一定在一千磅以上的。

「要是牠撞到船，那就完蛋，」紀尼說。

「不要惹牠注意，」我低聲說。

牠在船左近游弋了約有二十分鐘，就游去了。

太陽開始曬昏了陶南。

他用手背蓋住眼睛，躺在船底里，突然他把手拿開，坐了起來聽着。他似乎往遠處看去，露出一點微笑。

「呀！老總，」他柔聲地說。「我聽到音樂。」

我心想，願隨他吧，也許他將被死神從聽到的音樂聲中攫去。

「什末音樂，陶南？」我偶然問他。

「美妙的——像仙子唱的詩！」

他躺回到船底去，又閉上眼睛，依然在微笑。

二二五

雖然我們把每天的守望分成二小時一班來輪，在我的眼睛開始損壞之前，大部份的時間，我還是起來和警醒的。現在，因得眼睛不行和一般的體格的關係，我不得不讓值班的人對於船負了全責，而保留我那衰減精力來值我自己二小時的班。第三十四天的上午，我就這樣輪在前座上，在太陽下面不舒適地轉動着，使得身子平均地曬到，我才不會不必要地遭受給任何一塊皮肉曬得特別厲害的痛苦。紀尼在值班；陶南在船底里艙着，努力遮蔽着臉孔——他聽到音樂的神經錯亂似乎已經過去了。大約在十點鐘的時光。天空灼熱和潔淨得似藍色的火焰一般。風勢沒有變化，小舟在長長的柔浪上緩緩地起伏。太陽現在正快到威勢最盛的時候。

我們升高在一個浪頂上，恰好在開始一次長程的往下滑行之前的懸空的一刹那，紀尼開口說話。那是他這次值班以來的第一次。

「老總，」他說，「我看見一片美麗的玉蜀黍地。」

我連頭都不抬一下。我悲哀地想到這孩子的心終於錯亂了，但我願他能够在一到小艇的時候，早就肯聽我的勸告，把頭遮住就好了。

我一動都不動地把眼睛看住海上，但我們是在浪凹之中，我只看到起縐紋的浪毯。我對自己說，可能是紀尼看見一種海市蜃樓：太陽有時候真會玩你把戲的。但我對於紀尼的着迷並不驚駭。我對他毫無辦法，因此我就不再多注意它了。

一會兒我們到達了另一個浪頂的時候，他又堅決地說：「千真萬確的，老總！——我看見遠處什末綠的東西啊！」

他這段話帶着密蘇里的尾音，完全講的頭頭是道，使得我突然靈機一動，他也許真的看到了什末。我張了眼睛努力看去，但在滾滾的海上依然不能看到什末。陶南也在看，不過沒開口。我勉強站了起來，發覺我那雙痠癢和彎曲的小腿站立不穩，我要求孩子們把我抱直。

我們三個都站在船的中央，孩子們每人用一隻手按着站邊，用一條膀子抱在我腰里。再用他們的肩頭把我扶直，我就用膀子抱住他們的頭頸，來穩定自己的身體。

我們到了另一個大浪的頂上，當真的，我能够遠遠地看到一點綠色的東西，正如紀尼所說的，看來是美麗的。我立刻認出是一個島，是遠遠的南海中的低矮的綠色的珊瑚島之一，我發出一聲粗啞的叫喊，轉向紀尼，用膀子把他的頭頸緊緊地抱住。

「孩子，」我狂喜地說道，「我們要請你客了！」

陶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讓它出聲地吐出，努力抑制着他的快樂。

「好了，」他說，「謝謝天——現在總差不多了。」

我們還是距離很遠，島呈現出像有一層綠色的掩蔽物——我猜是椰子樹，結果我猜中了。沒有了航圖，我們就不知道這是什末島，有沒有人烟，或者是在友軍，抑是在敵人手里的。

風已經猛烈地吹來，在水上劃出長而凸起的條紋，使我對於準確的方向有精密的估計。我測看一下島的方位，和風向一比較，就發現到我們的漂流路線，大約把我們帶到島右方五十度的光景。

我們自然明白這是天賜的逃生機會，因此我們縱然衰弱，還是認為除了划以外，沒有別的什末辦法。我坐到左舷去，用剩下的一把鞋子做成的槳划着，紀尼和陶南光是用手，一起在右舷划。

我們盡心竭力地往和風成交叉的方向划去，用以補償起要是單靠漂流風會使我們到達不了島的一段相差的距離。這樣，我們和風交叉了划的速率約有一海里，而我們順風漂流的速率，約有五海里。

我們真幸運能够在遺末遠就看見島。要是等到我們再走近了好多，才始開划。風也許把我們吹得遇不到它，因為靠我們那力量微弱的划也許抵不過漂流的偏差的。

我們整天地划去，划的方向和風吹到船的方向恰恰成一直角。我間歇地注視到島。我們發覺到最好朝着船尾划，用我們的膀子向前推起船後邊的水來。因此我要不時地停止了划旋轉身來看看方向。

最初，我們以為只有一個島，但等到靠近時，我們看到有兩個，中間隔着一個水很寬的峽谷。要選擇到那一個島去並不困難，我們檢了距離近的一個。到了一點鐘光景，我們的成績看得到了。浪頭更加拉長，刀子似的一把把豎起來，頂端起遊，分裂後轟轟地噴出白沫來。這些破浪從後面抓住了我們，隨時都有顛覆的危險，不過在我們前向時，打向後面的浪花幫助我判斷準確的風向。

突然陶南發出尖銳的叫喊。他的手從水里提出來，像一根繩子狠狠地一拉似的，拋得高出他的頭。他輕輕地捧住脰手，身子屈在那里。

「老總，一條鯊魚咬我的手，」他叫喊道，他的嗓子有點顫抖。

紀尼和我一停不停地划我們的。

「牠咬到了你？」我問。

「沒有，」他看着和檢查着他的手指說。

「那管牠媽的是鯊魚不是鯊魚，」我說。「我們繼續划！」

他不再猶豫，把手伸回到水里去，伸得深深的，我們繼續划去。

我們前進到接近島時，我心想這島除了一個荒無人烟的珊瑚島以外，不會再是任何別的了，雖然是一片碧綠可愛的，而且望去覺得精緻地凸起在水上。當我們到了六哩或八哩以內時，我看到我所想到的是——一行在白色的海灘上的岩棚。我推測它定是一個火山島，我們也許可以在一個岩穴中找到棲身

之所。這同時也就是說，這島在地圖上是有的，而且也許到過——我們自己的或友邦的部隊，我希望如此。但還有疑問的是這島也許是在日本委治的羣島中的，要是那樣的話，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末日。不過我們已經決定了往那里去，我甯願想它是荒無人烟的。

我們愈走近去，我覺得這島愈好。我能看到二三株比其他特別要高的樹。我們不能斷定是否是椰子樹。但似乎希望得太大了。一直到接近得我認清的確是椰子樹以前，我不敢相信它們是椰子樹的。

我想島上無論如何總有許多鳥的，有鳥也就有蛋，這也許有我們能夠捉到的幼鳥。我同時還想到也許有淡菜和我們用魚叉又得到的許多的魚。

阿爾迭琪的視力依然很好。當我們再近了一點，大約在距彎彎的海灘三哩之內，他旋轉身去看了許久。我們看到了這島並沒有最初所想的那末高。

「老總，」紀尼說，「那些不是海灘上的岩石，是茅屋。」

我再看，我又決定它們是岩石。

「你想得多如意，紀尼，」我說。「要是茅屋的話，島上一定有人住的。我看起來還是岩石。」陶南報復先前受的氣。

「管他娘的是岩石不是岩石，」他說。「划！」

浪頭很高，我們只在到達每一浪頂時才能看到島，我們一落入浪谷去時，島就離開我們的視界。有浮力的小艇，在風浪愈來愈大的海上駕駛得穩穩的，簡直像那島一般。當小艇完全不搖幌地躺在海面時，我們並沒有均勻地起伏得很陡的感覺。

我們距離島約一哩時，我從風劃在水面的縐紋和打起的泡沫上看出我們正好在上風頭，那有勁的風獨個子會把我們吹到海灘中央登陸的，用不劃別的助力了。

「這樣挺好，孩子，」我說。「我們可以用不到划了。」

我們停了，旋轉身來注視我們的前進。我知道我們現在疲乏透了。我們單靠自己的意志的力量已經划了一整天，還是得了專心一意的要到達島上才不覺得自己的可怕的衰弱，而振作起來划的。

「如何，」紀尼興高采烈地說，「看到到底是茅屋還是岩石？」

他是對的，是茅屋。

從現在起我們都是順了風漂流的。我緊看住風劃起的水紋，不時注意方位觀察着是否漂向海灘。我們感覺到一種愈來愈大的沉重的雷鳴，不久，我就知道是海邊的大浪撞碎在一種堡礁上，我担心到了那里要遭遇一點困難。我們再浮近了些我能够看清楚，於是立刻下令抵禦一次可能的傾覆。我曾經在夏威夷看到土人駕了有預防顛覆的裝備的獨木舟渡過澎湃的巨浪。但那些破浪都沒有這些來得大。我們愈接近礁石。就看到愈大的破浪。我馬上就證實我們的眼睛沒有騙人。這些浪頭湧起得特別的，一排又一排，每一排到了相當的地點，就領導後面的衝向海岸，有着萬馬奔騰的聲勢。

衝向珊瑚岩壁的強大的急流被它一堵住，那無盡量的奔騰的水只有往上湧出去，這時居前的浪頭就藉勢飛快地湧高和增加流速。浪頭到達暗礁時，約摸高到三十來英尺。浪頂開始危險地捲旋，不到一秒之久，就朝向天然的堤壩倒下。大量的水一打到，馬上無數泡沫就吐出來，形成一條白色的洶湧的直線，愈向前愈縮短，但老是這種形式一直到它高高地洗刷到遙遠的海灘上為止，這時就發生大砲放射似的吼嘯。

這些一排排的浪頭現在從我們面後湧起來。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想趕到破浪之前，划過暗礁。那是，要在兩個浪頭之間的空隙中。我們足夠幸運就在一個捲浪未破裂之前的一刹那划過暗礁。要是我們被抓住在一個破浪從它的頂點倒下時的瘋狂的激旋之中，我們定會撞進岩底或岩棚上去。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會完整無損地划出暗礁。

一個破浪從小艇後面抓住了我們。猛衝過來的飛沫打到船尾上的重擊把小艇急速地往前推上一個較小的朝海岸飛奔的浪頭的傾斜的後麓。我們並沒沿浪頭的前麓滑下，而被筆直地推向空中去了。

小艇翻了一個筋斗。我們再看到它時它像一片木頭似的正被一個長浪飛速地推向海灘去了。我們三個落在水里。我能記到在水里旋了三四次的筋斗和在海底摸索前進。我不知道海底上是砂還是岩石，不過我後來發覺到我的背部中央被刮去了直徑大約有六英寸的一塊皮。我得知陶南和紀尼的經過也恰恰完全一樣。陶南說他還是生平第一次在水底下張開眼睛的。

「一切都是碧綠、美麗的，」他說。

我在被水打到一次失去了一半的知覺之後，發覺自己坐在珊瑚岩的平坦的岩棚上。我看到小艇又傾覆了，它在距離我約有一百碼的水面漂向海灘去了。紀尼和我靠得很近，我們距離到達堅實的灘頭還有三百來碼。陶南在我們後面大約五十碼的光景。

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夠站了。我勉強立了起來，可是立不穩當。之後，我發覺到水流在我下面漂動。紀尼在我右邊，和我並排在一起，也讓身子隨水漂流，於是我們兩個一齊前進。我聽到一聲求救的叫喊，往後看去，是陶南。他不會游泳，心想他將要淹死了。當我對他揮手、叫喊時他清楚他已經脫離危險，因此就跟紀尼和我一樣急速地前進。我想起事情竟變得這末快，使陶南到了淺水里都不知道。也許他的叫喊是由於他那縮縮的身子在剛在的澎湃的波濤中受了恐怖的打擊而起的神經反應。

我們就在這個海灘的邊緣抓住小艇，把錨繩握住了。我們四肢匍匐着把身子從海的最後掌握中拖出來，把小艇拉在背後拖着。我們勉強立起來，但是立不穩。我們乏極了，都頭暈眼花的，整個世界似乎繞了我們旋轉。我們一起躺在海灘上讓身子急動着呼吸。腦子里糢糊地知道折斷的珊瑚在割破

着我們那發光的曬黑了的皮肉。

當我能够朝四周望望的時候，太陽低下去了。

距不多遠的地方，有幾根腐爛的木樁釘在砂里，顯然是被人釘在那里繫船的，我們三個人握緊了鐵繩，一只手拉船，另一只手痛苦地拖着自已，一英寸一英寸地爬出鋸齒形的珊瑚，爬向一排木樁去。我把這些古老的木樁每一根按一下，選擇了最堅固的一個，我們把小艇繫了上去。

距離我們輪的地方不到幾碼有幾間茅屋。我雙手攀住了一根木樁跪了起來。

「孩子，」我說，「你們知道嘛，這里也許會有日本人在等待着我們。」

他們拾起了頭，向我點點頭。我仔細觀察他們每人的表情，他們瞪着眼睛看我的眼色。陶南指指那個依然被繩子穿着掛在我頭頸上的警笛。

「要是我們不得不分散的話，」他沉着地建議，「吹二下警笛是表示叫我們到你那里去集合的信號。」

大家都同意。

我們太疲弱了不能去找食物，因此大家就決定在一間茅屋里過夜。

我選擇了三根用來支持身體最合意的長長的漂木，分給他們每人一根。

「要是這島上有日本人的話，」我說，「他們不會看到一個美國水兵爬的。我們站起來，邁步前進，讓他們把我們像海軍戰士一般射倒。」

我們把漂木的枝幹當作手杖支持着走略，三個人並排在一起，我居中，走向最近的茅屋，我們走了進去。

最後的一齣：島

一一八

茅屋有一個良好的屋頂，是用一種纖維質料編成的，一看就知道是椰子的纖維，上面蓋了一層層的椰子葉。有六英寸或八英寸厚，葉莖朝上，蓋得並不精緻。我們發覺到架子是把直立的柱子紮攏來做成的，紮的材料我們猜是椰子或者是別的土產的植物的纖維。這建築約有八英尺來寬十英尺來長，距地面約二英尺半高的位置有三根橫在茅屋底下的杠子，杠子下面沒有什末。有二根比較小一點的杠子聯住直立的柱子，不是用釘子釘住而是用一種土做的繩子束住的。茅屋和別的屋子一樣有棟樑和拱樑。牆是編織成的。椽子恰好高過頭一點，擱在上面的是三塊約有十二英尺長八英尺寬的粗糙地砍成的木板。我們發覺到地板上有一堆三英尺寬八英尺長的椰子蓆子。

那晚上，我們並沒有仔細地觀察茅屋。我們太疲弱了不能多注意四周的一切。我們肉體上最大的痛苦是站立不穩，僅僅扶着柱子可以勉強走動一下，但我却還有精力把那三塊木板從椽子上拿下來，舖成一張臨時的蓆子牀的床架。

我們把差不多一半的蓆子舖在木板上，陶南和我那晚上就睡在那上面。我把剩下的蓆子舖在地下給紀尼舖了一張床。

在我們棲身的處所的右邊有一叢茂密的椰子樹林，紀尼決心去採幾個椰子來。他走到外邊去，風大得連撐了他的木杖都要把人吹倒，同時珊瑚刺痛他的腳，因此他不得不把念頭打消了，跑回茅屋里。那晚上他真是出於無奈才放棄掉找食物的決心的，不過他心想到了天明風會歇了的。

我發現到樹林里有一對小雞，但是小雞都是容易嚇跑的，同時我們也够不上想追到牠們。約摸在 half 點鐘以後，紀尼看到有二個人走上海灘來，距離茅屋有三百碼光景，他以為他們看到

了我們的，但他們就轉向別的方向走了。

現在愈吹愈大的風，把一陣陣的雨吹到我們棲身的處所來，我用一塊椰子席來設法遮蔽我們。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是什末風，到了下一天，這由海岸以外吹來的強風，就變成颶風了。

風漸漸地大起來，雨不斷地下着。我們過了悽慘的一夜。風老是吹動我們用來勉強蒙住我們身子的席子，席子的編織得粗糙的纖維，刮痛了我們那晒黑的皮肉，我們一刻都不能睡熟。

第二天一早，我的第一件事是巡視茅屋。打算修補起夜間風吹壞的纖維質編成的牆的接合地方。我們在找尋材料的時候，在椽子中間發現有幾根釣線連釣桿都在一起，但我沒拿它們來用。我知道土人們會覺得我們弄斷了他們的釣線，這些釣線也許在這些地方不容易獲得的。我們另外採了一些椰子樹葉。我們用椰子樹葉的纖維把牆修補得好好的。茅屋蓋得很好，不過似乎歷時很久長了。有許多地方在腐爛了。我看看椽子發現中間有一冊厚厚的用陌生的文字寫的書，慢慢看去知道是當地的聖經。當我們還在修補的時候，看到一個土人從海灘上向我們走近來。現在雨已經停止了。我把上一夜放在地上的警錨抓起，重重地吹了一下。土人停止了，朝了我們看，顯然吃了一驚。他顯然不能懂得我們爲什末會在那里的。

我把簪笛再吹了兩三下以後，他終於聚精會神地起來，跑近來看個究竟。我們正坐在地板上，身子依靠着在修補的牆上。土人張開了眼睛，迷惑地望住我們，我們指指嘴巴，表示我們的肚子飢餓。他從我們的憔悴樣子能夠看出我們的處境很糟，因此馬上就懂得這個意思。他伸起手來表示要我們放心，就跑進林子裏去。

不多久，他帶了幾個椰子心回來，我除了在這島上從沒有見到過椰子的這種特別培育法。我後來得知小椰子樹是從一顆椰子發芽出來的，等到長到二英尺半高的光景，就把幼苗和椰子分開。之後土

人們就把椰子敲開，里面全是一種白色纖維的蔬菜一般的物質。我們所知道的椰子肉完全不見了，而被這種新長成的很容易消化的物質所代替了。

土人剝開椰子心，遞給我們。我們用手抓進嘴去，馬上就開始咀嚼。我從沒吃過比那天早上的椰子心更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吃着時，土人做手勢告訴我們他去乞撿。他指指我的警笛，伸出了手，令人放心地微笑着，我把警笛放心地遞給了他，他立刻轉身從椰子林里跑進去，用力狂吹着警笛。我們感覺到極大的快慰，彼此相對看看。這裏的土人至少總是友善的。

剛才來看我們的土人去了半點鐘的光景。他帶了幾個土人和一個似乎是首領的人物回來。這人是駐在這島上的事務官，他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帶了後援來，防備萬一發現到我們是敵人。

我也許應當在這里說明一下，由於這個報告是用文字紀錄的，加之事情發生得這末近，海軍情報機構中爲了我們國家的安全，考慮到較爲聰明一點的辦法，要我保留我們登陸的小島的名字和在我們的冒險中經過的南太平洋的這一特殊區域的明確的位置，但我可以說這個島是極小的，而且和商業航線或世界上任何其他正常接觸是隔開得那末遠，連讀到這本記載的人中，曾經聽到過她的名字的恐怕是極少的。

話雖是這末說，但是先前那個土人從我們的眼睛上面認出是白人，他從我們那曬黑了的皮膚上，不能夠說出我們到底是白種、棕種、黃種、紅種或黑種人。但他斷定我們不是日本人。他告訴事務官他以爲我們是紐西蘭人或者澳洲人，因此事務官自然料想我們正如我們的確實的身份，是他國家的盟邦人士。他在沒有十分把握之中帶了幾個徒手的壯漢一同來，在這島上除了大刀以外沒有別的武器。事務官的第一個問題是問我們的國籍。他知道了我們是美國的海軍，立刻表示愉快。之後他把我

我們住過的茅屋具有的幾個特點解釋給我們聽。最重要的是我們跨入了島上的那一帶備有的「禁屋」。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小屋都是貯藏椰子乾核的——這時候在所有的茅屋裏實實在在貯有四噸光景的椰子乾核——而惟獨我們搖幌着身子進人的那間是禁地：它是保留給島上地位高的人士用的。土人們不僅不敢進入，他們甚至於連走近去都害怕。上一夜紀尼以爲看到我們的兩個土人當真看到我們，不過他們害怕觸怒他們的首領，以爲大膽走近禁地，不敢說出口來。

事務官奇怪我們怎麼到島上的這塊特殊地方來的。我們走來的嗎？我們僅僅旋轉身去，朝海指指，他吃驚起來。他說那是萬不可能的，他不能相信我們從海上來到這海灘的。沒有誰曾經渡過那暗礁而活着告訴渡過的故事的！

這倒輪到我們吃驚了。但是我們彼此驚訝地對看一眼之後，就指點那繫住在茅屋附近的木樁上的小艇。

事務官興奮地走出屋子去看小艇。他仔細察看它，用手把它全都摸過。這時土人們自己之間相互談着不休，回轉頭來向我們驚異地看。之後他緩緩地走進茅屋來，把雙手按在臀部，張大了口朝我們笑——他只是張了口笑，不說話，把頭擺來擺去。我們現在開始覺得自己像展覽的古董了。

據事務官解釋，任誰要渡過這暗礁都是認爲做不到的。他說海灘上有一座遠望塔，經常由目光銳利的土人們駐守着，對敵人的小艇警戒。不過例來認爲對於那不能渡過的暗礁，不需要什末注意的。由此之故，也許因爲我們的船太小，我們的跟波浪搏鬥和我們最後的搖幌地邁步走過海灘都漏過了相距僅僅幾碼的有經驗的守望的人們的注意。

我們的對話在不懂英語的土人們聽來莫名其妙，不過他們知道有着什末不平常的事情了。當事務官對他們解釋我們是什末人和我們幹了些什末，當他們聽到我們實實在在在用這樣一隻小艇渡過暗礁的

，他們張開了口圍立在我們四周，把我們當作超人或神一般注視着。

我被他們畏縮地看得有點不安，因此我對事務官竭力解釋我們那平底和打上氣的小艇吃不到水，因此使得我們渡過那土造的獨木舟也許不能渡過的巨大的破浪。事務官又光是搖搖頭，他那羨慕的笑痕一直擴張到我們以為要把他的臉孔裂成兩半為止。土人們依然張大了眼睛看我們，除了「嗚」啊之外付末都不說。

最後，事務官用島上的語言下了一道命令，健康而美貌的褐色土人們把我們像嬰孩似地抱了起來，帶了我們飛步離去。

我們經過美麗的椰子和別的赤道地帶的植物的叢林，走向島的下風方向。我們沿途過去時我依然能對看到的東西發生興趣，我們注意到無數的芋圃。

土人們抱了我們一哩或者多一點的路，最後我們到達了在下風方向的事務官的住所。屋子直立在島的最高地點，距離海平面約有四十來英尺。我得知我們是在羅列在南海中的一羣小珊瑚島中的一個島上。這一個島所屬於的一羣特別的小島是南太平洋上最孤立的羣島之一。這一羣中不止一個島，不過其他的都荒無人烟，只有做椰子乾核生意的人採集椰子才到那裏去的。昨天，我們在兩個看得見的小島之中選擇一個目的地時幸而選中了這在附近好幾百哩內唯一的有居民的小島。

後來我們能够推算的時候，得知在第三十四天第一次看到陸地之前整整繞了這羣小島一圈，我們在小艇裏一共航行了將近一千哩，但是實際上自從上飛機起到遭島為止的距離大約只有七百五十哩。我們受到事務官太太的熱情的歡迎。她把我們立刻安置到在一座美麗而寬大的赤道式的建築的後邊的一個大房間裏的床上。着手替我們做起自從我們離開母艦後的第一餐的真正的飯來。

這是一種他們在拍太平洋的電影中照樣建築的家屋。用一種土產的硬木造成的，木質的硬度，據

事務官在後來我們能够多談話時告訴我們，連白蟻都不想咬進去而願意咬別的木頭的。屋架用直立的柱子結構成的，柱子的形式一律，直徑有四五英寸。柱子都光滑而圓的，似乎上下一樣大小，顯然採自一顆高而直的大樹。在結構上不用釘子：每樣都是用一種什末籐似的繩子紮牢的。屋子的側面和天花板都是用美觀的手工編織的椰子板片做成。覆在這種複雜的編織品上面的是一層層的椰子樹葉，有六英寸到八英寸來厚，和我們已經發現到的茅屋的屋頂一樣。這種屋頂後來對我們證實到是不怕風和雨的。

屋頂伸展到屋子的側面以外差不多有十英尺，使地面和簷邊之間只有七英尺光景的距離。在該有窗子的地方都留出窗子，不過沒有窗板、窗帘或玻璃，而只有窗框，貿易風從窗框中吹送各種悅人的赤道上的花香進來。

蚊子自然很多，但我們的三張床用一頂大帳子罩住，把嗡嗡叫的惡魔關出在外面，每晚上僕人都進來替我們放下，再用扇子一般的拂帚把所有聚集在房間裏的蚊子全都驅逐出去。

膳食在院子裏的兩間小屋中做的，一間煮，另一間烤，我們到達後不多幾分鐘，我們那親熱的女主人使得她的廚房忙忙碌碌像蜂房似的了。

事務官太太剛好留着够我們每人一杯的咖啡貯量，她馬上端給我們。當我嘗到第一小口咖啡時，最初還有些懷疑，最後終於能够相信是實實在在的咖啡，而不是我在小艇裏打瞌睡時做噩夢吃到的那些。我們真正安全了——似乎難於相信，但那杯可喜的咖啡却說服了這點。

我們躺在文明的床上，第一次認識自己是從多麼艱困的考驗中過來的，這從我們的肉體上的情形和現在重壓在我們心頭的反應可以證明。我們刮去了皮的背部和曬焦的臀部一直磨折了我們好多天，起初我們發覺到還是不能入睡。

現在我們既已解除了精神上的脅迫，這種脅迫是一種自內向外的難於制住的衝動而使得一個人爲了生命和任何優勢的力量苦鬥的，身體上的種種疾病和衰弱立刻爲自己霸佔地位，把我們的神經威迫倒了而使我們陷於絕望的境地。我們昏昏沉沉了幾天，等到能够短短地安睡一下的時候，我們有了異常恐怖的睡魔，恐怖的程度甚至於超越那些在小艇中一再經歷過的睡魔。

我們的小腿經過那末長的時期重疊起來，沒有站立的位置，根本談不上走動，使得我們現在讓乏極了的身子完全休息時，還是僵屈得成爲坐的姿勢。我們到一個禮拜以後還是不能伸直，一直到那時候我們在大部份的時光內都是仰天躺了把雙膝豎在空中的，一如我曾經看到過的在母艦上的病房裏我的朋友一樣，那天我預感到有一天我會和他一樣的。那個從什末地方來的奇怪的預兆——在這個島上給證實了。

雖然這樣，但我知道我們不會死的。至於孩子們，我必須警告們不要吃得太多。我們會漸漸復原的。

事務官那天忙碌得很。我們不久就得知他對於風勢看來似在增強時風雨表度數的迅速地在降落這一件事十分焦慮。瘦長的椰子樹像鞭打般前前後後地在急擺。風嘯淹沒了土人們的興奮的嗓子，他們看到那顯然是一次釀成災難的風暴了後，奔跑着搶救自己的財物。

到了黃昏時候疾風已經成爲颶風了。捲浪像一聯串的潮浪似地碰擊着小小的珊瑚島。雷鳴似的海水狂嘯和風在無數的椰子樹間的咆哮合併成爲一種壓倒一切其他的聲音和搖撼整個島的強大的喧嘈。之後兩條無數的石彈似地向我們的屋子投擲。

事務官的屋子牢固，吃得住風暴的殘苛打擊，毫沒受到損傷，可是土人們的小屋就被刮離地面，玩具似的滾來滾去。有許多到後來成爲纏結在無數的倒了的椰子樹之間的一堆堆的木頭和草了。

島上約有七百土人，據我在當時和事後觀察到的，我相信那個夜晚他們裏面每一個男、女和小孩都異常驚慌。事務官指令土人酋長把他的人民從主要的村落所在的低地遷移到環繞官舍的高地上。他們來時把在風暴中能攜帶出來的財物盡量帶了來。事務官的住所建立在一座大的椰子樹林的中間，我們担心到也許會有一株樹倒在屋子上面，把它打坍。有幾百的土人在林子裏避難，我不懂得爲什末沒有一個被倒下的樹打到；除了被風拋來拋去受到點皮傷擦破之外，他們都平安地經過了這場風暴，雖然有許多人失去他們的財物，還有由於兩打風吹而生了病的。

樹木像草人一般地倒下來。有許多沒有被吹翻的椰葉都被吹得精光，剩下那奇特地搖動着的高高的樹幹。所有長在樹上的椰子，無論成熟了或者不成熟的，當然也都吹了下來。

在雨裏，事務官所貯藏的全部燃料很快的都打溼了。因此，在颶風吹的時間內我們那不幸的女主人除了椰子沒有什末多的食物給我們吃，但她始終還是把茶料理好的，有一次我們吃到她在鍋子裏蒸成的糰子，這是唯一可以代替麵包的食物。下一個早晨她替我們弄到每人兩個雞蛋。那幾個是最後的蛋；颶風使得母雞停止生蛋了。再下一個早晨她做了慈菇粉的布丁，慈菇是島上的名產之一。我們當然也吃了許多的芋頭，島上人把芋頭像山薯一樣煮來吃的——他們不像夏威夷人一樣把它做成「北意」(Poi)一種讓芋頭泥發酵後做成的食物——譯者註)吃的。她把椰子做成各種可口的食品，但是飢餓不堪的我覺得她的椰子「琪琳」的味道太厚，反而一滴不能入口。我倒喝了不少天然的椰子漿。

芋頭似乎是島上的主要食糧。在高地上事務官有他私人的芋圃，不過都很小而只供給家庭的需要。土人們在低地上種植，遇到大風把海水吹上島來時會被衝壞。那是真正遇到的了。在再下一天的風暴當中，大浪衝上島來，把全部的芋頭都損壞了。單單這種災患够使島上的居民陷入嚴重的苦境。

颶風吹了三天，造成的損失異常廣大。第四天早上，當風雨的騷擾已經離開了被重重打擊過了和

爛溼不堪的小島時，事務官出去巡視了一番，他帶着憂慮的面色回來。

他估計全島有三分之一的椰子樹被吹倒了。那些沒有倒的損傷得太厲害，據他看來要過二年後才再能生椰子。全島的芋頭除了他種在家裏的芋圃裏的以外，全都被弄死了，所有芭蕉樹被損壞到不能恢復過來。

事務官很焦灼地對我們說，島上的各種食物貯量都很少，因為戰爭的關係好久就沒有了一條給養船到來。現在還存有極少數的穀米、麵粉、茶、糖和鹽，但罐頭食物幾乎完全吃光了。他太太在我們到島上的第一天就用最後幾罐的胡蘿蔔和豌豆來做菜了。小雞還是很多，而且山上還有野豬，可是關於一般的食物，只够島上居民一禮拜的食量。

但是島上的土人，一種勇敢而慷慨的民族，等到颶風一平靜下去，馬上就贈送大批的食物給我們。他們面臨着迫切的飢荒依然快樂而安心的。那個發現我們的是一個標準的土人。他沒有了家，田園毀壞了，任誰都不知什末時候會有船來，他坐了下來，用一頂有着鑽孔的貝殼帽帶的美麗的椰子草帽替我扇風。他從什末地方帶來了一籃的椰子和另一籃芋頭，二只子雞，一只活的一只煮熟的，作為禮物送給我們。

別的土人聽到了這件事，都丟開了自己的心事，開始帶着各種禮物，川流不息地跑到事務官的住所來。禮物之中有幾件是複雜的手工做成的貝殼的帽帶和別的小裝飾品，椰子蓆子和別的土產的手工製作品，每樣都不同的。

事務官不甘落後，送了我們每人一串真正的南洋珠。

許多土人帶來的是食物，通常是子雞，活的或煮熟的，都盛在盒子裏。這些子雞看起來像「潑來茅岩石」，不過牠們的腿比較長些。牠們顯然是好的生蛋雞，而且牠們的肉沒有什末怪味。

有一個土人帶給我們現宰的豬肉，有一隻全豬的四分之一。味道和我以前吃過的任何豬肉不同。很像子雞肉。肥的部份脂肪不多，瘦的肉很柔軟。我後來得悉島上的豬在斷奶以後，讓牠自己在林子裏跑的，我想牠們大多數是吃椰子過活的。新生的小豬只讓牠們吃七天的奶；之後牠們就被帶離母豬，用當地的母親喂嬰孩的一種做過的椰子漿給牠們吃。這種不是從成熟的椰子內部取出來的我們叫做漿的清液；島上的人們喜歡吃那用一只湯匙在我已經談到過的椰子心的有液汁的肉上榨出來的液體的。

土人好奇而友善，一點沒受到文明的壞影響。他們沒有火器，只有他們使用得極純熟的大刀。男人都抽紙烟，他們把橢圓形的烟餅切碎，捲入一條乾的露究科樹葉內做成的。我們自然都渴望着抽一口的，不久也就學會了這種捲烟的本領。抽烟是他們的唯一的文明的罪惡。他們沒有酒類。

經過了起頭的三天之後，到了我們能够坐在走廊上吃飯時，島上的人一大羣又大一羣地湧來看我們吃。到了他們能够接近我們的時候他們會立上幾點鐘只看我們而不談一句話的。最初使得我們感覺不好意思，不久也就對他們習慣了，不去注意他們。我特別記到一個婦人，她一語不發看了整整三天，老是用手肘支撐着身體，瞪着眼睛看我們。

在事務官太太的仁慈而又熟練的看護之下，我們的健康恢復得驚人地快。氣力飛回到我們的肌肉中，在短短的幾天之中，我們能够把小腿伸直了，之後只覺得走起來有點不穩罷了。我們自然還是弱弱的，要像這樣過一段時間才會痊好。可是在心理，我們三個人都完全恢復原狀了，那使我釋去了一種一直担下來的憂慮。

我能够覺得我的骨頭上的肉長回來了，同時我能看出紀尼和陶南計日增加幾磅。事實上，我們任誰在當時最感困難的是要繼續不斷地大啖那些土人們接連地放在我面前的食物。

當我不再因談話而疲倦時，我和事務官作過幾次長談，談到島和由於颶風之故而使他本人和他的人民所面臨着的嚴重的糧荒。在戰時情形之下的西南太平洋上的他們，他不知什末時候能够盼望到救濟。我也變得有點急於歸還到我隸屬的太平洋艦隊去。事務官又談到他已經發出一個緊急的請求救濟的無線電，可是得不到他能認為立刻就來救濟的回音。

發過無線電？什末！我在島上已經有一禮拜之久，還不知道這里有一架無線電！

我毫不停留地就開始動作。似乎因為戰時的關係，政府安置一架收發報機在島上，從那一帶的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島上派遣了一個受過訓練的土人來管理它。

我立刻就遇見這位報務員。他有一些道地的紙烟烟葉，我們在我抽着我那第一次的頂刮刮的地道的受過文明洗禮的煙時把事情談妥。滯緩的南洋上的空氣急促地把我一張電報送了出去。我向我的司令官上了一個報告，就回來休養，我相信我們現在會得到某種處置的。我們真的得到了處置。

自從我們登陸島上算起的第七天，有一艘美國的戰艦停泊在海岸外邊。我們馬上就和艦上的指揮官緊握着手。

援救我們的船同時救濟了這個島。這船把島上急需接濟的食物留下，土人們的困難就解決了。事務官感激不盡。我們現在成爲親熱的朋友了。當我們握手話別的時候我決心有一天要回到那可愛而肥沃的地方上，要是上帝願意的話，我願意這末做。

故事的其餘部份主要的是幾次的會見的談話，有幾次是會見記者，好多次是醫生，他們似乎驚異地發現不出我們的身體有什末多大的不好。

啊，是的，我記起了——在歸途中我們被一艘日本的潛艇襲擊過。我們把她驅走了。